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學院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怒濤掃地仔—
衝浪聚落的休閒實踐與團體認同



研究生：陳威翰
指導教授：林伯修

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中華民國臺北

怒濤掃地仔—衝浪聚落的休閒實踐與團體認同

2017年8月

研究生：陳威翰

指導教授：林伯修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 研究方法，描述教導我衝浪的田保羅老師所經營之怒濤衝浪店內實習幾年以來與一群熱愛衝浪的好友們相遇、相聚並強烈認同彼此的生命故事。**團體形成**：我跟我的同伴們皆被衝浪運動帥氣形象吸進了海浪的世界，因學習衝浪而於怒濤衝浪店相識，由於各自相似的個性而互相吸引，進而因衝浪而培養出相同的生活風格，配合海浪的作息生活。一同生活的日子裡累積許多回憶使我們萌生大量情感，將我們繫在一塊兒，一個小型衝浪聚落就此生成。**依附怒濤，成為真浪人**：自學習衝浪開始，怒濤便是我與同伴們的起點，怒濤對我的意義與價值、在怒濤所留下之回憶，使我強烈地依附於怒濤屋簷下，認同怒濤為海邊的家。而初學衝浪之時，外表是我與同伴認同自身為浪人的重要依據，隨著越加深入實踐浪人的角色，外表的重要性已微乎其微，真正重要的是為追求完美海浪所付諸的實踐，才是我們成為真正浪人的關鍵。「我們」，**概念形成**：藉由穿著相同服裝，奉行共同準則、儀式，及分享共同理想，在生活中重複著相同的觀點，使我與同伴將彼此視為一共同體。最後透過合作努力實現彼此共同的目標、理想，產生強烈的凝聚力，並以身為「怒濤掃地仔」為榮。

關鍵字：認同、自我民族誌、生活風格、新部落主義、共同體

Nu Tao—An Autoethnography of Surfing Tribe

August, 2017

Author: Chen Wei Han

Advisor: Lin Po Hsiu

Abstract

This is a story about how I met a group of people and how we cultivated a sense of identity these years in these years in a surfing club, Nu Tao, which is owned by my surfing instructor , Paul Tien. **Group formation:** we are addicted into the wave world due to the attractive surfing culture. We cultivated the same life style due to our passion in surfing and the similar personalities. Moreover, surfing influence our same daily routine. Through the time we spent together, we forged a profound friendship. A surfer tribe has been built up. **Becoming a real surfer in Nu Tao:** Nu Tao is regarded as our start of surfing.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Nu Tao and the memories in Nu Tao are reasons we consider there to be another home. At the beginning, the appearance was the important basis to identify ourselves a surfer. However, when we learned more about becoming a surfer, we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external looks, taking action actively in order to chase and pursue extraordinary wav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r a good surfer. **"We"- concept formation:** By wearing the same clothing, pursuing common guidelines and rituals, sharing common ideals, and repeating the same view in life, we regard ourselves as a community. Finally, because of our efforts, we achieved our common goals, ideals and developed a strong cohesion. We are proud of ourselves because we are “Nu Tao surfers”.

Keywords: identity, autoethnography, life style, community, neotribe

謝誌

本篇論文獻給於怒濤各位一同衝浪的夥伴

轉眼一晃，我竟然在寫謝誌了，坐在電腦前的我仍然不可置信。研究所這兩年來的日子，著實有過不少難熬的關卡，加上當初想選伯修老師作為指導教授時，每個同學都出言恐嚇說：「你想唸四年嗎？」，如今竟然能夠準時畢業，我想就先感謝上蒼吧。

在休旅所這兩年以來，該當最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伯修老師，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但比起老師、父親，伯修老師更像是一位大哥、兄長，非常有親和力，卻又灑脫率性。在一次喝酒聚會中，我便向老師說：「老師，其實我覺得您真的不像老師，沒有那種架子，反而比較像是哥哥、前輩的感覺在對我們說話。」

伯修老師先把手裡的那杯酒乾了後才回我說：「這就是我一直以來對自己的想法，因為我是打棒球出來的，跟球隊裡的學長、前輩們也學了不少人生的道理，所以對我來說，我就是像學長一樣把這些事情告訴你們而已。」

伯修老師就這樣像是大哥一般，在研究所照顧著我，老師最常說的四句話——有禮貌、多讀書、交朋友、想辦法。四句話中只有一句話是跟讀書有關，剩下的都是對於人生的叮嚀。

而在我研究所生涯中碰上了人生重大難關之時，伯修老師亦用他獨有的風格對我說：「我爸爸以前跟我說過，臺灣沒有人餓死的知道嗎，所以別害怕吧，真的沒飯吃的話，就來老師家吃飯吧，老師我呢是沒有到可以資助你的程度，但是吃頓飯還是沒問題的知道嗎？」

到休旅所來，雖然沒有到飽讀詩書，但卻從伯修老師身上學到了不少人生的道理，老師對於我的指導不只是論文，更多的是對人生那種大而化之卻堅忍不拔的態度。

而對於老師的感謝，我每每敬老師酒說到「老師真的謝謝你對我的照顧」時，老師也只是淡淡地回說：「你這麼挺老師，我不照顧你照顧誰啊我。」

我想這幾則故事便足以形容伯修老師對我的照顧，謝謝您，老師。

會決定讀研究所，當初有一半也是因為爸媽的緣故，雖然研究所這兩年家裡歷經了波折，但我們仍然一起熬了過來，萬一大學時爸媽沒有督促我思考，我也不會決定報考休旅所，也就不會對我所熱愛的事物再重新思考一遍，找到我人生的方向，生我、養我、育我、更忍耐我，希望老爸可以在這次找到的跑道上跑到終點，謝謝，也對不起，爸、媽。

謝謝簡志宜老師，在我準備研究所時給予我指導，在練習考試作答時更是每週都幫我批改手寫的萬字卷子，在每一句都可以看到老師的手寫句點，看得甚是仔細，也拗不過我的請求在準備自己升等時擔任我的論文口委，真的給您造成不少困擾，謝謝拉！

謝謝大研的各個夥伴，在論文難產的時候都互相聲援，或是勸誘延畢，在發生我海報那不幸事件的時候，大家都義正嚴詞地幫我打抱不平。曾國風跟周妹的冷笑話，加上土龍的附和，配上喂怡文的吐嘈，田鼠的笑聲，林慧敏的照片，媽媽的怒吼，鍋子的甜食，跟雨晴的垃圾，真是出門在外，居家旅遊，必備良藥。

謝謝伯門的學長姐、學弟妹，在口試跟撰寫期間都給予聲援、協助。每每在繳交期限前的半夜傳給學長說：「學長拍謝，老師說要先給你們看過才給他看。」隔天早上或中午總會收到學長的回覆，還有喝酒時的互相掩護，不然我想可能要橫屍在台北街頭好幾處。

另一位有如大哥般護著我的人物，保羅老師，學習衝浪這幾年，是老師給我的機會，是老師讓我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浪人，讓我愛上這生活。老師對衝浪的熱非一般人能所及，但只要你也熱愛衝浪，他就會對你視如己出。剛學習衝浪沒多久時，我跟老師提到說想買張二手衝浪板，過幾天，福隆起了颱風浪。

老師拿了張板子說：「這張給你衝。」

而過幾天在沙灘上我正詢問老師應該付多少錢時。

他卻微笑看著海說道：「你就先衝吧！」

就這樣，我有了自己的浪板，有了更接近衝浪的機會，也種下了這篇論文的種子。

在我因經濟困難正考慮休學時，是老師拿起電話，幫我找到了工作，讓我能夠完成碩士的最後半年，謝謝老師。

謝謝我的女朋友—芳瑜，每當我情緒崩潰時，她總是第一個面對到，也第一個給我擁抱，幫助我走出低潮。當我在電腦桌前為論文苦惱時，她總是在床上無聊地滑著手機，因為邊寫論文邊工作，還有邊衝浪，我們相處的時間少之又少，但她給予我的支持卻不曾間斷過，擔起我精神支柱的角色。

最後，謝謝怒濤掃地仔們，從相識至今，雖才兩三個年頭，但我們卻已像是十幾年的弟兄。沒有你們，我想我還是會喜歡衝浪，但卻不會這麼快樂，就像文中說的，我的重點已不在衝浪，而是「我們」一起衝浪，期許我們往後繼續相濟相扶，一起打遍天下所有的海浪。

目 次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
謝誌.....	iii
目 次.....	vi
表 次.....	viii
圖 次.....	ix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4
第三節 自我民族誌.....	10
第貳章 怒濤掃地仔.....	14
第一節 帥氣 Fun 假去吧.....	14
第二節 第一個夥伴.....	20
第三節 三人成虎，四人成了掃地仔.....	35
第四節 靈活又玲瓏的胖子—阿鴻.....	46
第五節 大容、子靖哥倆好.....	51
第六節 一股在背後緊緊抓住我們的力量.....	59
第參章 Surfing is Life.....	77

第一節	我就是海邊來的.....	77
第二節	怒濤，我們海邊的家.....	90
第肆章	從「我」到「我們」.....	99
第一節	由外而內.....	99
第二節	兄弟齊心.....	114
第伍章	Once You're in.....	124
第一節	我以身為掃地仔為榮.....	124
第二節	愛的越深，責任越重.....	129
引用文獻.....		132
附錄一	訪談大綱.....	136
附錄二	研究日誌.....	138



表 次

表 1 研究參與者一覽表.....11



圖次

圖 1. 怒濤正門樣貌.....	20
圖 2. 從前門窗戶往怒濤內看樣貌.....	21
圖 3. 怒濤前廳.....	21
圖 4. 怒濤牆上的怒濤貼紙.....	22
圖 5. 怒濤客廳樣貌.....	22
圖 6. 怒濤吧檯望前廳樣貌.....	23
圖 7. 怒濤廚房.....	23
圖 8. 怒濤後院.....	24
圖 9. 怒濤側門.....	24
圖 10. 怒濤淋浴間.....	25
圖 11. 怒濤板房練習板區.....	26
圖 12. 怒濤板房修板室.....	26
圖 13. 怒濤板房衝浪板區.....	26
圖 14. 怒濤二樓板架處.....	27
圖 15. 怒濤二樓地毯與睡袋.....	28
圖 16. 怒濤二樓地毯與抱枕.....	28
圖 17. 怒濤二樓房間位置.....	28
圖 18. 怒濤二樓落地窗.....	29
圖 19. 嚕嚕.....	30
圖 20. 怒濤 T-shirt.....	33

圖 21. 高賽.....	36
圖 22. 育諺.....	38
圖 23. 某天晚上燒傢俱當作營火的照片.....	41
圖 24. 育諺喝酒後彈吉他的照片.....	41
圖 25. 我、嚕嚕、育諺三人在基隆廟口的合照.....	44
圖 26. 怒濤掃地仔臉書社團頁面.....	45
圖 27. 阿鴻.....	47
圖 28. 大容.....	52
圖 29. 子靖.....	54
圖 30. 衝到好浪時禧哥開心的樣子.....	57
圖 31. 怒濤掃地仔全員合影.....	58
圖 32. 2016/7/6 大溪蜜月灣合照.....	69
圖 33. 2015 年 8 月豐年祭第一次去臺東衝浪.....	71
圖 34. 2017 春節過年到臺東衝浪.....	71
圖 35. 2015 第一次春酒烤肉.....	72
圖 36. 2016 春酒包水餃.....	72
圖 37. 2015/12/5 在怒濤煮火鍋合照.....	72
圖 38. 2016/11/15 在雙獅沙灘上喝酒升營火.....	73
圖 39. 2106/11/5 子靖感動痛哭.....	74
圖 40. 第一次開車去大溪衝浪.....	84
圖 41. 2015/8/20 跟嚕嚕騎車去福隆看浪.....	85
圖 42. 2016 年某次颱風與嚕嚕及育諺在大溪看浪.....	85
圖 43. 2015 東浪之旅.....	87

圖 44. 2016 東浪之旅.....	87
圖 45. 嚕嚕跟育諺準備前往西亞高島衝浪.....	88
圖 46. 夜晚的怒濤.....	90
圖 47. 怒濤櫃檯牆上嚕嚕的照片.....	93
圖 48. 怒濤吧檯牆上的照片之一.....	93
圖 49. 怒濤吧檯牆上的照片之二.....	94
圖 50. 貼在各處的怒濤貼紙.....	100
圖 51. 在怒濤拓印外套.....	101
圖 52. 印好的外套一件件掛在板架上.....	102
圖 53. 2016 東浪穿著自製外套合照，正面印著 Ride 2 Ride 字樣 logo	102
圖 54. 2016 東浪穿著自製外套合照之二，背面印著怒濤 logo	102
圖 55. Ride 2 Ride logo 字樣	103
圖 56. Ride 2 Ride 臉書粉絲專頁頁面	103
圖 57. 下水衝浪前必定會觀察浪況與環境.....	112
圖 58. 晚上在怒濤後院討論衝浪技巧.....	122
圖 59. 晚上在怒濤後院討論衝浪技巧之二.....	122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一、我何以變為我們

“Out of the water, I am nothing.”

Duke Kahanamoku

大學就讀國立臺北大學時，得知系上有衝浪的選修課程，馬上就選修了衝浪課程，那時我大二，就這樣進入衝浪的世界，並認識田保羅老師¹及其在宜蘭外澳所經營之怒濤衝浪店²。

衝浪對於一般人來說，是個上手不算太難，但要進步一點點，卻要花上非常多時間的一項運動。畢竟大部分的人並沒有機會每天能去海邊，就算到了海邊，也不一定天天都有好浪能衝。所以我很渴望可以繼續衝浪，便向教導保羅老師表明要繼續衝浪的心意。之後也向學校提出在怒濤實習的申請，但被駁回，不死心的我，向保羅老師提出不顧學校實習制度也想繼續學習的意願，被保羅老師所接納，就這樣跟怒濤又更靠近了一些。

剛接觸衝浪之時，只知道在破碎的白浪花之下奮力划水而後跳起，在板子上努力保持平衡而已。然在怒濤學習的過程裡，隨著沈浸於怒濤的生活中，及與保羅老師的朝夕相處下，我逐漸認識到所謂浪人的生活，學習著與大海相處。在敬畏祂偉大的同時，也看見渺小的自己，我完全喜愛上了衝浪，不單是衝浪，而是這對大自然敬畏的生活風格和態度。所以我在說好的實習時間結束時，並沒有離開怒濤，而是向老師表示我能夠協

¹ 為語句通順，往後「保羅老師」、「老師」等詞皆意指同一人

² 文後將簡稱「怒濤」

助他處理臺北大學衝浪課程上的事務，並繼續留下來衝浪。

那段期間，我總是獨自一人往返海邊及臺北。其間也結識了許多人，他們來來去去都沒有留下來。剛進入怒濤時，有兩個臺北某技術學院的學生也一同在那裡實習，但暑假過後，他們並沒有留下。之後也有人相繼來到怒濤實習，但也都沒有留下。這很正常，衝浪本來就是一個人就能夠玩的遊戲，你的玩伴就是海洋。這些人都恍如過客，我與他們曾相識過，也一起衝浪過，但卻沒有產生共鳴，船過水無痕。

就這樣過了將近兩年，即將升大四那年暑假，我有了夥伴。那時，一個跟我一樣也是修衝浪課的學生—嚕嚕—向保羅老師表示想要在怒濤實習學習衝浪。原本我以為只要時間到了他也會像先前的人一樣離開，但結果並沒有，他留了下來，跟我一起衝浪。就在同一個暑假，高賽出現了，高賽的爸爸與保羅老師相識，因此引薦他來怒濤衝浪，他建立了一個臉書的社團—怒濤掃地仔，我們開始在上面互相留言。

接著的兩年，我更陸續擁有其他許多夥伴。阿鴻，高賽的弟弟，受到高賽的影響，也加入了我們衝浪的行列；育諺，就讀臺北大學時的學弟，也積極地表明想要加入；大容和子靖，在怒濤需要工作人手的時候，大容先被子靖介紹了進來，一年後子靖也跟著加入。然後，高賽所建立的社團名就成了我們團體的名字，除了成立臉書社團，還有 Line 群組、紛絲專頁。

我開始每週都與他們一起四處衝浪。不只衝浪，還一起做很多其他的事，看電影也一起，在臺北吃飯也一起。我與他們似乎發展出了一個「我們」就是一體的概念，尤其在平時說話時，最常用的詞也是「我們」而不是「我」。「我們」要去哪裡衝浪；「我們」晚餐要吃什麼；「我們」要看什麼電影。對於我們身為浪人的生活也展現出一種很相似又強烈的生活態度和理念。

這一切始末，好像非常自然，卻又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為什麼嚕嚕在實習結束之後要留下來？後面加入的人也是，他們為什麼留下來？後來又為什麼我跟他們彼此間會這

麼緊密的連結在一起？是如何從一個一個「我」變成「我們」？我想要探究裡頭的原因。因此我想以 Maffesoli 的新部落理論及認同相關理論之視角，以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 研究方法書寫我們的衝浪故事。

二、研究目的

在這篇論文中，我將以下三個主題書寫我的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它們是我的民族誌中結晶化的軸線也是我的研究目的。(一) 探究我所處之團體——怒濤掃地仔聚集形成的原因。(二) 描述我身為怒濤掃地仔一員的休閒實踐。(三) 探究我對怒濤掃地仔此一團體的認同感形塑方式。

三、研究貢獻

作為一個在臺灣學術界相對較為新穎的研究方式，本研究將會是首篇以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 方式描寫衝浪運動的論文。我從自身內部角度出發書寫，探討衝浪愛好者團體——怒濤掃地仔——的形成原因及團體成員認同的形塑過程。本研究從自我核心出發，透過自我經驗與反思的書寫，描寫出衝浪團體何以聚集及形塑認同的過程，能夠藉此了解團體成員間的關係，並了解團體對於個人的重要性及意義，體會到對於我而言，內心重要的事物為何。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臺灣衝浪相關研究

衝浪從發展流行至今，可算是已經有百多年歷史，然而衝浪在臺灣仍算是新興運動。國內首篇衝浪相關研究為康理查 (1992) 所撰，目的在於研究臺灣海域地理環境與地形對於發展衝浪的潛力研究，研究分析出臺灣北中南東各地有潛力之浪點地形、周遭環境的優缺點。做為國內首篇衝浪相關研究，對於臺灣衝浪發展的歷史考究具有重要意義。直至曹嘉玲 (2004) 才又有一篇衝浪愛好者的次文化之研究，自此之後國內衝浪相關研究開始逐漸增加。其中，屬傅筱涵 (2009) 整理之臺灣衝浪運動發展沿革最為完備；曹嘉玲 (2004) 與徐敏家 (2009) 屬於衝浪次文化研究。徐敏家 (2009) 研究主要在呈現臺灣整體衝浪次文化建構過程，是以衝浪次文化內涵 (規範、價值、符號、及語言等方面) 結合外在環境因素 (大眾媒體、傳統社會觀念、及政府三者) 建構出臺灣衝浪次文化建構的過程，其透過訪問臺灣 9 位資深衝浪者，歸納出臺灣東北部 (宜蘭、金山地區) 及南部 (墾丁) 衝浪次文化的規範、價值、符號等文化內涵；並將臺灣衝浪次文化之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萌芽期、成長期以及爆炸期。曹嘉玲 (2004) 之研究則以衝浪愛好者的休閒實踐作為他們所呈現的次文化內涵，並以認真休閒理論解釋衝浪愛好者們對於衝浪的認同感，發現衝浪愛好者皆有偏向冒險和追求刺激的相似性；皆有克服自身恐懼與追求技巧精進的共同任務與目標，並因衝浪而形成親密的團體，但未對團體進行深入探討。

上述兩論文皆以深度訪談從外部角度看待衝浪者們。且曹嘉玲 (2004) 之研究是只聚焦在衝浪愛好者而非「衝浪團體」，在理論之運用上亦只提及衝浪愛好者們的認同感，至於認同感如何形塑，未繼續描寫。但認為以外部視角分析觀察衝浪者的研究，並無法真正觀察到一個衝浪愛好者自我意識的核心，如以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 方法書寫，變成從衝浪愛好者——我——的角度書寫，再從我的角度與外部他人互相對照、反覆

凝視，更能從生活的細節、體驗、情緒、情感上深描衝浪團體認同形塑的方式和過程。此外，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 以自我進入田野，進入本來就已熟悉的田野，參與觀察並蒐集資料的深度與廣度都更全面。

二、新部落主義

不同於以往以血緣而形成的團體模式，現代社會可以發現以興趣所形成的群體。Michel Maffesoli 以新部落 (neo-tribes) 主義理論，解釋現代社會上充斥著許多小型或是暫時性的團體，人們遊走並沈浸在這些團體的氛圍之下，在不同的團體氛圍中都有著不同程度的自我認同 (Maffesoli, 1996, p 9)。不同於以往的部落或是社區以地緣關係或是血緣為連結，新部落是以共同的興趣為團體成員連結的根基，人們透過一種氛圍、心境、與一種生活方式來結合 (Maffesoli, 1996, p 86)，且在這些團體之中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著對於團體的身份認同感。現代社會上充斥著許多以興趣為根基而相聚形成的新部落，這一個個的新部落也是人們用來辨認自我、形塑自我認同的工具 (Maffesoli, 1996, p 77)，人們因興趣而激起共同的美學 (aesthetic)，形成一種美學典範 (aesthetic paradigm) (Maffesoli, 1996, p 10)，透過美學典範能讓團體顯現其特徵，使成員能將之如同戲服般穿戴在身上，建立起自身的認同 (Maffesoli, 1996, p 76)。我想探究的衝浪團體——怒濤掃地仔——便是其中之一。

三、休閒生活與實踐

休閒生活對於人們來說日益重要，現代人花許多時間在休閒活動與實踐休閒生活。而從事休閒活動與休閒生活實踐的同時人也向外界表達了個人的生活風格，從而吸引人們群聚。生活風格是現代人生活群聚的形塑力量，是現代人建立親密關係與集體歸屬感的重要基礎 (劉維公，2006，頁 26)。

現代生活風格的發展趨勢是人們如何安排生活的方式，是生活實踐的概念。這一概念是將生活上各個領域如經濟生活、休閒、消費、社交視為構成日常生活元素，如何安排並協調這些領域的平衡是現代人的重要課題。強調以什麼樣的策略整合日常生活的各種活動以及展現出來的生活組合特色，以此論點來看，生活風格是人們安排生活、追求特定風格去實踐生活的方式 (劉維公，2006，頁 100-126)。現代人們的選擇多元化，多元的生活也讓人們對於內在自我有多元的身份認同。因此，人們如何安排與實踐多元化生活的問題，如何具體實踐多元的生活以及維持多元的自我認同，是現代人生活的重要關鍵 (劉維公，2006，頁 105-107)。

由此可見，休閒生活風格的展現、追求、與實踐皆對人們的認同有所影響，其中影響的因素包含許多，諸如休閒、消費、社交等皆是。

三、認同的形塑

從新部落主義與休閒生活實踐的觀點可以了解，團體是人們形塑認同的工具。然而認同要如何形成？希望透過文獻對於認同的形塑有一基礎的了解。

認同是一不斷建構的過程。認同 (identity) 一詞有兩個基本意義存在：一為絕對相同性，就是說這人與那人是相同的；其二為指長期以來都一致、連續不變的「與眾不同性」。依此兩個意涵來看的話，認同是同時在人與人之間建立「相似性」與「相異性」這兩種比較的關係 (Richard, 2004, p 4)。簡單來說，認同是讓我們知道「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如何與其他人產生關聯、認識他人與自我的一種方法 (林文琪，2006，頁 2-3)。認同可分為兩種，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自我認同是一種自我概念之形成，可定義為個人的過去與未來之一致性與矛盾、與他人相似或相異處及對未來目標整合下的評價 (Kleiber, Mannell., & Walker, 2011, p 160)。即個人在主觀上可獲得的一系列自我描述與評價，這一過程幫助個人形塑自我認同 (高明華，2011，頁 31)；社會認同來自於個人隸

屬的社會中群體之資格，個人選擇歸屬於特定的社會群體，並且其獲得的群體資格會賦予個人情感與價值意義，且一個人能隸屬於多個社會群體，兩個以上之個體即能形成社會群體，這些個體即共享著相同的社會認同，其能夠感受到他們屬於同一個社會群體/類別 (高明華，2011，頁 9)。

(一) 消費與認同

認同是一動態的建構過程，個人能夠利用多種方式形塑自身的自我認同以及獲得不同的社會認同 (郭良文，1998，頁 130)。郭良文在分析廣告文本以詮釋認同與現代社會之關係的研究中提到，過往傳統的社會結構是較為穩定的，因此個體、團體、與社會階層的位置也是較為穩固不易變動的，在這個穩固的狀態之下，造成個人的認同也受到較大的侷限而無法有多大的變化 (郭良文，1998，頁 140-141)。隨著工業化社會的到來與社會型態變動，多元的角色與地位開始出現，在個人化的影響下固定的社會地位秩序消失，認同成為了人們在社會中區分差異與相同的方式。認同不再被傳統的結構框架限制住時，個人認同從許多的選擇之中產生。而這些選擇，在現今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下，即從人們的消費行為展現出來。也就是說，個人的消費也展現出個人的認同(郭良文，1998，頁 152-153)。

因此個人日常生活中的消費與我們自身的認同有相當大的關聯，現今的消費社會資源都已充足，重點是在於個人如何去選擇所想要消費的物品 (李永清，1990，頁 7)。現今社會的消費重點往往不在於商品的「使用價值」，人們選擇商品的依據是商品被附加的意義 (黃恆正，1990，頁 8)。所以，現在的消費已非為了滿足我們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而是利用消費建構出自我形象，人們購買的物品就是用來建立自我認同的元素 (李靜怡，2005，頁 148)。

(二) 地方意識：地方感之形成

吳潛誠 (1997) 引用了愛爾蘭詩人 Seamus Heaney 的話：「To know who you are, you

have to have a place to come from.」，顯現出地方與人們自我認同的關係。要了解我是誰，我必須先知道我來自哪裡。高至誠 (2008) 透過參與排灣族部落規劃部落地圖尋根之旅，探究了排灣族人對於部落領域、空間與認同的關係。裡頭提到部落的土地被認為是排灣族人們的根基，有這些土地，與透過這尋根之旅，從地圖上認識了部落的歷史、故事，才有了身為排灣族的認同。黃寶珠 (2011) 從一句「你從哪裡來？」的問句為開頭，瞭解到了個人對於地方的認知、經驗、記憶等的連結，從這些連結中產生出地方感，也就是所謂的地方認同以及歸屬感，個人也從這歸屬感中獲得自我認同。

地方認同可以藉由「我在那裡？」或「我屬於何處？」等問題來回答「我是誰？」的問題 (何致中，2002，頁 40)。

(三) 同儕團體與認同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互動、跟情感也是個人形塑自身認同與團體認同感的來源。周甫亮 (2001) 在探討青少年在網咖中從事的線上遊戲活動以及青少年與他人的互動中發現青少年與青年在跟同儕們一同遊戲、互動中集結成一個個團體。青少年在這些團體中的互動使其形成共同的語言、規範等等，對團體投入越多，交流與互動就越多，感情也就越發強烈，對於團體的認同也跟著越加強烈。

人是群居性的，之所以會有國家、社會、各種團體充斥在我們生活的世界當中，是因為人們渴望相聚在一起。且群體對同年齡的人具有獨特的吸引力，即在群體裡因共享的情感而產生共同的聯繫，因此同儕團體是一種必然會形成的結果 (引自 Cotterell, 2013, p 77-78)。同儕團體可以滿足人們主要的心理需求以及使我們不感到孤單，一同負擔心理上的感受並給予支持，在艱困之時給予安慰或激勵。最重要的是，在同儕團體之中，人們能感受到「歸屬感」(Cotterell, 2013, p 80)。人們為了獲得這種歸屬感，時常對於團體付出大量的感情，也會遵守團體規範，讓團體成員接受自己，感覺自己也是團體重要的一員。周甫亮 (2001，頁 54) 就提到說在網咖內玩遊戲的青少年們從同儕中的互動過

程之中，盡力學習到哪些行為才是為大家所認同、接納的，並從中協商、建構出自我的認同，人在同儕間的互動之中，藉由一些行為的範例，從而影響自身的行為；也形成一些規範，讓人們能遵從並獲得團體的認可、接納，從中獲得歸屬感與認同。

因此，如果要分析和描述團體認同的形塑，至少必須注意到怒濤掃地仔們利用哪些商品來傳達關於自身的訊息；對我們而言怒濤有什麼樣的意義，又加諸了哪些意義在其之上，在這空間裡我們又是如何以身體去實踐出衝浪的日常生活；我們是如何互相支持、鼓勵，進而激發出我們的情感連結建立我們的認同，為了獲得團體的認同與自身的歸屬感如何限制自身行為去遵守團體的規範，並透過與他人比較來確立我們是誰，了解到我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團體。



第三節 自我民族誌

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 是將個人與文化聯繫，將自我放置於文化背景下研究的方式及寫作形式，是探究研究者自我經驗的自傳式敘事方式 (蔣逸民, 2011, 頁 11)。研究對象就是研究者自己，是關於自身的研究。然，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 並非只是聚焦於自我，更將自我視為一個視鏡，透過自我來觀看文化，在反覆對照之下，以自我的經驗為主書寫出研究的結果 (何粵東, 2010, 頁 5-7)。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 是結合了自傳 (autobiography) 與民族誌 (ethnography) 的研究方法 (Ellis, Adams, & Bochner, 2011, p 275)。在研究角色上，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 將局內與局外人合而為一，作者自身既是研究者亦是被研究者；研究內容上則關注自我主體性、自我意識和親身體驗，描述研究者自身的看法與實踐；研究方法上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 作者將親身經驗及自我意識視為研究資料來源；最後在文章撰寫上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 作者會以第一人稱寫作，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對話、情感與自我意識的故事性描述 (蔣逸民, 2011, 頁 11-12)。

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 文本的書寫，自蒐集資料時便已開始，書寫的過程中累積資料，並同時閱讀檢視這些書寫的文本進行反思，接著再書寫，在反覆的過程中呈現出我關注且欲表達之主題。然，若是喪失了主題性的焦點，研究方向很可能因而改變，文本的書寫將會沒有盡頭。因此如欲將怒濤掃地仔這無限的文本化為我所要闡述的文字，我需要一盞明亮的聚光燈，我以閱讀過之理論視角為此盞燈；以我在怒濤的種種故事為場景，讓我在選擇撰寫的過程中能夠去蕪存菁，順利地將故事一點點描寫下來。

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 作者可透過幾種方法來蒐集資料：個人檔案資料或是回憶資料，如照片、網路對話紀錄；自我反思資料或田野觀察資料，如研究日誌、田野照片；其他外部資料，如訪談資料、研究對象個人檔案等 (何粵東, 2010, 頁 19；蔣逸民, 2011, 頁 14)。所謂外部資料包含了私人與公開的文件，舉如日記、臉書貼文與

Line 等社群軟體的對話內容等等 (高麗娟、黃光獻, 2014, 頁 161)。在撰寫此篇故事時, 我透過回憶過去、蒐集過往照片、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以及社群軟體的動態文章等, 將其作為我撰寫的靈感來源。除此外田野筆記能幫助我如實地保留當下的狀況, 使我對這些狀況的反思及理解變成一種可能 (符裕、何珉, 2012, 頁 19)。在怒濤掃地仔的相聚、舉辦活動的過程中, 我撰寫研究日誌將其一一記錄下來, 不只是當下發生的事件, 也包括了自我的情緒及想法, 讓我在撰寫時能夠對照以及透過這些紀錄反思。研究日誌的撰寫範圍為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並且為使他人觀點能為我所寫的故事論點給予支持, 我於 2017 年 2 月 25 日對怒濤掃地仔們實施焦點團體訪談, 參與人數 5 人, 訪談時以錄音設備將訪談過程紀錄下來, 剩餘 1 人以電子郵件完成訪談。並且把完成的訪談逐字稿受訪者確認, 確保訪談資料正確無誤且無扭曲受訪者所欲表達之原意。因為撰寫故事的過程中, 描寫到的人物不光是怒濤掃地仔成員本身, 因此本研究參與者為田保羅老師、怒濤之前輩 2 位、怒濤掃地仔主要成員 6 人及在怒濤一同衝浪之友人 4 位, 研究參與者列表如下表 1。

表 1
研究參與者一覽表

研究參與者	性別
嚕嚕	男
育諺	男
高賽	男
阿鴻	男
子靖	男
大容	男

(續下頁)

表 1

研究參與者一覽表

田保羅	男
徐玄俊	男
陳鴻禧	男
沈鈺權	男
劉敏雯	女
吳芳瑜	女
葉宇安	女

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 作者往往在其作品中回想自身生命中「重要的生命事件」，藉由呈現自己在這些生命事件中的遭遇、情緒來詮釋自己，使讀者們從作者書寫的經驗之中感受到作者的遭遇並且產生共鳴，許多時候用鮮明的故事比起解釋一抽象的理論要有效的多了。因此，我將透過以上方法搜集而來的龐大資料為基礎，從中回憶自學習衝浪以來到與同伴們相遇相聚後這段時光對我而言的重大事件，以說故事的方法呈現並且分析我本身的經驗及情感 (Ellis, & Bochner, 2006, p 439; Ellis, Adams, & Bochner, 2011, p 275; 盧巖翹, 2014, 頁 228-230)。

所有對於一個人的描寫都是種無可避免的潛在暴力，有鑑於此，在撰寫時需注意避免讓我的書寫造成故事中人物的傷害 (Ellis, 2007, p 5-6)。畢竟，即便盡力完整的呈現故事對我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事情，最終我還是得面對我所描寫到的人物，也就是我的夥伴們，且如何告訴夥伴們此篇故事亦是最終須面對的問題，為此我必須在描寫的同時更保護我與夥伴們之間的關係 (Ellis, 2007, p 17-19)。為達到此一目的，每每在描寫到夥伴們之時，需打從心底對於筆下的人物感到尊重，且意識到撰寫後可能造成的結果，思考對於此篇故事來說，我的敘述是否都是必要的真實，當然在撰寫完成後我會將此篇故事給

夥伴們過目，如此我才能坦然的面對他們 (Ellis, 2007, p 4)。

最後，與傳統社會科學研究大相徑庭的是，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 價值及研究信實度的核心為述說真實 (narrative truth)，以此核心為出發點，自我民族誌之作者是否書寫了自身真正發生的故事、是否能夠令人信賴，此為可靠性 (reliability)；自我民族誌的內容是否能讓讀者覺得真誠、可信、讓讀者能夠了解他人，並且讓作者本身及故事中提及的人改善生活，此為有效性 (validity)；而最終書寫的內容能否使讀者產生共鳴令他們感受到自身以及他人的處境，此為普遍性 (generalizability) (Ellis, Adams, & Bochner, 2011, p 282-283；盧巖翹，2014，頁 227-228)。為達到此目的及效果，在撰寫本篇論文過程當中，我當將我所回想之記憶與搜集之資料對照以時時檢視所書寫的內容之真實性；除此外更盡可能的詳細描述我所撰寫的經驗故事，使讀者能夠更加真切地體驗到我所身處的經驗及情緒，並藉由這真切的體會令讀者產生共鳴。



第貳章 怒濤掃地仔

衝浪，是一個人自己拿著浪板，走進大海的運動。這樣一個人的活動，如何讓我與大夥兒們成為一個群體，而且還是如此緊密，緊密到對彼此的付出似乎是可以無上限的地步。網路上喜愛衝浪的人流傳著一句話：「衝浪，從來就不是一個人的事」。我究竟是

如何接觸到衝浪，又是如何因為衝浪而與夥伴結合在一起，在這一章我會一點一滴地將這過程譜寫出來。

第一節 帥氣 Fun 假去吧

一、最初的起點

記得在剛上大學時，臺灣許多男藝人都表明自己平常有從事衝浪的興趣，那時媒體也都將男藝人們的衝浪興趣塑造為一件陽光、帥氣的事。當時有部很紅的偶像劇——「敗犬女王」，這部偶像劇的劇情裡，就有著男主角的女朋友因衝浪而意外喪生的劇情，飾演男主角的藝人也都在媒體前表示自己喜愛衝浪，因此那幾年在電視上時常可以看到衝浪相關的消息。此外，印象深刻的是，加上那幾年因 Nissan 廣告主打某一款休旅車——Livina，在廣告中一直強調的是這款休旅車的娛樂性能，以及都會在車頂上架上一張衝浪板，藉此跟休閒連結起來。這就是我對衝浪最初的印象——陽光、帥氣、好玩。

但從小家裡的教育就不准我與弟弟們去海邊。鬼月忌出遊碰水只是在暑假的時候更加強調這個規矩的理由而已，總之不論月份，時節，一年到頭我們家的小孩子就是不能到海邊玩水，雖然小時候有跟著奶奶在基隆外戶山晨泳的習慣，但長大之後，或許是爸媽不識水，就幾乎沒有到海邊的機會。因此一進入到臺北大學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後，發現體育課程中有衝浪課，當時的心情不知道有多興奮，心想終於有機會可以在海上飛翔了。於是上了大二以後，在選課時，雖然知道家裡一定會反對，但抱著先斬後奏，爸

媽他們天高皇帝遠掌控不住我的心態，我任性地將衝浪課加進了我的選課名單之中，就此展開我至今的奇妙旅程。

二、這其實一點也不帥

對於衝浪很帥氣這個美好的想像，在第一次的衝浪課後就已完全改觀，上課的過程只能用狼狽不堪來形容。前面幾次往往都是東倒西歪，不停地往水裡栽，但確實是非常有趣，也著實很吸引人想繼續嘗試。在不斷的失敗中好不容易成功一次時，心中的感動就難以言喻，也一心期待著下次的成功站起，好再次品嚐那感動。學期結束後的烤肉 Party 中，在把酒言歡之中，保羅老師的一句話，到現在我仍銘記在心。

老師說：「When you play basketball and do a lay up or something first time. You may be happy, but you'll forget the feeling. But when you take off³ successfully first time, you will remember the feeling. Forever.」

在烤肉之後的隔天，浪況碰巧不錯，我印象中那天的浪的浪大概有腰胸⁴大小，其實是很不錯的浪況。遇到不錯的浪，我也練習得相當起勁，而對當時的我來說，要在這種大小與力道的浪上成功 take off 是非常難的，但我不斷地嘗試，為的就是要嚐嚐看老師所說的那會永遠記住的感受，而非僅僅是在白浪花上站著而已。最後終於，我成功的在板上站起來了一次，我看著前方，眼睛興奮地睜大，嘴巴也跟著張大，當時所看到的海跟沙灘，以及當下的速度感，我真的到現在都還記得，風拂過我的臉，海水也輕微撒在我臉上，雖然沒過多久就因為太過興奮而忘記站穩，摔了下來，但我感受到了，那永生難忘的感覺，從那時候起，我就愛上了衝浪。

³ 衝浪站起時所做的動作

⁴ 衝浪時會使用身體部位來表示浪的高度與大小

也因為這樣，保羅老師的這句話就這樣影響了我到現在。所以其實衝浪一點也不帥，那些在浪上奔馳的人，自己都自顧不暇了，根本就沒有心思去顧慮帥氣兩個字，相較於帥氣，我所體會到的更多的是心靈上面的滿足，當我坐在浪板上待在海中等浪時，看著海，內心是無比的平靜，我享受這種與自然合而為一的平靜；但在衝浪之時，為了跟上海浪的腳步，內心卻又是無比的刺激。

有如作家李國文在衝浪人生一文中所提到：「當你迎著潮頭，踏著浪花，濺著飛沫，濕著衣衫，被那撲面而來的分不清是水，是雨，是風，還是霧的混沌著的一切淹沒的時候，你就和海洋融合在一起了，這份親密無間，這份不分彼此的感情，是難以獲得的（引自李國文，2013，頁 26）。」

衝浪帶給我的，是在平靜與高亢間一個微妙的平衡，沒有親身走下海來體會的話，是無法揭開她神秘的面紗的。

三、孤獨、挫折、毅力

那時，我一學期有六個週六的衝浪課程，也就是六天，並且要自付三千元的費用，但在課程結束到學期結束之前，只要我想要練習，都能與保羅老師聯絡並且自己去到怒濤衝浪店練習，不會收取額外的費用。從那時起，我就時常獨自一個人往返三峽與外澳，為的就是想要練習衝浪。

要想從三峽到達怒濤的話，對那時公車路線也尚未發達的三峽來說，必須先在 6 點起床，並且騎機車到鶯歌火車站，然後坐上 7 點 03 分的區間車，一定得坐上，因為萬一錯過的話，下一班有停靠外澳站的火車就要等到下午，接著忍受冷氣總是開的很強的區間車約 2 個半小時後，就會抵達外澳車站，再從外澳車站往北走約莫十分鐘，就到了怒濤衝浪店，那時是位於堤防邊的一間小紅磚屋（現已搬離）。

在那時，沒有交通工具的我只能夠依靠區間車到外澳去，因為外澳車站是個小小的無人車站，只有區間車會停靠，且如果搭乘快車到頭城的話，必須再轉搭計程車，非常不方便；又必須要很早起床，要一個大學生在週末6點起床搭火車，大部分人都無法做到，因為這意味著前一天晚上得拒絕許多邀約，而且早早上床睡覺，隔天才能精神飽滿地衝浪。這一點就已讓許多人怯步，因此儘管大部分的人也都覺得衝浪很有趣，我還是時常獨自往返於三峽與外澳。

我永遠記得我第一次在課外時間獨自到怒濤想要衝浪的情形，那天我到了小紅磚屋卻發現大門深鎖，急忙打電話給老師，原來老師正在工作在削板子。

他來幫我開門後就說：「威翰我跟你說，今天浪蠻小的你就自己拿板子去衝沒關係，我給你一把鑰匙，你記得門要鎖就好，我先去工作，你上岸再跟我說。」

我回了老師一句「好。」就拿著板子下水衝浪，由於還初學，在水裡瞎忙了一個上午，也沒站起來幾次，倒是因為很累中午一到就餓得半死。走去問老師說有哪裡可以吃飯的，老師指引我走大約三百公尺有一家「越南快炒」的小吃店，在雙獅海灘這邊就這唯一一家小吃店，日後的我也時常光顧，但沒想到，那次我竟然會碰到他閉店休息，無奈的我再次走回老師的工作室。

老師也一臉驚訝的說：「好吧那我腳踏車借你，你往北騎大概3公里，有一家seven-eleven，你就在那邊吃午餐好了。」

我：「好沒問題。」我心想來衝浪狀況還真是層出不窮。

不過一切還沒結束，在我騎到一半時，老天似乎是在玩弄我似的，下起了偶像劇裡才會出現的傾盆大雨，因為衝浪褲子都是濕的倒還沒關係，但我的外套口袋裡有我剛買的iphone 4s，一想到這我只能拼命地騎快點，好險手機沒淋濕，否則可能真的打壞我衝浪的好心情了，待雨變小後我再次騎回怒濤衝浪，所幸下午都沒出什麼狀況，我還比上

午多衝了幾道浪。那次衝浪碰到不少狀況，店門沒開、小吃店也沒開、碰上大雨手機差點淋濕，若是平常，應該會覺得自己怎麼這麼倒霉，但我那天卻全然沒有這麼想。

我記得我滿腦子只一直想著：「剛剛站起來沒蹲低、手要打開、眼睛要看前面；剛剛衝到那道浪真不錯、下午要再多衝幾道。」

想的都是衝浪的事情，我想，我從那時候就中了衝浪的毒了吧！

在這期間我觀察到保羅老師都必須從外澳特地到三峽處理衝浪課程的事務，抱著不過就是舉手之勞的心情，便向老師表明可以幫忙他處理課程上的事務，這是我與怒濤接近的最開始，不只如此，也承諾了老師在大三暑假時我一定會向學校申請到怒濤實習。

不幸的是，那一年我發生車禍，這讓我的腳踝受了傷，因受傷的關係而有一段時間沒有到怒濤衝浪，當我傷癒以後再次回到海邊想衝浪時，剛初學的我在冬天浪大的情況下實在很難游到外海去等浪。當時的我感到非常挫折，又由於我都是獨來獨往的去衝浪，並不像現在有一群人互相勉勵、支持，孤獨加上挫折的影響之下在那個冬天我去衝浪的次數就因此而減少了。現在回想起來，如果當時我就擁有現在這一群好兄弟、好夥伴的話，就算再挫折，我應該也會死命撐下去的。

就這樣，我的第一個冬天過了，夏天即將來臨，我依然在幫忙保羅老師處理課程事務，因為我持續幫忙的關係，在我向老師繳交學費時，老師便對我說。

老師：「不用，不用給我了，你就來衝吧。」

這是我跟怒濤，跟老師正式撇開金錢，轉變為一種更為純粹關係——學習衝浪——的時候。這時的我也將自己的心給整頓好了，儘管時常感到挫折，但我仍然記得衝浪那難以形容的美妙感受，所以我決定堅持下去。所以儘管升大三暑假時我的實習申請被駁回時，我並沒有退縮，我申請了另外的實習單位，但在其他時間仍到怒濤練習衝浪，為了讓我能夠更加進步。因為衝浪想要進步，變強，真的必須付出相當多的時間練習，也必須要看老天臉色，所以，我決定把下個目標放在大四僅剩的時間，我要花更多的時間待在海

邊。因為衝浪真的是像特別的運動，它真的得花上許多時間才行，就像有次與老師一同在看海時老師對我所說的一樣。

老師：「威翰你看，你衝浪也一段時間了，你現在看我們這邊的海灘，看得出海流嗎？」

我：「稍微看得出來，但有一些些像小的離岸流⁵我還不是很會看。」

老師：「所以說你看衝浪是這樣子，你要花很多時間在觀察這個海，不只是海，還有天氣、風啊這些，你才能夠自己建立出一個資料庫讓你知道什麼樣的情況會有好浪出現，你等人家跟你講是沒有用的，因為別人可能會講錯，而且等別人講就已經太晚了。再來看，像台灣，夏天幾乎都沒浪，所以衝浪不像是其他運動，像是籃球，我拿個球就可以去練習投籃，不行，要有浪衝才可以，而且每道浪都不一樣，所以衝浪真的是要花很多時間。」

我：「嗯。」

為了使衝浪能夠進步，我花上我大半的閒暇時光在怒濤，也因為我如此堅持，接下來的故事也慢慢地隨之開始。

⁵ 會將人帶離海岸的海流。

第二節 第一個夥伴

一、從小屋到怒濤

一直到了大三下學期，我仍是獨自往返三峽與外澳兩地，也繼續擔任老師衝浪課有實無名的助教。不一樣的是，從這時開始，由於房租上漲的關係，已經搬離過去的小紅磚屋，搬到了離小紅磚屋約一分鐘路程，位於對街的一棟民房。本來怒濤就分為兩個部分經營，過去的小紅磚屋類似視為教學場地、一般會員寄板、以及實習生和員工的簡易宿舍；民房則作為民宿經營，專門接待日本的衝浪客，及老師自身住家，所以一般是不太來到這的，但由於小紅磚屋已經搬離的關係，往後就不論教學或是住宿服務等就全都集中在此。這也是往後我心目中的怒濤之家。

怒濤是一棟兩層樓的民房，前門的牆上掛著一張有著老師在削板子圖樣的廣告帆布，前門與窗戶用藍色油漆漆上顏色，外牆雖有些斑駁，但門口靠著牆的木頭椅子讓人有著與自然親近的溫馨感。



圖 1. 怒濤正門樣貌

從前門窗戶就能夠一眼看到店內衝浪板，從前門進門後，就可以看到前廳的板架上放滿衝浪板，每一張衝浪板都是老師親自削的，衝浪板因為不同的設計衝起來的感覺都非常不同，有些速度很快，有些轉向特別靈活，有的則是很穩定不易亂晃，每張板子都各有特色與優缺點，因此每次我看到這些衝浪板都很想要每一張都衝衝看；牆上掛著大

海兩個字的書法畫，是老師的朋友為老師所寫，粗獷的筆畫中可以明顯感受到大海的氣息，時時提醒我海的偉大；右手邊的房間漆上了深藍色的油漆，作為削板室用，油漆是我跟掃地仔⁶們親手漆的，是我珍貴的回憶之一。此外，怒濤所有的傢俱都是採用木製的，讓人有非常溫暖的感覺。



圖 2. 從前門窗戶往怒濤內看樣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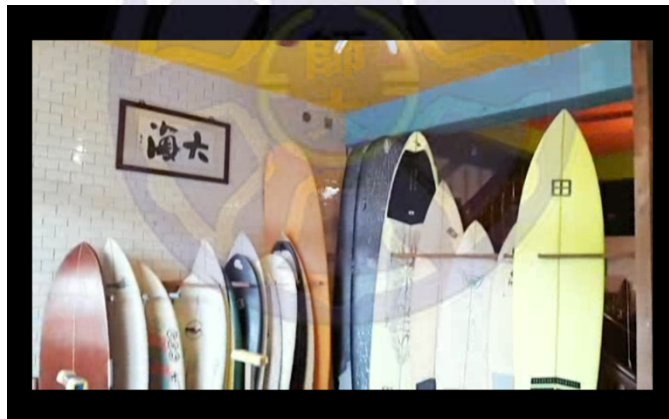


圖 3. 怒濤前廳

⁶掃地仔為怒濤掃地仔之簡稱

怒濤內牆上也隨處可見代表怒濤的貼紙，時時刻刻讓你知道你已經來到了我們的領地，那麼凡事就都得照著我們的規矩走。



圖 4. 怒濤牆上的怒濤貼紙

從前廳往前一兩步就到了客廳，平常看電視都是在這的，不過最常的還是衝完浪上岸累了躺在沙發上就睡著了，醒來後又繼續衝浪，新的沙發與電視是我們在老師生日時做為禮物購置的，客廳的空間雖小，但聚餐時要容納十幾個人也完全不是問題，尤其晚餐聚餐時常在客廳吃飯、喝點酒、看著電視聊天南地北，隨著生活越加忙碌起來，就特別懷念在怒濤跟大伙兒一起相處的時光。



圖 5. 怒濤客廳樣貌

客廳到廚房間設置了一個吧檯，吧檯區域能夠讓人坐著喝咖啡、威士忌等等，從吧檯後往前廳看是我最喜歡的景色之一，陽光從外面透射進來，再配上早上起來時的一杯咖啡，就有精神衝一整天好浪。



圖 6. 怒濤吧檯望前廳樣貌

吧檯後方緊鄰著廚房，碰到開伙的時候，廚房就是我們必定會使用到的地方，沒使用時我們都會盡力保持著絕對的乾淨，而當大夥兒聚餐煮火鍋，或者是在後院烤肉時，大家進進出出，為了大家的晚餐盡一己之力時的光景，就會充滿像是真正家庭一般的溫馨感。



圖 7. 怒濤廚房

廚房後的門推開往後走，就是怒濤的後院，後院有著 2 張長椅、2 張單人椅以及數張小凳子，在加上階梯的話也是個能夠容納約莫十幾人的空間。每到晚上，我們時常在後院與老師聊天，互相關心近況之外，最重要的是討論跟衝浪有關的事情，討論彼此的技巧怎麼樣可以更加進步，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進的，或是像老師請教衝浪的問題等等，

此外怒濤室內是禁菸的，想要抽菸的話，就會走到後院。後院還包含側門，在那有上岸後能夠放衝浪板的板架、沖洗身體的蓮蓬頭以及淋浴間，再往後則是放置衝浪板的板房。



圖 8. 怒濤後院



圖 9. 怒濤側門



圖 10. 怒濤淋浴間

怒濤的板房分成三個區塊，一進到板房首先會看到的是擺放練習板以及趴板的區域，練習板與趴板是專門在教學以及出租時使用的；接著後面是修板室，也就是修理衝浪板時會使用的區域，修理板子的工具以及需要修理的板子都會放在這裡，當然，可以的話當然是希望自己的板子永遠不會需要修理。不過那是不可能的，我的板子從一開始都請禧哥幫忙修，但因時常弄破板子，因而有太多的機會可以跟禧哥見習怎麼修板子，到現在我大多已經可以自己修了呢。

板子弄破了沒關係，老師都說：「破板是必經的過程啊，不要怕盡量衝吧。」就跟人生一樣吧，總是跌倒受傷又再站起來的。

最後板房的左邊都是會員們跟我們放置衝浪板的地方，衝浪板都會一格一格的擺放好，以防掉落或者是撞傷。



圖 11. 怒濤板房練習板區



圖 12. 怒濤板房修板室



圖 13. 怒濤板房衝浪板區

從一樓的前廳與客廳之間的樓梯往上走，就能夠上到二樓，一上二樓的左手邊也有著板架放著衝浪板，這邊主要是放一些比較舊，沒有在用的衝浪板，就先放置著等著有緣人來，另外二樓的兩間廁所也在這，半夜睡覺醒來需要小解時，時常都是摸黑到廁所。

右手邊則可以看到四間房間與兩塊大塊的地毯，一個地毯上放著 20 來個睡袋，這些睡袋是供來上課的學生們在晚上睡覺時可以使用，另一塊在落地窗前的地毯則放了 20 來個抱枕、1 張方桌、與 1 個坐墊，抱枕也是在晚上睡覺時可以自由取用，另外有時在中午休息時或晚上睡覺時也會躺在地毯上，也非常的輕鬆愜意。桌子則是有時會打打撲克牌或是特別的客人來時，老師會在這邊與客人小酌，否則平常二樓是完全禁止飲食的。牆上掛著有大大怒濤字樣的帆布，強勁的書法運筆配上憤怒海濤的字樣，顯現出了永不向大海示弱的精神。

二樓一共有 4 間房間，房門分別用紅、黃、綠、藍 4 個不同顏色漆上以作區別，這樣我們在客人來訪或著今天朋友來訪時分配房間可以非常方便作業，藍色則是我與掃地仔們專用的房間。最後是二樓的大落地窗，自從對街的竹林被剷除以後，我們一起床就能在這看到雙獅海灘，讓我們在早上一出房門就能看到今天大致上的浪況，萬一浪不好的話，就直接回房間睡回籠覺吧！



圖 14. 怒濤二樓板架處



圖 15. 怒濤二樓地毯與睡袋



圖 16. 怒濤二樓地毯與抱枕



圖 17. 怒濤二樓房間位置



圖 18. 怒濤二樓落地窗

搬到這後我與怒濤的互動便越加頻繁跟緊密，而且這次也沒有學校需要做的實習阻攔我，所以便與老師約好暑假便長期留在怒濤實習，說穿了實習也就是幫忙怒濤的事務，但能夠藉此將我所有的時間與心力都放在衝浪上。而這學期的課程有點不一樣，因為多了個想跟著一起上課的外系學生，並且在課程結束後，他也向老師表意暑假想留在怒濤作為實習生，這意味著我在暑假將會多了個同伴。

二、他叫做嚕嚕，他是 Gay

這位暑期實習的夥伴，名叫劉鴻儒，綽號叫嚕嚕。他是我見過第一個如此積極想要全程一起跟著衝浪課程上課的外系學生，大部分外系學生都只是沾醬油般來一兩次課程，當作夏天戲水的程度而已。但嚕嚕卻是每次上課都很認真的練習，儘管 wipe out⁷很多次，儘管他的體能不好，但仍然不斷地嘗試。因此當他跟我說也想要暑假留下來實習時，我並不意外，而且覺得有他這個同伴也很不錯。

⁷ 於衝浪板上摔落的術語



圖 19. 嚕嚕

剛認識嚕嚕的時候，可能他的個性比較溫和，加上綽號又比較中性一點，所以老師常常開他玩笑，每當有前輩來一起喝酒的時候。老師都會說：「欸這是我們新的實習生，叫嚕嚕，他是 Gay 喔！」接著嚕嚕就會極力反駁自己不是，每次總會惹得大夥哄堂大笑。

不過好在嚕嚕是個承受得起玩笑的人，碰到我這種也不是很正經的人才這麼合得來，甚至講到為什麼想學衝浪的原因也跟我有點雷同，剛開始認識嚕嚕，跟他一起衝浪時，因為看到他對於衝浪也有非常大的熱情，我記得我特別問過他：「你為什麼會特地想來運管⁸學衝浪？」

嚕嚕：「因為我之前看過電視、電影上有播過衝浪，覺得好像很帥，對衝浪的印象就是好像很帥這樣。」

加上嚕嚕也同樣是蠻有冒險精神的人，如果身體裡沒有一點冒險因子的話，是沒有辦法在衝浪上面堅持下去的，就像嚕嚕覺得衝浪必須一直挑戰自己並且也堅持下來一樣：

嚕嚕：可是實際上其實是很需要挑戰的運動，它很有挑戰性，不管是跟大自然的相處，或者是體能上的挑戰，或者是判斷各種條件的能力都要有。

(焦點團體訪談)

而嚕嚕就是不斷的挑戰、征服，接著愛上了衝浪。

⁸ 作者大學時就讀系所。

嚕嚕：喜歡命懸一線的刺激，大浪在眼前感到顫慄有種真正活著的感受，下浪時的快感與征服感，還有存活下來對大自然的敬畏，最主要還是要耍帥。

(擷取自 line 對話紀錄：2017/3/17)

嚕嚕因為對於衝浪的印象、好奇引發他來接觸衝浪的心，我們一開始對衝浪有興趣的原因似乎都有點膚淺，但在真正浸入衝浪的生活之後，每次征服海浪的那種快感，讓我沈醉其中不能自己；在每次大浪的經驗過後，我上岸時都會向著海行一鞠躬禮，這是老師及前輩們教導的，這代表著對大海的尊敬，以及謝意。

三、敲敲打打，一起拆房

升上大四那個暑假，應該能夠算是我跟嚕嚕此生最奢侈的暑假，除了必要的外務之外，我跟嚕嚕每天都住在怒濤，緊鄰著海生活著。每天一早起床第一件事不是上廁所，也不是吃早餐，是先看今天有沒有浪、浪好不好。所有的心思以及我的所作所為，都是跟海浪連結在一起，我想快點進步，因為我知道，這或許是我最後可以毫無顧忌衝浪的時候，我相信嚕嚕自己也是這樣感覺，因為他跟我一樣拼命地想要進步。

記得嚕嚕剛來的那時候，剛好那一年老師跟之前的夥伴拆夥了，所以怒濤只剩下老師一個人在經營。我跟嚕嚕因而負責處理的店裡⁹大大小小的雜務，不過說到底，也真的都只是雜事而已。諸如打掃環境、鋪床、拆拆房子等等，畢竟跟衝浪板有關的事情我們都不專業。當然，除了做這些雜事，我跟嚕嚕每天都一起衝浪。每天都一起做事，一起衝浪，做事情總是需要通力合作才能做好；衝浪也要互相督促，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時候。或許在那段時間每天朝夕相處下來，透過合作互相了解，奠定了我們之前的感情跟默契吧。跟以前遇到的楊正平或其他人不一樣，那時感覺嚕嚕就是可以繼續待下來，也說不

⁹ 意指怒濤

上來為什麼。有可能是那種人來瘋、說走就走的個性很相似，所以才能夠這麼合吧。但最主要的我想還是，我們都一樣愛上了在怒濤的生活方式，每天都與海浪一同生活，沈浸在這的生活方式裡，愛上了就離不開了。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不是別的，是看浪；打開電腦網頁看的第一個網站，不是別的，是風浪圖的網站。晚上，我們不是在房子內看電視滑手機，而是在沙灘上燒營火，討論衝浪。在這，我全心全意的想要衝到好浪，進步，似乎世界上只有這一件事是重要的。對於好浪那種渴望的心情，讓我不只是在海上追浪，在生活中也在追浪（研究日誌，2016/11/21）。

那陣子我跟嚕嚕在幫忙老師整修一棟大溪的房子，因為老師要搬去大溪住。從那棟房子那剛好就能看到蜜月灣的浪，有一天我們與一位衝浪的前輩——禧哥——在修理屋頂的瓦片，禧哥在屋頂上接到我們傳的瓦片再拼上去。那幾天臺灣外海正有颱風經過，我跟嚕嚕在底下一直不停地問禧哥有沒有浪；或者浪好不好。禧哥一直喊說要我們別吵趕緊做事，但其實他自己也一直在觀察著浪況，最後終於，禧哥自己也按耐不住。

禧哥大笑著說：「其實我也很癢，我們今天就做到這裡吧，趕快回去換衣服下水，再不衝就要天黑拉！」

但其實，我們才剛拼完一半的屋頂而已吧，禧哥那豪邁的原住民式笑聲讓我們也都跟著笑了出來，我們要下水拉！！

就是那時的生活讓我至今仍無法脫離對衝浪生活的嚮往，我真的就像那些廣告或是電影裡的人一樣，無時無刻就在想著什麼時候該下水衝浪，除了沒浪可衝之外，生活似乎沒有其他的煩惱。這樣子的生活要人怎麼能不愛上呢？

四、來了，就不走了

暑假結束後，嚕嚕跟我還是一樣照常的每個禮拜六日都一起到怒濤衝浪，有時甚至是五六日，或是四五六日，又或是今天晚上看到氣象圖或是颱風的預報明天會有浪，我

必定二話不說，拿起手機打電話給他，然後我們拿了背包就走，這樣才能一早就開始衝一整天好浪。我開始每個禮拜都只想到海邊去衝浪，週末假日一到，除了衝浪其他活動若不是非必要，幾乎都不會去考慮，而且一定會找嚕嚕一起去。但是，在我覺得理所當然的背後，是因為什麼呢？嚕嚕在衝浪前其實對滑板很有興趣，北大滑板社還是他創立的，週末假日通常都會去練習滑板特技，或是跟以前熱舞社的朋友跳跳舞，衝浪後雖然還是有滑滑板與跳舞，但六日就變成都跟我一起去衝浪了。是跟我一起衝浪比較有趣嗎？還是相處起來比滑板社的朋友自在？

嚕嚕是這麼說的：「因為這邊就是比較有一個歸屬感，不只是因為這群朋友，因為一開始來是老師先給我這個環境的，對！先接觸到的反而不是這群朋友，是接觸到這間店（焦點團體訪談）。」

嚕嚕提到了老師跟他的歸屬感，的確，在我們有一群人一起衝浪之前，嚕嚕最先接觸到的是老師、怒濤跟我。那時嚕嚕跟我暑假剛開始的時候，到怒濤第一天，老師就給我跟他一人一件衣服—怒濤的 T-Shirt，在以前，並不是人人都能有怒濤的衣服的，必須得是老師認同的會員、朋友、或是像我們這樣的實習工讀生，才能夠有一件怒濤的 T-Shirt。



圖 20. 怒濤 T-shirt

這樣的一件衣服，代表著老師真的將我們當成自己人，當成怒濤的一份子看待，就像是 Goodenow 所認為的，歸屬感是必須要感覺到被接受的 (Cotterell, J., 2013, p 218)，有人為你開了門，讓你可以屬於某處，才能有所謂的歸屬感。老師如此大方的接納我為怒濤的一份子，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歸屬於怒濤的屋簷之下了。

對我來說，嚕嚕是我第一個一同衝浪的夥伴，是因為衝浪促成了我與他相識成為好友的一段緣份，但光是緣分這二字的話，恐怕是無法長久相處，我跟嚕嚕除了衝浪這佔據大部分生活的共同興趣之外，在個性上也有許多相像之處，像是不正經愛開玩笑的個性、對於生活都抱持著冒險的精神，以及因為每天都一起衝浪、一起工作的朝夕相處之下，讓我跟嚕嚕培養了非常深厚的默契，所以他才成為對我來說意義如此重大的夥伴，在掃地仔的成員裡面，我對嚕嚕是最為信任的。不管是怒濤有事情需要一起處理，或是我需要幫忙時，又或是在台北空閒想找人一起打發時間時，嚕嚕總是我的第一人選，而且，有他在身邊總是會讓我覺得生活很充實，因為嚕嚕他很愛找人聊天講話，就算你一句話都不回應他，他也能夠自己講十分鐘不停下來，所以總會讓人覺得生活被填得很滿，因為都被他的話塞滿了。

因為嚕嚕，怒濤掃地仔的冒險之旅就此揭開序幕。

第三節 三人成虎，四人成了掃地仔

就在那一年，高賽也來了。高賽是太保哥的兒子，太保哥是老師的拜把兄弟，以前每天一起衝浪的好朋友。太保哥說想讓高賽有個地方可以衝浪，於是，高賽來到了怒濤。當時我感覺高賽覺得衝浪是個很新鮮的活動，剛開始時其實我覺得高賽可能就偶爾來衝浪而已。沒想到後來也每週都來，也每週跟我們一起打掃，其實我還是猜不透他為何這。而那時候育諺也一直對我展現想要學習繼續衝浪的想法，但其實就我那時的觀察，育諺的心還沒真的栽進衝浪的生活裡。他時而來，時不來，其實感覺並沒有把怒濤看得很重要，禧哥跟老師其實也是這樣覺得。那時的他可能覺得反正來這裡就是掃個地，就能免費住宿衝浪的吧，對於我這想一直待在海邊的生活方式跟想法，感覺還沒有完全的認同。也可能是因為他的想法跟價值觀還沒轉變過來，跟我尚未完全契合，育諺在學校的生活算是多采多姿，是那種學校裡的紅人，這種與世無爭只關心自己有沒有好浪可以衝的態度還沒完全讓他想馬上跳下來吧 (研究日誌：2016/11/21)。

一、狼來了！帶賽來！

在同一個暑假，記得是剛拆完房子後過幾天，老師交代隔天有個朋友的小孩會來衝浪，也說就把他當自己人，千萬不要跟他收錢。老師會這樣交代，想必這個朋友跟老師交情匪淺。

老師接著就說：「他爸爸以前跟我在花蓮天天一起衝浪的，是我好兄弟，他跟我說想讓他兒子可以來衝浪，所以你們就跟他一起衝，他也是個蠻酷的人，他曾經從雲南走路走到青藏高原去，他叫做高賽¹⁰，你們就叫他高賽就好了。」

我聽到一頭霧水，便問：「高賽？老師這是他本名嗎？」

¹⁰ 臺語的狗屎的意思，因此讓人感到狐疑。

老師回答我說：「應該是吧！我也不清楚耶！他老爸就跟我說叫他高賽就好。」

說完老師就回大溪去了，留下我跟嚕嚕兩個人，一整晚都在想這個叫高賽的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

隔天我們整天都在等待這個叫高賽的到來，終於到了下午。

我聽到前門傳來一句：「哈囉～？」看來是人到了。

但等他來也還沒來得及認識他，我就二話不說催著高賽換衣服下水趕緊下水衝浪。上岸後才開始跟高賽聊天，高賽其實叫做高齊駿，但是從小到大家都叫他高賽，他也不以為意，這種態度就跟他的個性一樣，大方開朗。高賽的眼睛又圓又大，跟他對看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熱情，配上他雪白的牙齒，我跟嚕嚕都說他笑起來像龍貓，就知道他有多開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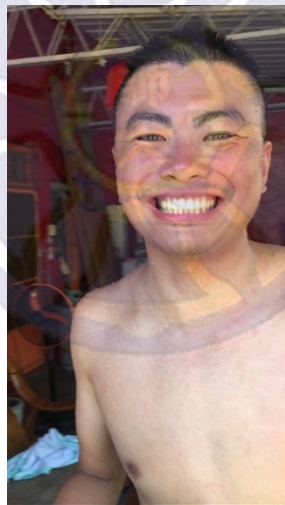


圖 21. 高賽

高賽常說待在台北令他窒息，他總是說：「我覺得來到這我才真的有活著的感覺。」

有時候，跟一個人相處的好或不好，常常透過他所散發出來的氣質就能夠感受到，我跟高賽是同一種人，高賽就讓我有這種感覺，因為我也是待在怒濤，待在海邊才有真正活著的感覺。剛認識時，時常聊天聊到他走去青藏高原的事蹟，我明顯感受到他也是那種喜歡冒險，碰到想做的事情就會瘋狂的去做的人。而且，高賽連開始想衝浪的原因也跟我有點像呢！

高賽：我當初只是想耍帥！！

(焦點團體訪談)

簡單明瞭的一句話，變成了我們相遇的原因。但是接觸衝浪之後，就會發現衝浪並不是個耍帥的工具，它比耍帥的層次要高得多了，而高賽也和我有樣的感覺。

高賽：這個是第一次下水時就有的感覺，就是在花蓮的磯崎，我爸第一次帶我跟我弟下水，那個時候只會坐在練習板上，在 outside 坐在練習板上面的時候，都沒有人，就只有你然後海水跟大自然，在那個時候跟在都市裡的感覺不一樣，因為在那個時候可以很輕鬆的知道就是很認真的在呼吸，很認真的在感覺水接觸到我身體時候的觸感，然後風吹過我身體的那些感覺，那些感覺我覺得很真實，然後那些感覺也是我覺得是生命本來就應該要有的東西，但是我們的教育還有我接觸到的環境都是在消滅這些生命中應該要有的體驗。

(焦點團體訪談)

在某次搭高賽便車一起回台北時我問道：「高賽，所以你是什麼時候覺得自己超喜歡衝浪的。」

高賽：「我很享受與大自然對話的時光，沈浸在只有我和心的時空。」

見他又在故作浪漫，我說：「你可以講的正常一點嗎？而且你也沒回答到問題。」

但他仍舊故我的繼續說道：「在衝浪的時候，一切都會安靜下來，儘管浪不斷跳出大海的框。空氣中的水氣、時不時下起的雨、被海流帶走的記憶、晚霞的風景、等浪的意義、颱風留給我的紀念品，於是我深深的愛上你。」

就像我說的一樣，衝浪帶給我的是微妙的平衡，跟大海合而為一的一個真實的存在感，這才是衝浪真正讓人著迷的地方，也讓高賽深深的著迷，只是他用他藝術家的浪漫風格說出他為什麼愛上了衝浪。

而跟高賽差不多時期，比他晚一點點與我們密切接觸的，是楊育諺。育諺是我大學系上的學弟，大家都叫他北大金剛狼，從這冠上學校名字的綽號就可以聯想到他在學校

算是風雲人物。育諺同樣也選修過衝浪課，只不過當時並沒有像我這樣馬上的持續下去，上完課過了一年多後，他才向老師表示說想要買張衝浪板，因為他想繼續衝浪。而既然喜歡衝浪的話為什麼是過了一年多以後才回來繼續衝浪，育諺說是因為那時太忙，他本身有參加學校游泳隊的練習每個週末都要晨練，所以當時無法馬上持續的衝浪。在過去，育諺是個很在意別人眼光的人，做許多的事情都很在意別人的評價，所以，當他說到想衝浪的原因時，我一點也不感到驚訝。

育諺：因為我覺得，第一個你很帥，第二個是你有很多異性的朋友。

(焦點團體訪談)



圖 22. 育諺

聽到育諺這麼說，讓我想到在某次跟育諺及一些朋友聊天時聊到過去大學的回憶時的對話：

我：「其實我覺得可以到北大運管來真的很好，因為到這來我才認識了衝浪、認識保羅老師、還有怒濤掃地仔這些人，雖然可能我不唸北大運管的話可能還是會接觸到衝浪，但很有可能就不是被老師教到，也不會到怒濤來，也就不會變到現在這樣子。是因

為在怒濤學會衝浪，我才會這麼愛衝浪，我不覺得在其他地方或俱樂部學衝浪的話，我會這麼喜歡衝浪，甚至決定想試試看往這方向前進。」

育諺：「真的，如果不是老師跟怒濤的話，我們一定不會像現在這樣這麼愛衝浪。」

育諺接著繼續說：「我還記得那時候上衝浪課的時候我覺得超爽，我可以跟別人講我會衝浪了耶，多帥！！」

儘管育諺一開始的動機可以說是很不單純，但在真正與怒濤掃地仔相處而融入了浪人的生活之中後，已經有所轉變。現在的他，跟我一樣眼中只有浪了，而不會成天在意別人的想法，只專注在衝浪上面，最好的證明就是如果只是想要帥的話，那他在夏天的時候來衝就好了。而依據他的說法是：「衝浪讓他越衝越上癮，最後無法自己」。

育諺：我本來以為，學衝浪可以跟你一樣認識很多女生，可是後來我發現，那是人的問題，我還是沒有辦法靠衝浪耍帥，可是衝浪還是很爽的。就是真的你要自己去站在板子上面，站在浪上面，你才有辦法體會，我也真的說不太出來，就是很爽！

(焦點團體訪談)

衝浪時的感覺，真的只有自己親身站在板子上面時，才能夠體會。就像徐敏家 (2009, 頁 1) 中一開頭就說到：「在衝浪圈子中流傳著一句話：Nobody knows the feelings」一樣，只要是喜愛衝浪的人，跟其他人分享衝浪時都一定會說：「你不來衝衝看，是不會懂的」。就像阿鴻在訪談時也有講到：

阿鴻：差不多就是這樣辣，唯一有差的就是對於沒有衝浪的人，你怎麼樣跟他講他都是感受不到大海的美好。

(焦點團體訪談)

因為大海的無限美好、及衝浪帶給我上癮的快感，讓我一但接觸到衝浪之後，很難不愛上這項運動，也包括了在海邊的衝浪生活，那種輕鬆自在，怡然自得的生活，在匆忙庸碌的都市裡面，是沒有辦法體會到的。

二、海很藍但我們不藍，我們很 Yellow

有一次，衝浪衝到起風，浪被吹亂了，我與老師拿著板子準備走上提防，在沙灘上走著走著，看見一個中年樣貌的大叔，衝浪板放在腳邊，坐在一顆漂流木上就彈起了吉他，想必也是在等風停浪況變好後再下水。

看著他自得其樂的樣子，老師對著我說了句：「你看，這才是真正的 surfer。」

的確，早在衝浪大流行之前，1930 年代加州的 surfer 們早已在沙灘上彈著琴喝著酒，享受著衝浪生活的美好 (陳韻祥、佚恩章，2009，頁 14)。營火、吉他，在世人的眼中已經與衝浪密不可分，嚮往這種生活方式的人也不在少數。

而對我來說，這並非嚮往，這就是我衝浪生活中的一部份。在夏天與冬天天氣好又不是很冷的晚上，有時喝了一點酒之後，我們就會翻出一些怒濤內舊的傢俱或是木材，搬到沙灘上堆好之後，淋上煤油點燃，再從沙灘上隨手拖來一些木頭，又或是席地而坐，就這樣圍著營火，有的人聊天、有的人唱歌、會彈吉他的就彈著吉他伴奏，好不快活。



圖 23. 某天晚上燒傢俱當作營火的照片

育諺高中時因為社團關係就已經會彈吉他；高賽則是自己平常閒暇之餘就在自學吉他，每當這種場合就是他們表現的時候，由其是育諺，最喜歡拿彈吉他當藉口躲酒，因為他酒量最差，每次快喝醉時候總會說：「我去拿一下吉他」，但其實常常是走去廁所抱馬桶；高賽則是每次都是彈 Coldplay 的 Yellow，但每次彈都會忘詞，明明那時一整個夏天每天都在彈，卻還會忘詞，我真是真服了他。



圖 24. 育諺喝酒後彈吉他的照片

或許喝了一點酒後，和弦彈的不是那麼準確，但對我來說要的是那在笙樂之中恣意開懷暢飲的氛圍，而當靜謐的望著營火時，彷彿在火舌的波浪之中可以看到自己與大夥在海浪上徜徉的身影。

在怒濤的生活是最自在的，讓我能夠盡情的展現自我，也讓我的身心靈都能得到無比的滿足。

三、感恩、磨合

當然，在怒濤自由自在生活的背後，我們這些掃地仔們還是很自制的，怒濤內的環境整潔我與大夥兒是隨時隨地都會去注意並且維持絕對的乾淨。許多人都會認為浪人們都很恣意妄為的過生活，也因此常常將隨性與髒亂連結在一起，其實不然，對於整齊乾淨的要求，我比誰都嚴格，甚至會為了一些小角落沒清掃乾淨，就扯開喉嚨怒罵。

第一次見到高賽來衝浪時，我跟嚕嚕什麼話都沒說，高賽自己抓了掃把就開始幫忙掃起地來。從認識高賽，到我們開始真的認知到我們是一個團體之前，高賽每次都會自動自發的幫忙打掃怒濤的環境，因為高賽如此的將怒濤視如己出，我跟他自然很快地就真的混在一塊兒。雖然高賽有時做事情步調稍微慢一點，可能因為他藝術家的性格使然，他做事情總是有自己的節奏，導致有時覺得他有點過於超然無法跟我正常的對話，就與剛剛提到的例子一樣，時常與他雞同鴨講，但經過這麼長久的時間下來，我想我們靠的是默契，而非言語。就像我們對於能夠有怒濤這麼好的環境，對於這個地方都是滿懷感恩的心一樣，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卻也彼此心知肚明：

高賽：就是這邊，給了太多了然後，就是有一點像父母這樣你不知道要如何去回饋他才能達到這個平衡，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才會想要多多少少為這邊做點什麼這樣子。

(焦點團體訪談)

高賽這麼說的好像自己在還債似的是有些過頭，但也確實如此，怒濤確實是有如父母一般庇佑我，也寵著我；給予我這個遮風避雨的所在，也給予我心靈上的豐衣足食，最後，他教導、培養我身為一個浪人該有的行為守則、態度，對於怒濤，我有說不完感謝，所以我希望留在怒濤，持續為這裡付出一點微薄的一己之力。

相較於高賽，育諺是感情比較豐富的人，雖然做事有點懶散、過於有個性，但只要你能說服他，他都會認同你的做法並且跟你一起出生入死。

育諺：在這邊很幸福的同時又覺得壓力很大，以前會覺得壓力很大，因為那是性格問題，我以前比較散漫然後常常有什麼就是該注意的事情我都會注意不到，所以就變成會有被指責的時候，其實被指責是還好，只是因為個性的差異，所以會蹦出很多火花。

(焦點團體訪談)

育諺所說的火花指的就是跟我之間的磨合，在剛開始育諺想像我一樣待在怒濤依附在怒濤底下時，時常無法達到應該需要遵守的一些規矩，或是像他說的一樣，散漫，因此有點讓人覺得，特別讓我更是這樣覺得，他不愛怒濤。但我知道，他不是不愛，只是他需要一點改變。而我也需要一點改變，我跟育諺在溝通時的方式不盡理想，所以我也在學習如何更好的與他相處，幸好後來我們相處得還算不錯，證據就是，我們已經很久沒起口角拉！

最近覺得跟楊育諺的溝通有越來越好的跡象，不知道是我自己的想像還是真的是如此。雖說以前常常跟他因為做事的觀念不合而有口角，但近來覺得我們已經磨合到找到我們可以很順利溝通的方式，少了很多爭吵，多了很多的是歡笑，本來嘛，一起衝浪就是該開心，覺得這樣很好。

(研究日誌：2016/10/22)

因此，由於個性關係，育諺留在怒濤的原因比高賽又更偏向感情層面一點：

育諺：那時候我只是覺得說，如果只是會員的話就會變成好像跟大家有點距離吧，然後我就會覺得如果真的很喜歡這一群人的話就大家一起努力！然後再加上就是有共同的責任要完成的話，就會感情更好，我那時候是覺得這樣，就是抱著一個想要交到很多好朋友的心態。對！一開始是這樣。

(焦點團體訪談)

到了這時，我跟嚕嚕、高賽、育諺，我們四人開始時常一起衝浪，也一起打掃怒濤，到了晚上就一同喝酒休息——不過往往只有育諺會喝醉——等待明天的好浪，尤其是我、嚕嚕、跟育諺因為都同在北大的關係更常一起去衝浪，一起回學校，記得有一次，育諺有開車，我們在衝完浪之後就去逛了基隆廟口夜市，三個人就這樣在夜市裡吃小吃，邊走邊笑鬧，那時我心裡深切地感覺到：「我有一起衝浪的朋友了」。這是我剛開始衝浪時怎麼樣也想不到的局面，原來，雖然衝浪是個人的運動，但是有人跟你一起衝的感覺，竟然這麼的棒。



圖 25. 我、嚕嚕、育諺三人在基隆廟口的合照。資料來源：截自研究者社群軟體頁面

那陣子高賽一時興起在臉書上面創了一個社團，就叫做「怒濤掃地仔」。誠如老子所說：「無名，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當有了名字之後，萬物才開始具備了它的意義，這名字代表了我們幾個是在怒濤幫忙雜務兼衝浪的同伴，我們已經開始有了一個

小團體的樣子，只是我自己對於此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概念，等到日後這團體的概念才慢慢的清晰起來。



圖 26. 怒濤掃地仔臉書社團頁面。資料來源：截自研究者臉書頁面



第四節 靈活又玲瓏的胖子—阿鴻

一、胖到衝不動真難過

高賽：「想帶我弟來衝浪。」

我：「好啊。」

高賽：「可是我怕他很胖衝不動。」

我：「是多胖。」

高賽：「我弟他真的很胖他一百多公斤，我打架都打不贏他。」

我：「呃....」

那年有一陣子，高賽常常說起他弟，說要拉他一起來衝浪，每次講到也都會說他弟很胖可能會衝不動，高賽的弟弟叫高齊鴻，我們都叫他阿鴻。阿鴻也效仿了高賽來了一場冒險，不過不是從雲南到青藏高原這麼遠，是從吉隆坡走到新加坡，也跟高賽同樣是零元旅行，兩兄弟個性真是一樣浪漫。其實阿鴻一開始對於衝浪沒有特別嚮往的感覺，但被帶進這世界之後，他就再也離不開了：

阿鴻：其實一開始我也完全不知道有衝浪這個東西，是後來因為家裡的接觸才開始衝，衝一衝之後就，常常可以衝那種比較大的，然後體驗那種好像要死掉可是又不會死掉的感覺，其實還不錯。就是當你九十度面對水的時候的那個感覺呵呵！站在板子上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很浪漫。

(焦點團體訪談)



圖 27. 阿鴻

第一次見到阿鴻的時候，發現他真的很胖，那時阿鴻他 109 公斤，因為體重太重，連衝浪板的浮力都不太夠支撐他衝浪，除非浪要到一定的大小才行，但當時阿鴻又是剛初學衝浪，怎麼會衝大浪呢？所以當時他衝浪真的受了許多挫折，就連只是普通的趴在衝浪板上划水，他也會自己慢慢沉入水裡。冬天有由北流向南的海流的時候，幾乎是每次都看著他從雙獅海灘的左邊被流到最右邊¹¹才很無奈地上岸，但上岸後往往仍不死心，再走到最左邊又下水，然後又再次被流到最右邊上岸。通常我下水一次大約 2 個小時，阿鴻就這樣循環了 2 個小時，然後等我衝完上岸了，他才跟著我一起上岸，差別在於他一道浪都沒衝到，就只是為了游出外海等浪，換作是我，自認應該堅持不下來。但是為了維持阿鴻所說的浪漫，他不得不付出努力，最後他終於決定，減肥！認識阿鴻幾個月後，有一天上岸在後院沖澡時，阿鴻就突然宣布了這個消息。

阿鴻：「我後面可能會有一陣子不會來衝了。」

我、嚕嚕、育諺同時都說：「為什麼？」

¹¹ 海灘的左邊為北邊，右邊為南邊

阿鴻：「沒有辣，我是真的覺得我太胖了板子都撐不起來，所以想先練拳減肥一下，等減的差不多我在回來衝浪，不然每次都站不起來，很沒意思的啊！」阿鴻看起來有些無奈地說。

我：「好喔...你加油。」

阿鴻說到做到，回臺北就開始拾起很久沒練的拳擊，戴上拳套減肥，後來阿鴻回歸並且持續衝浪的時候，他體重已經減了不少，後來有次我跟他聊天才聊到這段往事。

阿鴻：「我記得是有一次 228 前偶爾來衝一兩次，可是太肥覺得很累，回臺北之後還是很想衝，就好像記得減到 90 幾然後就開始衝了。」

我大笑說：「喔對練習板都撐不住！」

阿鴻自己也笑了：「對！實在肥！」

阿鴻其實在國小到國中時都是柔道校隊，後來沒練了以後也完全沒有從事其他運動，加上本身又因為喜愛玩電動而時常就待在家裡沙發上，再加上到了大學後阿鴻在鐵板燒店打工，吃喝都不用錢就因此每天都飲食過量，導致了阿鴻的體重直線上升到如此驚人的地步。那時我記得從阿鴻開始說要回臺北減肥到那次二二八紀念日假日時也不過時隔 2 個月左右，兩個月的時間他體重已經從 109 減到了 90 出頭的數字，2 個月要減去十幾公斤的體重也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必須付出很多的努力跟堅持。除了運動改變體質之外，飲食也是需要嚴格的控制，才可以有如此的成績。這種過程是痛苦的，但是為了衝浪，阿鴻可以說是豁出去了，一切都是為了可以再次浪漫的站上衝浪板，騎在浪頭上面：

阿鴻：一下水嘴巴就會自己仰起來吼！

(焦點團體訪談)

阿鴻的努力也沒有白費，最終阿鴻嚐到了甜美的果實，雖然說，對阿鴻來說那時衝到的浪仍然沒有很多，卻已心滿意足。因為可以下水，對我們來說就已經很幸福了。

二、嗜酒的宅男

阿鴻真的很喜歡打電動，他待在臺北的時候就天天都窩在房間裡面打電動，各種遊戲他幾乎都會一點，尤其是格鬥遊戲特別厲害，還買了特殊的搖桿來玩。愛打電動的程度到阿鴻到了怒濤也一直在打電動：

我：你們想一下然後描述一下說我們在這邊可能來到這邊一整天，我們都是怎麼去過我們在這邊的日子？

阿鴻：下水，打掃，滑手機。

(焦點團體訪談)

簡單的七個字，就描述了阿鴻在怒濤裡白天做的所有事情，現在手機都已經是智慧型手機，玩起遊戲來尤其方便，每天起床看浪、下水、上岸後打掃完後，阿鴻可以從吃早餐開始就一路玩手機遊戲到下午再下水的時候。雖然我自己本身也挺愛玩手機遊戲，但像阿鴻如此熱衷的人，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不過在怒濤裡就是這樣，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阿鴻每次就躺在沙發上玩手機，卻依然跟我一起談笑風生，等待再下水的時候。

除了玩手機之外，阿鴻其實也算是個嗜酒的人，他也說過自己在臺北晚上沒事在打電動時，會配個一兩手的啤酒，電動配上啤酒，又再次說明了阿鴻是怎麼胖到 109 公斤的。而這正好與我非常契合，在海邊白天衝浪衝累了，晚上在怒濤內時常就會配著啤酒聊天，夏天炎熱的晚上配著冰涼的啤酒，喝下去那一口沁涼的感受，真是天堂來的飲料。

三、做人，凡事感恩

對我來說，在怒濤裡我學習到了許多，從最先開始學習到的衝浪，接著學習到了一個衝浪的人應該有的態度，那就是對於大海的尊敬，尊重自然的心，以及與大家分享海

浪的態度，最後將這個態度放在面對生活中所有的事情上面，我發現我不管面對什麼樣的人、事、物，都會抱持著一個知足、感恩、感謝的心情。讓我跟在怒濤相遇之前的我有著非常大的改變。舉例而言，過去的我會覺得打工再怎麼多，錢卻也不夠用，但現在的我即使沒什麼打工，卻覺得已經很足夠；過去的我覺得把事情、工作做完就好，在怒濤改變我之後，現在我不論對於在微小的事，都不只是要做完，而是會盡力做好。回首看著過去的自己，會覺得過去的自己真的是個長不大的孩子，對於物質充滿了慾望；也對凡事充滿抱怨。但在怒濤、大海、跟海浪的薰陶之下，我得到了許多，也成長了許多。這點，阿鴻與我有同樣的想法：

阿鴻：應該是說因為我已經在這裡得到了什麼，所以我會為了這裡付出。因為我已經來了，然後得到了，你知道凡事要感恩。我覺得這算是一種成長。當你發現我們自己在這邊做一直做事然後衝浪你就會發現一件事就是我們在這當中可以得到別人很多得不到的東西，什麼衝浪的技巧，生活的態度都是。

(焦點團體訪談)

阿鴻這樣一說讓我深有同感，凡事感恩、受人點滴，當湧泉以報，我想應該都是從小就被教導的事情，但被教導與真心的體會到是兩種不同層次學習。我與怒濤去除了金錢，彼此間只剩下更純粹的關係，讓我得以體會真正感謝的心情是怎麼一回事，時時都會惦記著，不知道應該要怎麼回報才算足夠，這樣的一個心情。

雖然阿鴻人平常看似最不正經，常常用浮誇的字句開玩笑惹大家笑，像是他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這人不說謊的。」，可是他偏偏是最常說謊的那個，也不是真的說謊，只不過阿鴻講的話有大半都是玩笑話，所以既使他很誠懇的回答我問題時，我也覺得他是在開玩笑，不過這次，我真的相信他說的話，相信他對怒濤是充滿感謝的心情，因為我也是。

第五節 大容、子靖哥倆好

一、難兄難弟

就這樣過了一個寒暑，經過了冬天的好浪跟幾個颱風的大浪，再次，炎熱加上風平浪靜的暑假來了。這個暑假老師跟我說想要找個能夠一週五天都在怒濤的人手來幫忙，畢竟平常我跟嚕嚕也有學校的事務或是打工，已經沒有辦法每天都在怒濤。所以我就在臉書上發佈訊息，也問問身邊的人有沒有興趣，其實在怒濤真的沒什麼事情要做，反而來了得到更多的是我們，這又再次的說明了我們有多幸運。那年打工認識了子靖，剛認識時子靖就一直對我表示有想學衝浪的興趣，但可惜的是他那時是學校籃球隊的隊長，必須要肩負起球隊的責任，但子靖馬上介紹他另一個想學衝浪的朋友—大容，他跟子靖是從國中就開始一起打籃球的哥兒們，這就是大容接觸我們的原點。至於大容怎麼會想要學衝浪的理由，我覺得他是想挑戰自己。

來怒濤之前基本上還是要進行面試的，而且會是要親自到怒濤來面試，畢竟如果真的很想來到這一起學習衝浪的話，相信絕對願意跑這一趟的。大容來面試時的情形我依稀還記得，當時我剛衝完早浪，坐在門口抽煙，看著高高的一個人朝怒濤走來，怒濤的客人都是預約的，所以我曉得那應該就是來面試的大容了。

我：「哈囉你好，你是來面試的對嗎？」

大容：「對，對。」

我：「ok 好，你東西可以放在長椅上，等一下喔老師等等就來了。」

大容：「恩好，謝謝。」

我：「你以前衝過嗎？怎麼會想來這裡？」

大容：「有，有玩過一兩次，就覺得還蠻想學好的，所以我朋友跟我說來這邊很好我就來了。」大容口中的朋友就是子靖。

我：「那你之前衝的時候有站起來嗎？」

大容先是尷尬地一笑：「很少，覺得蠻難的，所以想說來試試看把它學好。」



圖 28. 大容

對大容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個非常認真嚴肅的人吧，大容對於我交代的工作總是只有一個字—好，交代他的工作也總是馬上就會完成，讓人很放心。後來仔細想想，我想大容所表現出來的態度跟他從小就是球隊出身有所關係，學長學弟制的觀念在大容心中，我、嚕嚕、育諺、高賽、阿鴻對於他來說就像是學長一樣，因此在一開始大容對我們總是表現出非常尊敬也很有禮貌的態度，有禮貌非常符合在怒濤必須要有的態度，我們對於前輩們也都是非常尊敬，不過大容似乎有些太過拘謹，在一開始我跟嚕嚕嘗試著想讓大容早點放開心胸自然地與我們相處。大容的拘謹持續了一段時間，在大容來到怒濤後半年，我們舉辦的第二次春酒，他喝醉了，酒，總是能卸下人心的裝甲，讓我們能夠更靠近彼此，在那次春酒大容醉得可以，也醉的開心。從那次之後，大容就變了，少了一點嚴肅，多了幾分笑聲，那陣子開始，禧哥就常常調侃大容。

禧哥：「唉唷容哥，這不是容哥嗎？容哥好！又要叫我去掃地嗎？」說完還彎下腰鞠了躬。

大容又是那尷尬的笑臉：「禧哥別這樣拉。」

禧哥：「怎麼了容哥，要我掃地嗎？是您吩咐我照辦。」

大容還是一臉尷尬：「沒有辣禧哥！」

大容因為喝醉酒不小心失態，從此就免不了被禧哥調侃的命運了。而我在旁邊則是每次都笑得捧著肚子，一方面覺得好笑，一方面也覺得大容終於融入了怒濤這大家庭而感到開心。因為我又多了個夥伴，我們這團體逐漸變大了起來。

不過雖然大容是個運動員，外型給人的感覺也蠻陽光、外向，但大容的心思其實是很細膩的，有時，在與人相處的過程中受了傷，大容往往會藏在心裡面，等待眼尖的人去發現，而萬一有了太多的傷害，大容就會自然的漸行漸遠。

大容：小時候接觸的運動，大部分是球類、田徑，這些需要群體做競爭的運動，團隊運動有其魅力之處，但是當發生輸掉比賽，或是理念不合，很容易澆熄你對這項運動的熱情和堅持，消磨你的並不是運動，而是人，你還是熱愛這項運動，但卻無法盡情的享受。但是衝浪這項運動本身卻不會因為人而有過度的包裝與競爭，保持著他讓人嚮往之處，我們是在和海浪打交道，而非人。

(大容，訪談稿)

除非自己不要命了，否則大海不會傷害我，她只會無限的包容我們的一切，不論好壞。所以衝浪，不會讓我受傷，只會填滿我的心靈；所以衝浪，才如此的令人嚮往。

過了一年後，子靖馬上跟隨著大容的腳步踏進了怒濤的大門：

最近店裡新來了一個工讀生叫子靖，說是新來，其實在之前也就認識了，是大容的朋友，子靖去年在烏石港的衝浪國度衝浪店打工換宿過，那時大容剛好剛來到店裡，子靖就常來找大容聊天打屁。看著子靖從那時候開始就也一直很想加入我們

(研究日誌：2016/6/18)

2016年，是怒濤的第十年，這代表著當初老師所簽下的租約即將到期，而房東表示說自己也即將退休想搬回宜蘭居住，也就是說，我們得另尋他處，雖說期限是到2018年初，但一年多的時間要找房、裝潢，也迫在眉睫。老師當然想將怒濤繼續延續下去，儘管這兩年來轉變為完全只針對學校課程的學生開放而已，老師還是想要繼續下去。過了

不久老師在離怒濤不到五百公尺的地方便找到了一間出租的空屋，但一去探查環境後，



發現房子破舊到可以說是廢墟，不僅整間屋子堆滿了垃圾，磁磚跟天花板都有許多地方破裂、漏水，甚至沒水也沒電。儘管如此，我們仍然看好這間房子的潛力，準備花時間整頓整頓，也就是說我們再次需要人手了。這時我們雖仍然幾乎是週週見面一起衝浪，但已經變成只能固定六日放假時才能衝浪，平日時，嚕嚕、高賽已經在工作；大容、阿鴻則是在忙著用畢業專題，再加上阿鴻過去的不用功導致他現在要補修的學分太多，平日連想健身都很難有時間；育諺雖然即將畢業，但他跟阿鴻有差不多的情形，他必須暑假修，才能順利畢業。因為這些關係，在這一年的暑假我們打算再找一個人手來幫忙，於是子靖的機會來了，本來就一直想要來跟大容一起衝浪的他，馬上就跟老師說他可以來幫忙，而來到了怒濤。

圖 29. 子靖

相較於大容的細膩，子靖的神經比較大條一點，他很開朗活潑、天真，在團體裡面可以當大家的開心果，會自嘲也能承受玩笑，非常的單純，所以一來馬上就融入了我們大家，有說有笑的。

子靖：「我覺得我第一天來就融入了！」

阿鴻：「沒有吧！」

育諺：「那是你自己融入我們沒有覺得。」

阿鴻：「什麼融入，誰跟你融入。」

育諺：「在那邊攀關係喔！」

子靖話越說越小聲：「第一天來就跟學長說很多話啊...」

阿鴻：「你第一天來我可不在喔！」

子靖：「什麼！他就是走之前跟我說什麼晚上有鬼小心一點（大家笑成一片）。」

高賽：「我記得我記得！每一個都這樣跟他講。」高賽笑著說。

從這段訪談時的對話就可以看出來子靖在剛來的時候就跟大家打成一片，不是因為我們嚇他有鬼，而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跟他有許多互動，子靖的單純，讓我們都很喜愛，連他來學衝浪的理由也是很單純的：

子靖：我想親近大自然。喜歡自由自在的感覺，不用跟別人競爭，自在享受自己跟大自然相處的時光。

(焦點團體訪談)

不只是子靖，怒濤裡喜歡大海的大家，就算原本不單純的，在這段時間我們都慢慢的變單純了，因為我們都有一個明確而且非常單純的目標，那就是每一天都在等待好浪，然後下水衝浪。

二、最開心的暑假

那年子靖在當兵，他低著頭說：「在怒濤的那個暑假就是我這輩子最開心的暑假吧，像現在當兵就覺得以前那段時間很奢侈，因為每天一個禮拜七天有六天在海邊。」

子靖與大容來到怒濤的方式都差不多，都是在我們需要人手幫忙的時候藉機會來到這的，只不過大容比較輕鬆一點，大容那時只需要顧店，更何況其實我們客人都是預約好，所以也不需要特別顧著；子靖就比較累了一點，那棟房子簡直就像是廢墟一樣，子靖每天忙進忙出，一下拆木板，一下又要掃磁磚，花了好一陣子才把房子給清空。只不

過令人難過的事，後來因為與房東有無法協調好的地方，就決定不租了，子靖他因此白忙了一個多月。除此之外，子靖在怒濤的生活就像我每天的生活一樣，早起看浪，打掃門面，剩下的就是等好浪了。

某個夏天因為沒浪兒悠閒慵懶的下午，我跟禧哥坐在前門抽煙，抽個幾口過後我對禧哥說到：

我：「禧哥，像我們這樣，就算沒浪也要來，好像跟上教會一樣。」

禧哥：「來充電啊，來這邊就是來充電的。」

禧哥說得沒錯，就算沒有浪，待在怒濤內，感覺就像是被插上了電線一下，一點一點填滿了我身體的能量，讓我能夠再回到城市面對庸碌的一切。

這樣的場景，經常發生在怒濤的白天，打掃只佔了最小的一部分時間，最常的是坐在門口望著馬路對面的竹林，看著那些竹子的葉子有沒有在晃動，要是沒在晃，平靜無風，那就代表浪型可能不錯該下水了；萬一微微晃動或是風很大的話，那就只好坐著等風停，因為風會把浪給吹亂。大家坐在門口等風停，有一句沒一句的聊著，阿鴻則八成是在玩手機，有太陽的話，躺在停在門口的船上曬太陽，常常曬著曬著一個下午就過了。

到了晚上，大夥兒時常就坐在後院，喝點小酒聊天，閒話家常的話題也有，但最常聊的還是今天衝浪衝得如何、哪個動作有什麼問題、或是今天浪大衝的特別開心，就像禧哥常說的：「有浪，有管，有開心」。



圖 30. 衝到好浪時禧哥開心的樣子

三、怒濤就是這麼簡單

大容跟子靖這對難兄難弟，就也留在怒濤跟我一起衝浪了，其實子靖在前一年就幾乎天天都來怒濤找大容閒聊，衝浪國度在烏石港，而怒濤在雙獅海灘，子靖就每天騎車來，從那時候開始他就表現出很想來跟我一起衝浪的渴望。

說到為甚麼想來怒濤，子靖說：「因為其實我本來在大容來之前就想來這裡只是那時候沒有時間。後來在衝浪國度待了一個月我覺得，其實那裡環境不錯可是就覺得好像跟大家的牽絆沒有那麼強，而且覺得對那間店不用說多大的責任跟什麼，就好像我是來這裡純粹就只是打工然後換一點時間去用你們的板子去衝浪。可是我覺得在怒濤這裡像是前輩在教導我們，可是在那邊就是老闆對員工的感覺，就是完全不同感覺，這裡就像個我們家的感覺吧，就像你不能用金錢去衡量的東西，因為我就是喜歡一個團隊最單純存在的感覺。」

就像子靖說的一樣，去除了金錢關係，像家一樣，每個人都會互相照應。衝浪也是個需要夥伴互相看照的運動，否則在衝大浪時出意外非常危險，所以我每次在下水時候會注意大家，或是今天要在新的浪點下水時，會有前輩或是我會帶著後輩一起下水，叮

寧他們需要注意的地方，才能避免意外發生。但常常，其他俱樂部或店家卻不是這樣，記得子靖在衝浪國度那年的時候，有一次颱風天我跟嚕嚕去福隆看浪遇到子靖，剛巧衝浪國度的人帶著他們工讀生也一起去福隆衝浪，但一下水後衝浪國度的人卻完全沒有在水上看顧他們，也沒教他們衝浪時應該要怎麼做比較好（研究日誌：2016/6/18），這好像他們完全沒有關連似的，這在怒濤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大家在怒濤，對待每個人都是以心相待的。

因為怒濤就像家一樣，所以我們都選擇留下，然後我們就成了真正的家人。



圖 31. 怒濤掃地仔全員合影，左來第 2、3 與最右為前輩及友人

第六節 一股在背後緊緊抓住我們的力量

一、同樣的風格

如同化學分子一般，從開始一起衝浪以來，我跟掃地仔們就彼此緊緊繫在一起，每個週末一起衝浪、晚上喝酒聊天、颱風天就一起翹課或向公司請假去追浪，甚至一個禮拜不衝浪就會讓我渾身不自在，心情不愉快。因為在一起的時光太過愉快，太過理所當然，讓我從來不曾去思考是什麼造就了我們變成這樣子的關係，只覺得冥冥之中就是緣分在作祟。但是在我這樣往前一回想，揭開我的記憶，在這緣份背後，是有許多原因可以去發掘的，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我跟掃地仔們被衝浪吸引的原因都很相像阿！

我對於衝浪最初的印象就是帥氣與有趣；嚕嚕也是因為電視上播出衝浪電影而覺得衝浪很帥；育諺跟高賽則完全就是為了耍帥才來學衝浪的；阿鴻也覺得他站在板子上時是很浪漫、帥氣的；子靖跟大容兩個好兄弟在剛來到怒濤時看到老師衝浪的照片也是「好帥！好帥！」的直喊。這樣子回顧我跟每個人認識的起點才發現，原來我們都是同一種人，一開始很膚淺的被衝浪吸引的呀！

再來我想是我們幾個都有著相似的個性、跟生活風格吧，我們都是偏愛冒險的人啊！我們幾個似乎都有一種喜歡冒險的特質。記得那次去豐年祭順道去花東衝浪，那年碰到颱風，很多地方浪都很大，有一天去到雙橋，禧哥判斷浪況不好衝也有些危險，我們就在那邊看浪看了一整天，只能在旁邊的小溪堆石頭。但育諺卻是不放棄的一直慫恿禧哥想要下水，雖說可能初生之犢不怕虎，看到大浪就想要下水，也算是喜愛冒險吧。後來有個 local¹²來了後硬是下水但只衝了一道就上岸跟我們直說真的太危險，幸好那一次我們真的都沒下水。

¹² 當地的浪人之意

大容跟子靖環島的時候，本來大夥兒都勸他們蘇花公路那段別騎了，坐火車就比較安全，結果沒想到他們還是冒險騎了，回來還一直跟我們直呼危險，也說這是他們難忘的經驗。

高賽跟阿鴻兩兄弟則是自己進行了一場冒險，大哥從雲南走到了青藏高原上，而且是全程不花一毛錢，都是用勞力或是其他條件換取食宿的。高賽還說，那時要通關去西藏時，為了要入境，還爬上峭壁呢...聽到這的時候全部的人都覺得他真的是瘋了。

嚕嚕的冒險有點像是人來瘋，想到什麼就做什麼，也不管當下決定要去的地方有多遠有多累，或是有危險，決定了就是要做到。像是跟楊育諺去西亞高那次，看到超級便宜的機票跟民宿套票就訂了下去，在訂之前也完全不知道這地方的浪如何浪點危險不危險，但事後證明他們衝到超多好浪讓我羨慕的要死。跟這群人在一起，每一天都是一場冒險 (研究日誌：2016/12/19)。

就像嚕嚕說的一樣，我們因為臭味相投聚在一起才會變成這樣子的關係，這個「臭味」代表了我們相像的個性、生活風格，也因為這樣，我們才因此相遇、相聚。

所謂的生活風格，依最典型的說法就是 Veal 所說的，生活風格 (lifestyle) 是「一種生活方式的總和」(Kleiber, Mannell, & Walker, 2011, p 4)。這風格的概念包括了我做什麼事情，也包括了我怎麼樣去做 (趙冉，2000，頁 112)。

生活風格就是一種生活的方式、模式，指的是我如何去過日常生活，展現出我的風格的意象。並且人與人的相遇，並不是偶然，而是由生活風格所牽動著。擁有相同生活風格品味的人往往有著一致的生活路線 (劉維公，2006，頁 26)，因而讓人們會互相因為相似的生活風格而吸引在一起。生活風格是如何將我們吸引聚集的，我想子靖最初認識我的故事可以來說明這一點。

其實子靖能夠加入我們也是一個緣份，也是一段故事。子靖跟我是有一次 NIKE 活動的打工上認識的，那時只是簡單聊聊天，互加臉書而已。他說那時他看到我的大頭貼

是穿著怒濤的 T-shirt，而我的動態常常是與衝浪相關，還在好奇這是什麼樣的衝浪店，但他當時礙於學校籃球隊的練習而無法投身到怒濤來。所以那年加入我們的不是子靖，是大容，子靖就是看到我的照片，動態，被吸引而趕快跟大容說這個消息，大容才這樣加入我們。隔了一年，就換子靖放下身邊的雜務，毅然決然的加入了，造就了今天這麼喜歡衝浪的他，也豐富了怒濤掃地仔的成員（研究日誌：2016/11/5）。

當初子靖認識我的時候，只知道我是他以前打球朋友的學長，後來聽到我有在衝浪，看到我臉書的大頭貼與動態，覺得衝浪很酷的樣子，就時常問我衝浪的事情，也說他很想學衝浪。我當然表示很歡迎他一起來，就叫他有時間有機會就聯絡我，結果，就如我們大家一樣，子靖一來就抽不了身，因為太愛衝浪，太愛我們大家。在現代，休閒生活對於人們來說越來越重要，現在的人們會花上許多時間在休閒活動與生活的實踐上面，因此，在人們實踐他們的休閒生活的同時，也向其他人表達了自己個人生活風格的形象，進而就會吸引了有類似生活風格的人們群聚（劉維公，2006，頁 27）。就像子靖被我所傳達出的形象吸引而對衝浪產生好奇，最後來到了怒濤愛上了浪人的生活；就像我們也都是受到衝浪酷炫的形象吸引，而想學習衝浪來到怒濤，也愛上了浪人的生活一樣。因為，浪人的生活實在太過浪漫，讓人嚮往。

記得有一次，晚上在後院喝酒聊天時，保羅老師說到以前臺灣有一個讓他們都羨慕的外國 surfer，過著令人嚮往的逐浪生活。

保羅：「以前有一個澳洲來的 surfer，在臺灣教書，假日就開車到處衝浪，家當都在車上，最後他死於空難，但是這種逐浪的生活，讓我們每個人都很嚮往。」

俊哥：「噢對啊對啊！還有那個 Bob，最後心肌梗塞死在海上。」

保羅：「哇對啊！那個時候都覺得這樣才是真正的浪人！」

這就是浪人，一個逐浪而居的遊牧民族，這就是愛上衝浪後的我夢想中的生活。

後來再問到老師這件事，他說其實那時候在花蓮臺東地區，有好幾個外國人都是這樣，所有東西都放在車上，就過著逐浪而居的生活，開到哪就衝到哪，每天的生活都是與海浪為伍，難怪大家都羨慕。

生活風格是「任何秀異的 (distinctive)，可被認出的 (recognizable) 生活模式 (mode of living) (劉維公，2006，頁 47)。對我而言，衝浪其實就是一種生活，融入在我日常生活中的許多地方：

呼，呼，強勁的北風在吹。「好冷」。是清晨起床說的第一句話。但儘管今天是今年數一數二的寒流天，仍然起身換好衣服準備要去店裡。跟高賽約好了在他家出發，通常有空的話我是會週五晚上就坐火車到店裡的，昨晚喝了點小酒，就變成今天早上才出發了。我已經很固定這樣子的生活模式，每逢假日，不論風雨，都會到怒濤，這是我的一個生活模式，也是衝浪的一個生活模式，早起出門，只為了衝浪，觀察潮汐時間，也為了等浪。畢竟浪是不等人的，有時稍縱即逝，所以常常即使有些邀約我也會回絕，因為明天一早可能有好浪吶！而就算到了店裡，發現浪不好，就這樣待在店裡，也讓我心靈感到無比放鬆，愉悅，因為這是我海邊的家。

(研究日誌：2017/2/11)

甚至跟食物、空氣與水一樣，變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物：

育諺：這個很簡單回答也不太好回答，就是一種生活！講真的就是這樣。

阿鴻：就是，你可能有一個階段性，一開始衝浪的時候你就會想說喔待會兒可以下水耶，不然就是可能那時候剛開始衝浪就覺得哇這禮拜又可以去衝浪又可以去衝浪怎麼樣，可是衝到後來會，衝浪就是會變成像那種，吃飯喝水一樣，就是你會…

我：融入到你的身體裡面？

阿鴻：對！就是你肚子餓了就是要吃飯，你假日就是要來衝浪！你如果沒有來，你沒有來就會覺得詼怪怪的，這個禮拜好像少做了什麼一樣。

嚕嚕：覺得這是一個比較綜合的，有一點像生活的方式，衝浪是生活方式中的一種。

(焦點團體訪談)

就像大家說的，衝浪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是像吃飯喝水那樣生活上必定會去做的事情，沒做反而不對勁。有一次印象深刻就是嚕嚕有一個禮拜沒有衝到浪，那幾天他只要跟我聊天就會一直說，一個禮拜沒有衝浪真的覺得身體怪怪的，很難受呢 (研究日誌：2016/7/18)。

李大一 (2002, 頁 118) 在紐約新勢力雜誌中的訪問中也說到，衝浪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正因為衝浪是必須倚賴自然條件、天氣、潮汐、風等等的運動，所以更需要付出某種程度的承諾，因為對衝浪而言，可能在早上七點會是某種固定的浪，所以你會跟你身邊的人說你要早起去海邊衝浪，這讓衝浪更像是一種「生活方式」。這樣子的場景時常發生在怒濤裡。

2016 年有一次颱風來之前，我們已經都衝了一整天的颱風浪了，到了晚上回家後，嚕嚕卻在 Line 的群組上又約大家隔天上班前再去衝 1 個 round¹³：

嚕嚕：「明天一早會去衝浪，有人要跟嗎？大概三點出發，預計衝四點到七點，剛好反漲¹⁴。」

鈺權：「早上？」

嚕嚕：「對噢，我八點要去金山上班回程不載人噢，除非想去金山玩啦哈哈。」

鈺權：「好硬¹⁵，但好誘人……」

嚕嚕：「要就快說噢我要睡了，如果要就約三點看要約哪，三點就要發車上交流道了。」

鈺權：「不要好了，我快掛了¹⁶，你小心欸。」

¹³ 1 天下水衝浪 1 次我們稱為 1 個 round。

¹⁴ 潮汐由乾潮位轉為滿潮位之間的時候。

¹⁵ 情況非常艱難的意思。

¹⁶ 非常疲累的意思。

育諺：「好誘人喔，想去！」

鈺權：「回來不太順，不然可加....」

育諺：「載你去搭客運可以嗎？」

鈺權：「你要嗎？」

育諺：「要，在想約哪裡好。」

鈺權：「走，晚上已經發陸警了耶，但那時間應該沒人管，你在三峽不是？」

育諺：「對啊，嚕嚕所以約哪？」

嚕嚕：「那三峽三點出發，可是如果我兩點半打給你沒接的話我就不理你了。」

育諺：「好。」

嚕嚕：「大家晚安，等等見。」

育諺：「等等見...」

我：「你們都瘋了嗎...？」

那天對話結束時是晚上 11 點半，再過 3 個小時他們就要起床出門，才能夠在凌晨 3 點集合出發，那天我衝完浪回家已經累到不小心就睡著到半夜才醒來，看到手機裡的對話我回覆了他們都是瘋子，但說實在話，我要不是精疲力盡的話，我一定也會去的。

因為必須配合許多天氣的條件，比如潮汐的時間，所以我會為此配合海浪安排生活時程，如果明早的潮汐跟氣象等等條件是不錯的話，那勢必今晚要少喝點酒或拒絕掉一些聚會邀約，明天才能一早馬上出發，衝浪。

我跟掃地仔們因為被衝浪的風格吸引而接觸了衝浪，接著再因衝浪使我們有相像的生活風格，從而讓我們聚集在一起，成了一個緊密的團體。生活風格正是形成現代人們群體聚集的力量，生活風格已經是現代人建立親密關係跟集體歸屬感的重要基礎 (劉維公，2006，頁 26)。因此，擁有相同生活風格的人，就有可能發展為族群的關係 (孫治本，2004，頁 84)。因為我們有同樣的生活風格、生活模式，因此們在這些短暫的相遇

中會有偏向聚在一起的本能，這就是 Maffesoli 稱之為群居性 (sociality) 的概念 (Maffesoli, 1996, p 72)。並且在這些固定的生活方式中，我們融入在裡面的各種例行公事、習慣，像是早上起床會一起看浪，晚上會在後院喝酒聊天，使得自我得以延展並因此創造出一種特殊的氛圍 (aura)，而讓人們像部落一般凝聚在一起 (Maffesoli, 1996, p25)。

因為我跟大家有著相同的生活風格，使怒濤掃地仔得以形成。不過除了生活風格之外呢？如果僅僅因為相同的生活風格而讓我們聚集在一起，那我們應該有更多夥伴才是，所以必定還有其他原因才對。

二、一起經歷過的事

法國社會學家 Michel Maffesoli 新部落理論提到，現代社會上存在著許多他稱之為「新部落」的小團體，這些團體與團體之間是用不同的生活風格與品味所區隔開來 (Maffesoli, 1996, p 10)，且團體自身是透過一種氛圍、一種生活方式來結合 (Maffesoli, 1996, p 86)。而這些團體建立的基礎是人與人之間共同的感受 (fellow feeling)，人們從交錯的、偶然的相遇聚散中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氛圍，這種共同的感受是團體聚集的關鍵性力量 (Maffesoli, 1996, p 73)。Maffesoli 將這種共同的感受稱為「美學典範」(aesthetic paradigm) (Maffesoli, 1996, p 10)。衝浪是個人的運動，這樣是如何與其他人有 Maffesoili 所說的這種美學的感受呢？衝浪明明是個人的運動，那麼為什麼我們卻這麼緊密的貼近彼此？明明不需要倚靠他人也能夠一直就這樣衝浪下去的。在海上左思右想著，回憶起來，每次衝到很好的浪的時候；或是衝得特別爛的時候；又或是想要找人討論剛剛自己衝的怎麼樣，有什麼地方需要調整的。尤其是在衝到好浪的時候，做出了一個新動作的時候，特別興奮，特別想要跟人講：「欸欸欸你有沒有看到我剛剛那道，超爽的辣。」這種話。我需要跟人分享我的感受，也喜歡跟人一起討論我的經驗。一起分享，在這過

程當中，我跟大夥兒也會互相了解，感覺到我們是一起的、一掛的，我們的感覺只有我們明白 (研究日誌：2016/11/11)。

我發現在我們一起衝浪的過程中，每當一起衝到好浪的時候，我們會一起興奮，那些浪也會在我腦海裡留下深刻的印象，往往衝到一天的好浪我們就能夠開心好幾天，那幾天就一直不停地說起浪有多麼好，如同 Maffesoli 說的，人們能夠在一些偶然的狂喜時刻之中感受到彼此的連結 (Maffesoli, 1996, p 73)，這些對於好浪滿懷的興奮之情，就是我跟掃地仔們強烈的連結。因此，在我們相處的時光裡，我跟大夥兒有許多共同深刻、美好的時光、經驗，都是與浪有關的。

嚕嚕：就像我們常常會去挑戰就是自己極限邊緣的浪例如颱風浪那些，然後每次前輩帶下水的時候我都會覺得很像老鴨帶小鴨下水的感覺，一隻接著一隻，前面說這樣走我們就跟在後面死命的跟著這樣走，因為沒跟到後面出去就非常的困難，而且那種浪況我們又不熟悉，所以我是覺得那個感覺算是很刺激很緊張的可是又覺得蠻溫馨的蠻好的蠻可愛的一個畫面這樣子。

(焦點團體訪談)

好的浪，往往需要地形的配合，因此對於衝浪來說，地形是非常重要的。不同的地形就有不同形狀的浪，也因為這樣，在不同的浪點衝浪才都會有不同的感覺、樂趣，所以熱愛衝浪的浪人們都時常會尋找新的浪點，體驗不一樣的海浪帶來的感受。並且，常常好的浪都是需要固定的地形，言下之意指的就是海底下是充滿岩石而非沙子的，固定的地形就會有比較固定的潰浪點¹⁷，也不會像沙灘一樣隨著地形的變動浪就被打亂了，所以地形固定的浪點常是浪人們喜愛的。而在每次到新的浪點，再加上碰到大浪的情況的話，地形的不熟悉加上海流的強勁，是很容易發生危險的，所以往往每到一個新的浪點時，前輩們就會帶著我們後輩先講解地形，告訴我說應該要怎麼在這裡衝浪才安全，

¹⁷ 海浪開始崩潰的區域

等到換我帶學弟衝浪的時候，就換成我告訴學弟了。每一個我們一起去過的浪點，在我心裡都留下很美好的印象，除了我在的雙獅外，福隆、大溪蜜月灣、花蓮磯崎、臺東宜灣、八仙洞、東河、金樽，每次下這些浪點都既興奮又緊張刺激，大家一起下更是覺得這些回憶更加美好。

除了每個浪點的美好回憶外，想當然爾衝浪還是伴隨著危險的，在這幾年衝浪的經驗裡，我們也都碰過一些危急的時刻，像我自己也碰過一次腳繩斷掉的經驗，那次也是費了很大的力氣才終於游回岸上，我在游回岸上的途中還碰到外推流¹⁸，游得更辛苦，那次上岸後我也覺得真是大難不死，直接躺在沙灘上一直喘氣。不止我，育諺跟高賽也都有過這種經驗。

育諺：就生死經驗太多了你知道嗎？一天到晚覺得我是不是要死了這樣？

阿鴻：真的會這樣子！

我：那時候雙橋兩個人你還想下！

育諺：呃，哈哈哈哈哈。(大笑不已)

嚕嚕：你差點害死兩個人，三個人。

育諺：就是常常會有這種要死的感覺然後但是又很幸運地死不了，然後你就會，就會覺得這種經驗還蠻酷的，然後有時候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的時候就會有很多話題可以聊，然後覺得這樣子是蠻與眾不同的。

(焦點團體訪談)

高賽：我的印象最深刻是有一次看流流向看錯了，那次是冬天，然後我就自以為是北邊浪！我還跟我弟說喔不要從中間下會被拉到那個南方那個夏朵那邊去，然後就帶著我弟從那個最最北邊的石頭那邊下水，然後大概滑個兩三下潛越個兩次，然後我弟就突然大喊了一聲說要上岸，然後才發現那個流向是吹南風。外面剛好都沒人，然後我又再潛越¹⁹了兩道，石頭已經貼在了我的背後，就是那顆大石頭已經在我背後，我就拼命的要游回沙灘但是流一直往北帶，就剛好抵著那個流，所以就一直在原地，划了大概五分鐘吧就沒力了，我就坐在板

¹⁸ 會將人由沙灘拉往外海的海流

¹⁹ 衝浪時潛入水底躲避浪花前進的技巧

子上面，因為他浪還是打來，我又怕撞到石頭所以我就在石頭前面一直潛越一直潛越，時不時的呢腳跟就碰到石頭一下，然後我就真的覺得沒力了，我真的覺得好像小時候溺水那種，就是叫天不靈叫地不應那一種，過一下想說算了就給流往石頭裡面拉好了，結果拉進去是一片平靜的水面，那邊剛好是浪打不到流也剛好是往外，一進去然後就順順的邊滑水然後手還是會摸到下面的礁石這樣子，就從那邊登陸上來然後腳發軟的坐在沙灘上。

(焦點團體訪談)

雙橋那次指的就是我們第一次去臺東那次了，那次碰到颱風大浪，雙橋那個浪點又屬於比較危險的地形，所以禧哥那次就不讓我們下水，但育諺卻又在旁邊一直慫恿著要下水，幸好那次真的沒下水，否則的話非死即傷。除此外育諺也斷過腳繩，而且是在我們還是初學階段時就經歷了斷腳繩的可怕經驗，那次是育諺第一次衝颱風浪，outside的浪又兇猛流又強，大家都很興奮地趕緊要下水衝大浪。而因為是第一次衝颱風浪，我很警覺的不停觀察有沒有人消失了，果然衝了一陣子之後，育諺就不見了！找了很久後才在岸上又看到他，他說他腳繩斷了回去換了一條，其實他還心有餘悸，但還是硬著頭皮又再下水，事後回想他自己也覺得那次真的很可怕，幸好他以前是游泳校隊的，所以比較可以處變不驚，拼命地游回來。高賽的經驗則是如我所說的，地形與海流的危險性，所以每次下水前，都應該要仔細觀察海流的方向，評估地形的風險，才可以下水，如此一來，才能夠安全的衝浪。

雖說每個人都多多少少經歷過這種危險的經驗，但所幸我們都能有處變不驚的反應，在危機之中還能保持冷靜，所以都在這些危機中安然度過，在度過這些危機之後，當下那可怕的情境，在日後都變成了我甜美的回憶，就像育諺講的，我們有很多這種話題可以聊，這種話題還不是人人都有的。

只要一直持續地衝浪，這些危險的經驗都是我必經的過程，不過，除了這種危險恐怖的經驗以外，更多的當然是衝到漂亮的浪的時候，2016年的第一個颱風，大溪起了超棒的浪，我跟育諺約了鈺權、宇安、還有我的女朋友—芳瑜，我們幾個就衝到了那次的

好浪，嚕嚕沒有衝到，所以上岸回到怒濤後我馬上跟剛到的他說浪有多棒有多好，讓他恨得牙癢癢的！



圖 32. 2016/7/6 大溪蜜月灣合照

那次子靖跟大容在隔天也同樣衝到了好浪，子靖在回想時從頭到尾臉上都掛著大大的笑容。

子靖：「我記得那一天颱風剛走，然後雙獅爆炸，剛好那時候我一個人顧店大容也剛好那天半夜來，然後我們騎機車去老師家餵狗，餵完回來去看欸蜜月灣好像很猛，然後我們又只有機車不可能騎著機車載板子去衝，我就說明天早上搭第一班火車過去。然後隔天我們就真的四點就起床，然後就我就拎著白色黃色，我那時候很菜麻，最長最重那張長板，從這裡走到外澳，大容拿橘色那張板子，我們就坐火車過去，再從大溪車站走到蜜月灣，然後走下去，哇！那個太陽就剛起來，我記得是五點不到十分吧，然後是粉紅色的，對就那個，太陽剛升起來，然後我們就第一個下水，然後就整個是鏡面浪無風哇，那天就我還沒有算自己到底衝了幾道，我記得那天衝了二十幾道。」

我：「二十幾道你騙誰！你划回去等一道浪就要 10 分鐘，你都衝 2 個小時怎麼衝二十幾道的！」

子靖：「嘿嘿，真的辣！超開心的。」

我：「你去死辣！」

不論是因鋒面而起的浪、颱風浪、探索好浪點美麗的浪，只要衝到好浪，就是我與大家共同最開心的時候，因為我是跟大家一起衝到這些浪，重要的是，因為不是每次都全員到齊一起衝到好浪，我就會嘲笑那些沒有衝到的人，在這笑鬧之中，也是我們很好的回憶。

除了偶然的颱風浪外，也有一同去花東衝浪的回憶，自從大家一起開始衝浪之後，有放假就會一直想要一起衝浪，連假的話更不得了，就會想要跑去花東衝，畢竟花東的浪真的是很好！今年過年就趁著機會，看看有誰有空就一起去花東一趟，所以我跟嚕嚕和育諺就一起出發了，到花蓮順便會跟禧哥會合一起衝浪。要去衝浪心情總是特別興奮，比小時候校外教學或是畢業旅行都還興奮，晚上真的睡不著覺呢。

嚕嚕：「明天就要去台東了耶，好興奮。」

我：「睡不著...」

這是在出發前一晚我跟嚕嚕在群組的對話，這次到花東衝浪，對我來說也有一點特別的意義，那就是兩年前我們來花蓮參加豐年祭的時候，也是禧哥帶我們到各個浪點衝浪的；也是我們三個一起出來衝浪的；我們也是，在雙橋跟宜灣衝浪的，時隔兩年，我們還是一起出來衝浪。雖說並不是說有十年二十年這麼長久的情誼，但我感覺我們的感情已經有這麼深厚了 (研究日誌：2017/1/30)。



圖 33. 2015 年 8 月豐年祭第一次去臺東衝浪



圖 34. 2017 春節過年到臺東衝浪

我跟掃地仔之間，不只是一起衝浪的回憶，還有許多一起度過的美好時光，每次聊天時講到這些回憶時臉上一定都是掛著笑容，因為這些回憶都帶給我無比正向的能量。像是過去幾年每當過完年後，我都會舉辦春酒聚會，一開始是一時興起，只是想找大家來烤肉開心一下，到後來我覺得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藉這機會，把大家都聚集在一起，畢竟大家也都開始邁向在社會上忙碌的階段了，能夠有機會全員到齊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藉著春酒的機會，讓我們幾個聚在一起，可以加深我們的感情，也能跟其他前輩、好朋友聯繫感情。



圖 35. 2015 第一次春酒烤肉



圖 36. 2016 春酒包水餃

另外，我們時不時的也會一時興起就舉辦 Home Party，例如火鍋派對，或是就算人比較少也沒關係，我們去超市隨手買個食材就可以烤肉了。



圖 37. 2015/12/5 在怒濤煮火鍋合照

最後每次都最讓人記憶深刻的是一常常喝了酒就到沙灘上升營火，大夥兒圍在營火旁席地而坐，看著火光，彼此靜靜地享受這靜謐的美好時光。



圖 38. 2016/11/15 在雙獅沙灘上喝酒升營火

這些我們共同的經歷、回憶，這就是我與大夥兒彼此之間強烈的連結，也是屬於我們共同的美學 (aesthetic)。依照 Maffesoli 新部落的觀點，我透過風格與掃地仔們集結在一起，而這些共同的感受及回憶就激發出我們的美學，這零零總總的美學體驗能讓我跟大夥兒產生一致的共鳴，與大家共享美的感受，最後，從這些共同的美學體驗中，我們彼此連結，進而產生強烈的情感，最終形成 Maffesoli 所稱的「美學社群」，造成此種現象的要素為共享的情緒 (emotion)、感覺 (feelings) 與情感 (sentiment) (Maffesoli, 1996, p10)。

三、無堅不摧的友誼

我與掃地仔們因為衝浪相識，到後來一起衝浪，一起辦很多的活動，在這過程中隨著回憶的累積，我們的連結也就越來越強烈，在這之中一直在培養、累積我們的情感，形成一個緊密的團體。用高賽說話來講的話，就是我們因為衝浪得到了無堅不摧的友誼。怒濤掃地仔的大家，對於這個團體都是付出了極大的感情，這點是不容任何人質疑的，子靖的眼淚可以很好的說明這一點：

像這樣都是自己人，還有少數當天的客人跟新朋友，聚在一起烤肉、聊天、喝酒，真是世上最棒的事了。得友如此，夫復何求呢？在這樣的場合，我們這些老朋友可以增進我們的感情，又能夠認識新朋友結交新的友情。尤其在酒酣

耳熱之後，有些人就會開始吐露很多心聲了。通常，越醉的，吐露的就越多。這次最多的應該就是林子靖了！可想而知的，最菜的人就是會被灌最多酒了。但是灌酒也不是說真的要整你，灌你越多酒，其實是代表著大家對你越喜愛；而你喝得越多，也就代表你對我們越喜愛，也就是越愛怒濤了。子靖這回吐露的可多了，喝了幾杯威士忌，就開始霹靂啪拉講。每個人都講，每個人都被他逼迫要擁抱，每個人他都說愛他，最後還帶著大家一起喊我愛怒濤。真情流露，最後甚至還痛哭，看來這段時間他對怒濤真的付出了很多感情，雖然加入我們才短短三四個月，但他絕對是全心全意的在對我們付出。從想衝浪到學衝浪，再從學衝浪到投注感情在我們身上。

(研究日誌：2016/11/5)



圖 39. 2106/11/5 子靖感動痛哭

嚕嚕：我來這邊的時候，就像剛剛講的！有一個責任感跟一個歸屬感還有一個生活態度，

(焦點團體訪談)

Maffesoli 敘述，現今社會上人們流走於各個團體之間，尋求真正的歸屬感。相較於古典的部落以地緣、血緣來連結，新部落是在流動的、偶然的聚集與分散中形成，凝聚出所謂的美學氛圍 (aesthetic ambience)，我們只能偶然感受到這種瞬間凝結的美學氛圍，因此即使十分易碎，人們卻會為之投入大量情感 (Maffesoli, 1996, p 76)。

我在怒濤尋求到我的歸屬感，在每個週末的相聚中，大家一起行動、衝浪、喝酒，雖然相聚的時間不是每天，但我卻對這團體投注了我最大限度的情感，不論怎麼樣地付出，似乎都還是不夠，因為我想盡全力維持著這個團體。我相信其他人也是一樣的，因

為只要有機會，大家都會盡量相聚再一起。像是嚕嚕剛開始上班那年，沒想到嚕嚕工作連勞工該放的假都沒放到，真是苦。有一天在店裡打掃聊天時嚕嚕提議說晚上去看電影。

育諺：「好啊！但學校籃球隊的學弟也說要看。」

大家異口同聲的說：「放鳥他們就好了！我們跟他們誰比較重要。」

接著楊育諺就笑著說了：「我現在真的是除了你們之外都沒朋友了耶，每天都是跟你們混在一起耶！！」

嚕嚕也笑說：「我也是啊！現在除了上班剩下的一天就是來這裡，很煩耶！」

雖然嘴上說很煩，但嚕嚕臉上還是情不自禁的笑了。就這樣，雖然育諺要拒絕學弟，雖然嚕嚕要先送女朋友回家再出門，從宜蘭回到永和在開到南港，但我們還是排除萬難的看到電影了 (研究日誌：2015/10/30)。

還有幫育諺舉辦烤肉慶生那次，那時已經很久沒有大家到齊了，雖說嚕嚕約的很突然，但消息一發出來大家都把手邊的事放下到海邊集合，就連大容要上班的都說下班要半夜趕過來呢 (研究日誌：2016/11/5)！

同一年育諺失戀，聖誕節時我還特地陪他衝浪，聖誕節沒什麼特別的，特別的是那年冬天雙獅的浪實在是普遍都不怎麼樣，所以難得的想說過個節好了。那時也查過風向，東風吹過來，浪應該特亂的吧，再加上大家都蠻忙的，去店裡也沒什麼人，其實有點不想過去店裡。但回頭想想，上禮拜已經先答應過育諺說我會去了，失戀又加上當兵被關在營區裡，再被我爽約的話，他又要憂鬱上好幾天了，浪或許爛，但跟好兄弟一起衝浪，感覺總該會變好點吧 (研究日誌：2016/12/24)！

這些行為就如同新部落主義裡所敘述，新部落的團體是不以持續導向未來，而是以實現「感覺在一起」(being-together) 的感覺為特徵，這可能是溫暖的陪伴，或僅僅是與他人有所接觸 (Maffesoli, 1996, p 16-17)。

而高賽當兵那年，有一次他在群組裡說的話讓我甚是感動。

高賽：「這幾天在部隊心情很差，沒什麼人可以講，自己在辦公室，所以受不了偷用手機，想跟你們說，我很愛衝浪，但其實更愛跟你們一起衝浪，所以我很在乎你們的眼光，尤其是帶頭的威翰，上次說想跟你們去國外衝，被威翰講擔心我的技術，我很清楚當兵後很少下水，常常 wipe out，但我不太在乎，我其實比較在乎跟你們的感情，就算去國外 wipe out 好了，我也很開心，因為是跟你們掃地幫的所有人，跟保羅叔叔，跟禧哥，一起在海上，我就很開心。每個浪人都有自己的衝浪故事，而你們在我的衝浪故事裡很重要。」

我：「懂得享受才是重點，現在你當兵不能常到店裡，那是沒辦法的事，就別想太多的。」

高賽是個直率的藝術家，總是直白的揮灑出他的感情，展現在他的作品、表情、跟行為上，相較下，其實雖然掃地仔們在我的故事中也佔據著重要的地位，我卻沒有辦法如此直率地表達出我的感情，我的感情總是在行為或是文字中，默默地展現。

但我跟高賽的心情也是一樣的，跟這群人認識直到現在，我感覺到其實有時候我的重點已經不在於衝浪、也不在於浪好不好，而是在於「人」、在於「我們」、在於「我們一起衝浪」這件事情上面。跟這群人在一起，我感覺到自己充滿能量，像是天下無敵的武術家，可以打遍全天下的浪。

第參章 Surfing is Life

每個人都有身為初學者的時候，初學衝浪之時，對於何謂浪人我還不太瞭解，只知道在每次的浪花襲來之時，奮力划水，努力地在每一道白浪花上笑著站到最後。隨著接觸衝浪的時間漸長，我開始真正認同自己是個浪人，時時刻刻皆可表現出身為浪人的行為、態度。我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又是如何將自己視為怒濤的一份子，我將會一點一滴描寫出來。

第一節 我就是海邊來的

一、外表的影響

學衝浪之後，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全身曬的跟木炭一般黑了。為了衝浪而常到海邊曝曬，變黑實屬正常，儘管冬天會因比較不會曬到太陽而膚色變白一些，但季節一到馬上就又黑了回去。因此衝浪會變黑，對我來說再正常不過的事，也變成了認定自己是不是浪人的元素。但有時，衝浪並一定會裸著上半身泡在海裡，夏天為了防止被水母蜇咬、冬天為了防寒，都會穿著防摩衣與防寒衣下水，因此膚色就容易出現色差，在剛開始，我很討厭這些膚色的色差，為此我會故意多曬一點太陽將自己曬黑，曬的均勻，就算冒著被水母咬的風險，我還是不願穿著上衣下水，或是在烈日下看很久的浪，藉此讓自己曬黑，因為感覺將自己曬的渾身漆黑，似乎就能像 DVD 上那些厲害的 surfer 一樣了。

不只我，育諺比我還喜歡故意將自己曬黑，只要逮著機會，他就會脫去他的上衣讓陽光盡情的把他曬黑，也曬傷，其他人也有差不多的想法。

我：你們覺得有什麼特徵是會讓你們覺得是個 surfer？

嚕嚕：皮膚一定要黑！

阿鴻：曬黑辣，我覺得能黑就黑。

此外看到腳踝上的腳繩曬痕，別人就知道我是個surfer了。就像是打排球的人常常會有護膝的曬痕一樣的道理，衝浪因為要把腳繩綁在腳踝上，所以只要常衝浪，就算冬天會白回來一點點，但還是會看得出腳踝上的曬痕的。那是在告訴周遭的人，也讓自己知道，我是個surfer(研究日誌：2016/12/6)。人們往往因自身明顯的外貌，而更容易強化自身的認同(蔣朱美姬，2015，頁26)，臺灣屬亞熱帶氣候，所以在臺灣從事戶外活動的話皮膚或多或少都會因此而曬黑，但除了衝浪或是其餘在海邊從事的活動外，像是打籃球、棒球、排球等的運動，都會穿著球衣等裝備進行，皮膚會因此有色差，常常從色差就能判斷出人最常從事的運動。所以我才會盡量將自己給曬黑，更會因為自己的腳踝上曬出腳繩的印記而感到認同自己，因為如此一來光從膚色就看出我是個浪人了。

另外在剛開始接觸到衝浪時，當時衝浪總是被媒體塑造成帥氣的形象，所以覺得自己似乎跟一般人有些不一樣，因為我會衝浪了，好像就比以前帥上幾分。除了衝浪基本的裝備—衝浪褲之外，我開始會購買衝浪品牌的商品，或是與海邊有相關連結的飾品諸如手工編織的腳繩、手繩、項鍊等等，只要是能跟衝浪的風格以及形象牽扯上關聯的物品，我都會有興趣，並且將它們全都穿戴在身上。明明是在學校、在臺北，而不是在海邊，我仍天天穿著衝浪褲、背心、與拖鞋出門，儘管衝浪褲只有一個口袋非常不方便，我仍然會穿著出門。不只是我，育諺那時也是一樣，我們在學校見面常看見對方穿著衝浪褲、腳上搭著拖鞋，每次都看著對方面面相覷。

回想當時的想法，因為我覺得，既然會衝浪，就一定要穿這些衣服、戴這些飾品，如此一來，才能表現出我是一個浪人，是個海上男兒，才能讓大家都知道我是個喜愛衝浪的人。對此，育諺也是一樣的想法：

我：楊育諺你在一開始衝浪的時候咧？

育諺：一開始喔，一開始還好啊！

我：你還買了腳繩啊什麼的。

育諺：腳繩那是必需品沒辦法，是還好我覺得。

我：我是說裝飾的那種。

育諺：喔對拉對一開始會，真的一開始會，就會想要讓別人感覺出來說你是在衝浪的人或是你是海邊來的之類的。可是到後來你就不會去在意那些事情因為，那就變成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了，對。

(焦點團體訪談)

日常生活中的消費對自身的認同有相當大的關聯，日常生活中的所有消費，都會對他人透露出我是誰的訊息。個人選擇消費什麼樣的商品的同時，也向自身和他人傳達了我是什麼樣的人的訊息。所以，個人是透過消費的商品來定義自我 (孫治本，2004，頁149)。尤其衣服是身體皮膚外的第一層表皮，是緊貼著人體的「第一人造空間」，衣著是自我標誌的第一表徵 (李靜怡，2005，頁17)。我利用這些衣服、飾品，透過將它們穿戴在身上，向他人表示出我是一個浪人的訊息，也利用他人對於這些訊息給予我們的評價來評斷自己是一個浪人。

之所以會用這些方式來認同自己也讓他人認同我是浪人的原因，出於我處於剛接觸衝浪的階段，充其量只能算是個衝浪迷而已，對於衝浪的文化、歷史、浪人的精神都還不甚了解，因此藉由外表的服飾，能夠讓我很容易地就散發出我是個浪人的氣息，達到想要認同自己是個浪人，也讓他人認同我們是浪人的目的。Moutinho, Dionísio, and Leal (2007, p 683) 在研究中也提到比起浪人，衝浪迷對於透過與衝浪風格有關的衣物及飾品來讓他人認出這些象徵物，有較為強烈的渴望。但久而久之，因為我真的非常熱愛衝浪，在一次次的曬傷與脫皮後，隨著對衝浪接觸的越深入，衝浪歷史的了解、浪人逐浪的生活態度，這些都已經流淌在我的血液裡頭，也因為我熱愛衝浪，因此我也認同這種浪人的生活態度，並將其作為自己的生活態度，這時，我已經不用依靠外表來認同自己浪人 (Moutinho. L., Dionísio. P., & Leal. C., 2007, p 683)，膚色黑與否或是均勻與否也不在乎了，我的一舉一動，都是在實踐衝浪的生活。

有次我順路去到內湖的百貨公司裡探望上班的朋友，朋友來跟我聊天時卻說：「欸剛剛我經理問我說你是不是在衝浪的耶。」

我說：「是喔她怎麼知道？」

朋友回答道：「她說你感覺就有那種海的味道。」

聽到這答案不禁莞爾一笑，原來我身上有海的味道！看來每個禮拜都泡在海水裡面還是有用的，海浪的氣息已經融入我的身體裡，連不知情的人都能輕易地感覺到我浪人的氣質。其實浪人確實是個特殊的存在，我們與世無爭，總是沈浸在海浪的世界裡，因為太常待在自然的環境裡，使得全身都散發出一種野生的氣息吧，因此在城市裡、人群中能明顯感覺到我們與旁人的不同。

二、Chasing the perfect wave

今天早上，又不小心在海邊看很久的浪了，自從開始不停追浪的生活後，每一天都會不由自主的關心浪況，看看氣象局的天氣預報，哪怕是會錯過了一點點好浪的機會，因為好浪真的是不等人的。只要在海邊，或是要去海邊，就一定會早起，這也是會了不錯過任何好浪所養成的一種習慣、一種生活方式，就像是之前怒濤的前輩所說的一樣：「衝浪，是一種生活方式」。

(研究日誌：2017/3/5)

從這段日誌中就能夠看到，衝浪已經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中，我的作息也已經被衝浪所影響，因為衝浪是需要配合海象、浪況、潮汐、氣象等等各種自然條件，才會有好浪出現，所以我會花上許多的心力在觀察海，包括早起觀察浪況、查詢潮汐時間，都變成是生活中必定會去做的事情，只要愛上衝浪成為浪人後，這些事情就會不知不覺地成為習慣，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去實踐。

在怒濤的客廳牆上，貼了一張全年的潮汐表，上面寫著每一天潮汐的時間，每每到了晚上就寢時間，就會出現差不多的對話。

育諺：「明天幾點起床？」

我：「看潮汐啊！」

育諺：「潮汐是什麼時候？」

這時我常不耐煩地說：「吼！嚕嚕去看一下。」

因為育諺時常懶得看潮汐時間，所以通常他會是發問的那一個；而因為我常被如此發問，已經習慣性地對他不予理會，我也懶得起身去幫他看潮汐的時間，所以這任務時常就落到了嚕嚕或是其他人身上。回想起來，我們幾個也真是發了瘋的每天都在追著浪跑，如果明天潮汐七點會有好浪，我們就六點起床；如果是六點會有好浪，我們就五點半起床，這就是浪人。

不只如此，為了要衝到好浪，還需要做很多其他的事。在初學衝浪之時，為了想要進步的能夠快一些，我就有問過保羅老師，當時老師建議我多鍛鍊體力、練習游泳或是利用健身器材練習划水。從那時開始，我會去學校的健身房使用學校游泳隊訓練使用的划水訓練機，也開始固定一週撥兩天的時間到社區游泳池游泳，那時嚕嚕也跟我一起固定去游泳，這些都是為了習慣水的感覺也為了在衝浪時有好的體力。接觸了衝浪之後，我才開始後悔小時候抗拒家人為我安排的游泳課程，但為時已晚。除了我之外，其他人也為了衝浪而有在臺北生活時鍛鍊自己，尤其是阿鴻，算是最辛苦一個，因為阿鴻為了衝浪從一百多公斤而減肥減到了八十多呢！

阿鴻：其實就是在衝浪之前，我是完全不運動的，每天就在家裡耍廢，衝浪之後就會發現，你為了要衝浪就會發現自己有很多不足！然後就會開始鍛鍊身體，有的沒的。

高賽：我下班之後還是會去，可能慢跑或是做伏地挺身或者是固定每週游泳兩次，這些都是為了讓我在假日的時候，可以有好的體力去面對，更好的浪。

(焦點團體訪談)

當然，除了鍛鍊體力外，許多運動也都是要配合技術的，衝浪當然也是，而且技術

層面佔上非常的多，take off 的時候要注意眼睛看的方向、下巴的高度、手的位置；做 cut back²⁰或是其他的技巧時眼睛跟頭如何旋轉帶動身體、手要怎麼去帶動、腳要如何出力與收力、重心的轉換，都是需要很多的練習才能夠做到的。重要的是，沒有一道浪是一模一樣的，所以更需要大量的練習，才能夠培養出判斷海浪跟做技巧時機的能力。但是平常在臺北的我要如何練習呢？那就是模仿，平時在臺北晚上有空時，我與其他人都會在網路上蒐尋許多與衝浪有關的影片，或是國際比賽的影片來看並且會互相分享，我會觀察影片裡的浪人或選手的動作，去揣測、模仿，不斷地想像，這樣在到海邊衝浪時就能夠去嘗試我所看到的，不斷地反覆嘗試，最後成功：

高賽、阿鴻：會！看衝浪影片。

高賽：主要我現在就會一直去看那個，日本人在小浪的時候加速去找浪的力量，去順著浪的節奏的那個感覺。

(焦點團體訪談)

個人對自我的認同是個人對過去現在的內外一致性，以及對未來的計劃與目標兩者整合下的產物 (Kleiber, Mannell, & Walker, 2011, p 160)。我表現出來的行為諸如早起、查詢潮汐、自我鍛鍊等皆是為了衝浪而努力，因此我逐漸將其內化，認同自己是個浪人；對於未來的計畫與目標亦是，我的所做所為，皆是為了追求心中完美的那道浪。

有一次，芳瑜剛從日本回來，買了本雜誌，裡面附了一片 DVD，大家就找了一天晚上吃完飯上樓，坐在地毯上，用店裡老舊的電視，跟同樣老舊的播放器，就看了起來。看著 DVD 裡衝浪的人，看著那一道道形狀漂亮的浪，我帶著羨慕的眼神瞪大眼睛一聲聲驚呼。就跟每學期我那已經看了不知道幾遍的 *The Endless Summer*²¹ 一樣，那些浪點我都好想去，都很想盡情的去衝盡世界上每一道好浪，不停地追逐這些浪就像是我的信

²⁰ 在浪面上改變方向的技巧

²¹ 1960 年代出版的衝浪電影

念一樣，想要衝到心目中最完美的那道浪。就像 The Endless Summer 裡的 Robert 跟 Mike 一樣 (研究日誌：2017/2/17)。

1960 年代是衝浪崛起的時代，當時由於製造技術的進步與成本的降低，衝浪開始流行。此時美國加州湧現了一波衝浪電影的熱潮，但多是強調沙灘、比基尼、與歡樂的風格形象，在這多達 70 部與衝浪相關的電影中風格獨樹一格，脫穎而出的是 Bruce Brown 於 1964 年所拍攝的「The Endless Summer」，電影中描述兩位主角 Robert 跟 Mike 為了追逐他們心目中完美的浪，而環遊世界各地的浪點一週的旅程。「The Endless Summer 這部電影定義了衝浪，史上頭一次喜愛衝浪的人們能夠對衝浪的風格有清楚的概念。」The Endless Summer 用最簡單、純粹的訴求貫穿整部電影——追求完美的浪，為衝浪的文化提供了一清晰的概念，自此開始影響全世界熱愛衝浪的浪人 (Ormrod, 2005, p 39-40)。

The Endless Summer 對浪人們的影響，也包括了我，令我也一直都想追求心中那道完美的浪，為了實現這理想，我跟掃地仔們到處去各個浪點衝浪。也因此，每當有人認為會衝浪的人能夠結交許多女性玩在一塊兒的時候，就算他們不相信，我仍然會否認，因為我是專心致志於追浪的浪人，與藉由衝浪享樂的衝浪客是不一樣的，藉由這種與他人的對立，建立出我是一個浪人的認同 (林文琪，2006，頁 3)。並且在追逐完美海浪的旅程中，也讓我自身再次確認自己是個真正的浪人。

在生活中追浪，為了好浪開著車到處跑是常有的事。在電腦裡翻到這張照片，是我跟嚕嚕還有育諺第一次開車去大溪衝浪的時候，那時候的日子很單純，就只想著到處去衝好浪，雙獅浪好就在雙獅衝，大溪浪好就去大溪衝，其他的事我一律拋在腦後，因為我就是在追浪的浪人 (研究日誌：2016/11/22)。那個時候，我還並沒有很多颱風浪的經驗，因此光想到到大溪會有難得的好浪就興奮的無法靜下心來，一直催促著育諺跟嚕嚕動作快點，快點把板子放上車，才能快點出發去衝颱風浪。到大溪的路上，我跟嚕嚕也不停地把視線望向車窗外的海，希望可以找到一點關於大溪浪況的蛛絲馬跡。畢竟就像

是漁民靠捕魚為生一樣，浪人就是靠著衝浪在填飽靈魂，臺灣的夏天又總是平靜無波，常常讓人感到生命力逐漸流失，偶而碰到了稍大一點點的浪往往就令人興奮不已，為了好浪而興奮，這就是浪人。

那陣子開始因為育諺開始時常開著家裡的車子來衝浪，於是我們就有了打浪車²²，開始常常去別處衝浪，就算是育諺不能開家裡汽車時，我們也會想盡辦法想別人借車，好讓我們能去衝浪。大溪、烏石港、福隆，是我們最常去的幾個浪點。



圖 40. 第一次開車去大溪衝浪

有一次我跟嚕嚕為了打工去臺北面試，沒想到面試完後才中午，而那幾天剛巧臺灣外圍正有個颱風經過，浪正好，但是剛面試完在臺北的我們坐車去怒濤拿板子再去衝浪估計也天色也晚了。而就算是如此，我跟嚕嚕仍然想去看看浪，就算是只看浪過過乾癮也好，決定後，我們兩個就從臺北先騎車到基隆去我家拿相機，接著就直接騎車前往福隆。到福隆後我們就坐在福隆海灘旁的人工消波塊上看浪。

在岸上的我，看著水裡衝浪的人，心裡真的很不爽快，想要立刻騎車到怒濤拿衝浪板來，但理智又告訴自己來不及的，在這樣矛盾的情緒下我還是壓抑著衝不到浪的懊悔在消波塊上看了一下午的浪。為了衝不到好浪而感到憤慨，這就是浪人。

²² 浪人用來載運衝浪裝備進行旅遊的車。



圖 41. 2015/8/20 跟嚕嚕騎車去福隆看浪。資料來源：截自嚕嚕社群軟體頁面

那天，我跟嚕嚕除了花費大半天的時間騎車去福隆看浪還是有其他的選擇，我們大可以找一部電影看、去逛逛衝浪用品店等等，但對我來說，坐在消波塊上看浪比起坐在臺北市的咖啡廳或是電影院裡或其他的事要好得多了，因為我是浪人，就是只想要盡量親近海浪，無法遏止這種內心的衝動。並且只要每次知道颱風接近，我總是摩拳擦掌，準備衝好浪，時間差不多了就會找機會拿著浪板出發。



圖 42. 2016 年某次颱風與嚕嚕及育諺在大溪看浪

上圖這張照片是在2016年某次颱風時，我與嚕嚕、育諺緊抓著颱風接近時準備去衝浪，令人無奈的是，當到了大溪準備下水時，海巡大哥們已在沙灘上守候，我們無法下水衝浪，只能望浪興嘆。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在那看著浪，看了很久。

育諺也覺得這種追逐海浪的生活，讓他感受到自己打從骨子裡是個浪人：

育諺：我覺得應該是我們第一次去臺東的時候，那一次就真的覺得，我們這群人跟偶爾會去海邊玩的人是不一樣的，真的有就是覺得自己是一個衝浪的人而不是覺得衝浪很酷然後去海邊衝浪這樣子，因為太多這種人了。

(焦點團體訪談)

記得那年一開始只是說讓禧哥帶我、嚕嚕、跟育諺去體驗真正的原住民豐年祭，禧哥跟老師還說一定要讓我們喝醉睡在馬路邊，後來想到去花蓮怎麼能不去衝浪呢，所以我們帶著板子一起出發了。那次只有我跟嚕嚕還有育諺有空，當時我們都還沒去過花東衝浪，所以在出發前就已經滿懷期待，真的興奮得睡不著覺。當我們到了宜灣要準備下水時，記得那時候宿醉頭痛欲裂，還是二話不說換裝跟著禧哥下水，眼前就是一波波的好浪，怎麼能放著不管呢？見到好浪不論如何都會下水，這就是浪人。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在岩石地形衝浪，心理壓力都很大，換句話說就是有一點害怕，但為了衝浪，我還是死命地跟在禧哥身後。在等浪時也都很謹慎，因為深怕 wipe out²³後會狠狠地撞上水底的石頭，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為了衝浪我還是會克服這些壓力、恐懼，去爭取每一個我可以衝的浪頭。那次在宜灣的經驗，的確是使我蛻變的轉捩點，如果只是單純覺得衝浪帥氣而衝浪的話，是不會像我這樣冒著危險大老遠跑去花東只為了衝浪的。

在臺灣，最好的浪在臺東，為了衝臺灣最好的浪，我時常找機會與大夥兒一起長途跋涉去臺東衝浪，臺東大部分的浪點也存在些許的危險，若是對於衝浪不是特別熱愛，怎會願意冒險下水呢？但是我會，因為那浪實在是太過誘人，我無法抵抗好浪的吸引力，所以我會冒險下水、會去臺東衝好浪。浪人們會將有好浪的浪點視為聖地，就像是基督

²³ 從衝浪板上摔落的術語

徒的耶路撒冷一樣，前往朝聖，但一般的衝浪迷就不會有如此行為 (Moutinho, Dionísio, and Leal, 2007, p 679)。

而我是浪人，所以只要抓到機會就會這麼做，從 2015 那年的臺東國際衝浪公開賽開始，我會召集大家，也邀約我們衝浪的好友，一起去臺東衝浪，就像一年一度的朝聖，為了到臺東衝到臺灣最好的浪。



圖 43. 2015 東浪之旅



圖 44. 2016 東浪之旅

臺灣最好的浪在臺東，亞洲最好的浪就在東南亞，所以為了衝好浪，到國外衝浪也是浪人會做的事。嚕嚕跟育諺在2015年就去菲律賓的西亞高島 (Siargao Island) 衝了一

回，而我礙於經濟與時間關係沒有辦法去，那時我真是打心裡羨慕他們。畢竟同樣身為浪人，能夠拋開一切去逐浪真是再好不過。



圖 45. 嚕嚕跟育諺準備前往西亞高島衝浪。資料來源：截自育諺社群軟體頁面

從貼文中就可以看出來，浪人只為了衝浪，吃住的問題只要簡單就好，有好浪，才是最重要的。

在追逐好浪的生活中，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為一個浪人，自我認同有個重要的特性即為真實性，個人需要感受到對自我的認同是有真實感的，真實性可從外在的表現與個人內在的特性相互呼應，也有一部分真實感是來自於外在環境與自我是否相契合，讓個體感到舒適的程度有關。Erikson 強調自我認同與真實的自我有強烈的關係，Turner 也認為環境對於個體的舒適程度也與自我認同以及自我的真實性有關，並且休閒場合中，是最能令人感受到舒適與真實的環境 (Kleiber, Mannell., & Walker, 2011, p 162)。在我實踐逐浪的過程裡，便從這些實踐中展現了真實的內在自我，逐浪的實踐與真實的內在自我在互相呼應之下，我強烈地認同自己為一個真正的浪人。並且，我越熱愛衝浪，浪人的角色對於我來說就越發重要，我就投入的越多，便越容易以此浪人的角色來建構我對自

身的認同，因此在實踐浪人生活的同時，便能夠提升我自我中心價值，進而提升我身為浪人的自我認同 (Kleiber, Mannell., & Walker, 2011, p 161)。



第二節 怒濤，我們海邊的家

每到週五晚上，在末班的火車上睡醒約莫兩個鐘頭抵達外澳車站後，再往左走大概十分鐘的路程，一路上身邊會呼嘯過幾臺大卡車，有時或許有幾臺跑車；也會經過一棟豪華的清真寺建築，據說那是臺中某百貨老闆的家；接著會看到一間「紅螃蟹」餐廳，餐廳對面有個斜坡可以走下沙灘，看到紅螃蟹就知道怒濤已經剩不到兩分鐘的路程，每個禮拜都會走的這段路，已經熟悉到不能再熟悉。有時，我會停在紅螃蟹這看一下海，儘管黑漆漆的什麼都看不見，但能夠聽到一些海浪的聲音，讓自己真切的感受到，我到了，我到怒濤了，我到海邊的家了。



圖 46. 夜晚的怒濤

吳潛誠 (1997) 引用了愛爾蘭詩人 Seamus Heaney 的一句話：「To know who you are, you have to have a place to come from.」這樣的一句話，顯現出地方與人們自我認同的關係。要了解我是誰，我必須先知道我來自哪裡。

對浪人來說，每個人可能都會有他所屬的俱樂部、店家，若是衝浪個體戶的話，至少也有常衝浪的浪點。在海上，浪人們互相聊天相識的時候，常常都會問到「你是在哪裡來的？」、「你都在哪衝浪？」、「你是哪家店的？」等的問題，我從何而來，決定

了我是誰。我身為怒濤掃地仔的成員，與大家一起依附在怒濤底下，在雙獅海灘衝浪，因此我自認自己是歸屬於怒濤，怒濤是屬於我海邊的家。

每到了禮拜五，在不固定哪個時間，都會下意識的撥出一通電話，或接到一通這樣的電話。電話一接通，第一句話就是說：「你有要去店裡嗎？」通常這樣的一句話，可能會出現在打工的同事之間的對話中，代表著是我們的店裡。這樣的一句話，表現出了我們對於怒濤的連結，與歸屬感 (研究日誌：2016/12/17)。

高賽：「明天晚上有沒有人要搭我的車一起去店裡？」

我：「你幾點？我要十點。」

高賽：「好啦等你。」

嚕嚕：「高賽載我一起。」

高賽：「那我們就十點一起出發去外澳。」

這樣的對話在接近週末時經常發生，在平常的言語中便展現我與怒濤的關係，大家在對朋友意指怒濤時，都是講「我店裡」，幾個字變顯現我們與怒濤的關聯，也闡述我們的歸屬，這是「我的」店，我屬於「這裡」(王志弘、徐苔玲，2006，頁6)。

不只如此，只要待在怒濤裡，就是最能夠讓我們感到自在的時候：

宜蘭要有花東那樣好的浪還是比較難的，這禮拜因為風向的關係浪不太好，亂亂的，但果然只要待在店裡，就還是能感到心情很放鬆，在臺北的壓力頓時都拋到腦後了。

(研究日誌：2017/2/18)

個人感覺最自在舒服的地方，便能形成地方歸屬感，藉由該地方某一些特質與所象徵的意義來界定個人，以地方的感情聯結到個人的認同 (林玉燈，2007，頁24)。

剛來到怒濤時，我跟嚕嚕每個禮拜會待在怒濤四到五天，剛開始我都是帶一到兩件衣服，反正下水衝浪幾乎都不會穿衣服，店裡也有洗衣機，夏天曬一下衣服就乾了。到

後來，常常下水上岸後衝浪褲一直是濕的讓人不太舒服，就在店裡放著一兩條衝浪褲讓自己能夠替換，接著秋冬時節到了，衣服漸漸的不太會乾，晚上睡覺也需要穿能夠保暖的睡褲，我就開始會在怒濤放一些外套、長褲等等的衣物，後來加入的高賽、育諺等人也都會放一些自己的衣物在怒濤。隨著衣服褲子越放越多，堆放在房間裡也不太好，於是我就提議買了幾個洗衣籃讓大家可以收放衣服，這樣房間也比較整齊不混亂。

在怒濤的生活多以衝浪為主，晚上聚會的時間也幾乎都花在討論衝浪的技巧與分享衝浪影片上，然，我們畢竟都還是二十出頭來歲的年輕小伙子，對於玩樂仍然很大的興致，有一次我問大家，想不想在擺一臺 PS2²⁴讓大家可以可以在怒濤玩。我想一來可以讓大家在怒濤多個消遣的選項，二來 PS2 可以算是大家童年時的共同回憶，所以大家覺得這主意不錯，雖然現在不論是電腦或是電視遊樂器都是日新月異，但童年的回憶才能真正勾起大家的樂趣。所以，那陣子我馬上購置了一臺 PS2 放在怒濤，大家玩得挺開心呢。幾個大男生因為一台懷舊的電視遊樂器在房子裡興奮地大吼大小的，那陣子我覺得這真是個正確的選擇，花點小錢，讓大家相處得更加融洽，感受到大家彼此間的感情又深厚了一點。

除了把自己的衣物跟遊樂器材帶到怒濤，我也會把一些紀念品給帶到怒濤來。從第一次東浪後，牆壁上出現了幾張照片，而後陸陸續續，又多了幾張照片，有合照、有獨照、也有育諺的畢業大頭照，照片都是我貼上去的，有些照片是請宇安幫忙洗出來的，有些是我將一些照片帶來貼上去的，至於育諺的畢業大頭照，是我擅自從他皮夾拿出來貼上牆的，雖說有些幼稚，但牆上貼著一張正經八百的照片，跟旁邊的照片相比下的突兀感，就是覺得非常有趣啊！這些照片貼在上面，就像是在佈置自己的房間一樣，更多添幾分屬於我自己家的味道。

²⁴ Sony 公司出產之電視遊樂器，全名 Play Station 2



圖 47. 怒濤櫃檯牆上嚕嚕的照片



圖 48. 怒濤吧檯牆上的照片之一



圖 49. 怒濤吧檯牆上的照片之二

人們初到一不熟悉的空間之時，空間對人們並不具任何意義，但當人們使用一些方法使空間展現自己的特點時，如擺放一些傢俱，張貼幾張海報、照片，此時空間就成了地方，我的地方（王志弘、徐苔玲，2006，頁 7）。我在怒濤放著自己的衣服，買洗衣籃來放這些衣服；也在怒濤放了一臺可以供大家娛樂的電視遊樂器；除此外也用我們的照片來佈置怒濤，使得怒濤更像是我自己的房間、自己的家一樣，讓我對怒濤更有歸屬感。

此外，我也常用一些名稱，來代表一些空間，只要一講到那名稱我就能夠馬上明白是在指哪，這是屬於我與大家的默契。我知道「削板室」是怒濤前門一進來右手邊第一間房間；知道小紅、小黃、小綠、小藍是二樓從樓梯一走上去依序由左至右的房間，或是也把小藍叫做「我們房間」，因為小藍是我們專用的房間；我知道「左邊、就是指面對雙獅海灘的左邊礁石區塊那，「右邊」就是面對海灘的右邊礁石那裡；也知道「廟前面」代表的就是由廟直直往前走那個區塊的水域。因為我對怒濤、對雙獅非常熟悉，所以我能夠明白這些名稱所代表的意義。這些意義都不是屬於那些被定義的對象、區域，而是屬於我們這些下定義之人。這些物品、區位，都等待著我們賦予其意義，使它有形有狀，顯現出其對我們的價值（吳潛誠，1997）。

人們都會想要將空間改造成自己的地方，使空間產生意義，命名即是賦予空間意義，使空間轉變為地方的一種方式。就如 Ti-Fu Tuan 所說：「隨著越來越認識空間，並賦予它價值，一開始渾沌不分的空間就變成了地方」(王志弘、徐苔玲，2006，頁 16-17)。蔡文忠也說到地方感就是對一個空間的感情及記憶，是摸不到也看不到的主觀感覺；是個人或群體的經驗；這地方感存在於我熟悉、對我有意義的空間 (引自蔡文川，2009，頁 21)。

意義、價值、熟悉感、記憶，種種看不到也摸不著的元素，混在一起，形成我對怒濤的地方感，每到店裡，一進門的右手邊，就是老師的削板室。牆壁漆成深藍色的，牆壁四周都各架了一排日光燈。牆壁的颜色是為了在削板的時候不被光線影響了削板，因此要漆成深色；日光燈則是要從四周提供足夠的光源，來照射板子從影子判斷板子的平整度。為什麼會知道這些呢？因為是老師教我的。為什麼老師會教我這些呢？因為這間削板室是當初隔壁的工作室退租了以後，老師決定要將店裡的空間改為能夠削板，所以號召我、嚕嚕、育諺一起漆的。那時候還弄了一整天，弄得全身都是油漆；漆得還不太平均有些地方要重漆。但漆完了大家都很興奮，因為這間削出我們的板子的削板室，是我跟大家一起漆的，牆壁上說不定都還黏著我們的汗呢 (研究日誌：2016/12/25)。

不只是削板室，怒濤許多處都有我付出心力的痕跡，看到桌上有垃圾會忍不住去收，看到板架壞了會主動去修，沙發、電視也是我跟大家一起湊錢買的，這些也都是我在怒濤的記憶，也因為付出這些心力，使我產生了感情，也因此對於怒濤產生了強烈的地方感。

每當週末到了，我們就會回到怒濤準備衝浪，這是我衝浪的生活模式，也成為融入我身體裡的習慣：

嚕嚕：已經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地方，有時候朋友開玩笑說你要回宜蘭家喔，我就會微笑說對我要回宜蘭家，就像我平日要回永和的家假日就要回海邊的家。

因為每週都會到怒濤衝浪，所以對怒濤的環境非常熟悉，也因此產生許多的習慣。在怒濤，一早起床睡眠惺忪仍然意識不清時，卻都會走到落地窗前站著，觀察海浪的情形，如果浪好就會趕緊準備下水；走到怒濤門口就會自動低頭觀察門口腳踏墊的情形，看看有沒有堆積落葉、灰塵或是沙子是否需要清掃一下；到了廚房就會查看飲水機的水量是不是還足夠，要是水量不足就趕緊補充。因為對怒濤熟悉，所以我知道怒濤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也養成我不由自主地去注意這些細微的地方。

Seamon認為這是人們與生俱來的身體能力，這種行為低於人們意識的監控，身體主體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人們常用「習慣性」、「不由自主」等等詞語來形容這些行為，Seamon稱這些習慣為「時空慣例」(time-space routine)，許多的時空慣例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生活的節奏，像是舞蹈一般，其形容為「地方芭蕾舞」(place-ballet)，認為這種生活節奏能產生一種歸屬感，使人產生強烈的地方感。地方芭蕾的比喻指出一事實，便是人們心中的地方是透過日復一日的操演所產生的，人們藉由參與這些地方的日常操演，進而得以認識地方，認同自己是地方的一份子 (王志弘、徐苔玲，2006，頁58-59)。

因為對怒濤的熟悉，衍生了這些習慣，透過這些習慣一日日的重複，讓我整個人得以融入於這空間、這棟房子、這整個環境裡，最後將怒濤視為自己的歸屬。

只要傍晚時分一到，瓦斯爐打開，鍋子上開始冒出一些水蒸氣和傳出一陣陣的油煙味。在幾聲油鍋的霹啪聲響後，怒濤的大家就齊聚在了前廳桌上吃飯了。這樣的場景，幾乎每週都在怒濤內上演，大家在廚房與前廳進進出出，拿餐具、放碗盤、然後上菜。而我想，會像這樣一起吃飯的，只有家人了吧。我們在這樣每週的日常中，演出怒濤一家的模樣 (研究日誌：2016/12/18)。

在怒濤，我經常在海上就開始跟大家討論晚餐要吃什麼，傍晚上岸後大家就開始忙進忙出，藉由每週一起上演家庭聚餐的戲碼，我漸漸將怒濤視為真正的家，大家彼此都

沒有血緣關係，但卻能夠像家人一般的生活，實屬難得。家，是人們能夠全然做自己的空間，因此家是地方的典範，人們在此會有情感依附和根植的感覺，家是最被人們視為意義中心的地方（王志弘、徐苔玲，2006，頁42）。除了一起料理晚餐，每當傍晚上岸後我就會帶著大家將怒濤裡裡外外都清掃一遍，接著就等待5點20分時垃圾車的到來將垃圾清掃掉，這是屬於怒濤掃地仔的例行公事、怒濤掃地仔的節奏、是在怒濤日日上演的地方芭蕾。透過每個週末的在怒濤的日常操演，我持續不斷地建構出對於怒濤的地方感，認同自己是屬於怒濤的一份子。

因為把怒濤當家，把大家當家人，所以在怒濤大家都會互相關心，萬一有人變得比較少來衝浪，有陣子沒出現的話，我都會擔心並且問說是不是碰到了什麼事情需要幫忙，但如果有人只是因故而會有一陣子不能衝浪的話，我也不會太擔心，因為怒濤已經變成了大家的集散地，大家在這裡相遇，連結，產生感情並互相扶持，或許有些人會因為一些事離開幾天、幾個月或一段時間，但只要有怒濤，就會再見（研究日誌2016/5/1）。因為有怒濤在，所以我相信大家終究都會在這裡相遇；因為有這麼樣一個地方連結著我們，就算暫時分隔兩地，時間到了大家都還是會回來的。

地方往往被視為「集體記憶的所在」，人們透過過往記憶而被連結起來，創造出人們所認同的地方（王志弘、徐苔玲，2006，頁101）。而怒濤掃地仔們記憶所連結的那個地方，就是怒濤：

育諺：從我們接觸，從最一開始，不要說進入這邊，就一開始接觸這項運動，怒濤就在了，然後到我現在，也都一直是在怒濤裡面，所以如果可能沒有這間店的話，我就會開始思考說到底衝浪要怎麼辦？因為這間店跟我的衝浪的生活是結合在一起的，就是這個地方變成是生活的一部分！因為你說學衝浪什麼的幹嘛，跟衝浪有關的一切你都是從這間店開始的。

（焦點團體訪談）

我有關於衝浪的記憶皆跟怒濤所相關，因為有怒濤，才有現在的我，是怒濤把我跟掃地仔們給串連起來的，因此，怒濤可以說是我心目中的「最佳地點」²⁵。



²⁵日本一漫畫角色之臺詞，意指心中歸屬的地方

第肆章 從「我」到「我們」

我自己是個浪人，認為自己是怒濤的一份子，這是我對於自身的認同。而我與掃地仔們是如何從「我」轉變成「我們」，從個體轉變為團體，將「怒濤掃地仔」認同為我所歸屬的團體，我將從不同的視角嘗試揭露許多被我認為理所當然，但背後其實隱含著我們強烈凝聚力來源的事實。

第一節 由外而內

一、無處不在的怒濤

大學時，身邊有一些喜歡街頭腳踏車跟滑板的朋友，他們都會蒐集一些貼紙貼在家中的牆上、門上、或是自己的背包、電腦上，而這些貼紙可能是他們選擇購買的品牌，或是他們自己跟三五個好友一同設計的貼紙。

那時，我也開始會收集一些衝浪品牌相關的貼紙，不過並不多，一直抱持的買東西時有送的話才會蒐集的心態。但有一次，我在怒濤門口的櫃子上看到一疊怒濤的貼紙，怒濤的門上、牆上，其實到處都貼有怒濤的貼紙，但我一直沒有拿到過，因此看到的當下心裡閃過一個念頭：「好帥！」，想要那貼紙想要的心癢難耐。那天下午我就問老師能不能給我一張怒濤的貼紙，老師很爽朗的答應了我，我也馬上就貼在我的電腦上。

從那天後，不只電腦，我的筆記本、家裡牆上、房間門口、安全帽上，慢慢的一個個全貼上了怒濤的貼紙，因為我是屬於怒濤的，從我開始接觸衝浪以來，怒濤與我就已密不可分，怒濤對我的重要性自不在話下，我想將這一點展現出來，並且，怒濤的貼紙與怒濤的T-shirt一樣，並不是人人都能有的，這讓我更想要擁有他。

除了我以外，怒濤掃地仔的各位也都是如此，都會在生活中的各種物品上以及各處都貼上怒濤的貼紙，以顯現我們來自怒濤，展現我們對於怒濤的歸屬以及認同感。



圖 50. 貼在各處的怒濤貼紙

二、衝浪也要有制服

我跟嚕嚕剛開始到怒濤實習時，老師就給了我們一人一件怒濤的T-shirt，當下拿到衣服時非常開心因為這代表我正式加入怒濤了，但除此外外並沒有很特別的感覺。

後來有一次禧哥跟我講說：「你們這件衣服不是隨便誰都有的，以前你們老師有的還不賣呢，所以你們要好好珍惜。」

聽到這句話後我才真正發覺，擁有這件T-shirt的我是特別的，是身為怒濤的人才會有的，從此這件T-shirt對我就有非常特別的意義，穿在身上神氣活現的，因為這是我才有的衣服。

育諺、高賽、阿鴻他們加入後也都很想要怒濤T-shirt，都積極地跟老師表示想要一件，我們一個人都要了至少一黑一白兩件呢，藉由怒濤T-shirt這獨特的服裝，以之為媒介建立起我們的團體認同 (Moutinho, L., Dionísio, P., & Leal, C., 2007, p 671)。可惜的是這件衣服已經沒有再訂做，所以到大容之後就沒有怒濤的T-shirt可以拿：

嚕嚕：怒濤的衣服！最一開始大家都想要的就是怒濤的衣服。

阿鴻：我現在也想要！只是找不到。

除了怒濤T-shirt外，2016年第二次東浪之旅前，我們自己買了素色的外套來拓印上怒濤以及我們自創的logo—「Ride 2 Ride」：

說了好久的自製帽T終於開工了，從一開始說要一起買浴巾衣繡字到變成帽T再變成連帽外套，中間經過大家很多次的討論，最後定案的關鍵在於俊哥。俊哥身為本身就是設計衣服的老闆給我們實在的建議，又大力幫忙，幫大家直接跟廠商買外套，價格大大降低，甚至還幫忙我們買拓印的材料，做模版，這樣一來我們不僅是有共同的一件衣服，還是自己手工印製的。衣服背面印著怒濤，代表我們是怒濤掃地仔；正面印著高賽幫我們設計的Ride 2 Ride圖案，代表我們怒濤掃地仔的精神—「Always riding, or riding to ride」。

(研究日誌：2016/11/2)



圖 51. 在怒濤拓印外套



圖 52. 印好的外套一件件掛在板架上

那時因為決定的晚，卻又想要趕在東浪旅程之前完成，造成購買外套跟印製的過程都很匆忙、緊湊，幸好後來都能夠及時完成，讓我可以跟大夥兒一起穿著這件外套去臺東衝浪。



圖 53. 2016 東浪穿著自製外套合照，正面印著 Ride 2 Ride 字樣 logo



圖 54. 2016 東浪穿著自製外套合照之二，背面印著怒濤 logo

這次自製的外套，除了原本的怒濤 logo 外，還多了代表我們自己的 logo，logo 是請高賽設計的，這本就是高賽的專長，請他畫圖不論是衝浪板還是畫像，沒有一次讓大家失望。



圖 55. Ride 2 Ride logo 字樣

Ride 2 Ride 當初是我們幾個一時興起，便在臉書上創建了一個粉絲專頁，一開始的理念是想能夠在臉書上分享我們幾個的衝浪生活，也為自己做紀錄，甚至可以做一些影片分享。不過後來變成只有我會積極發表貼文，其他人根本都無心經營，顧著衝浪，久而久之，我對於經營粉絲轉業的熱情也被磨滅，畢竟不論粉絲的人數多少，相信我熱衷於衝浪的生活並不會有所改變，因此粉絲專頁就擺在那了。

但 Ride 2 Ride 這名字卻留了下來，這名字的意思即是我們永遠都在衝浪，不然就是在前往浪點的路上，代表我們追逐海浪的浪漫生活。



圖 56. Ride 2 Ride 臉書粉絲專頁頁面。資料來源：截自研究者臉書頁面

我常常都說自己是怒濤的人，是怒濤掃地仔，但漸漸的，我們幾個也發展出了自己的精神，那就是「Ride 2 Ride」。我確實對老師、對怒濤有一種崇拜的情感，怒濤對我來說是家，是一種追求真正浪人精神的象徵，但在這過程中，我已經承襲了這些精神，透過消化吸收，也發展出了代表自己獨特的精神。我跟掃地仔們在一起的時候，不是在

衝浪，就是在追浪。雖然高賽老是說：「我一直覺得我們就是在怒濤底下的」。但我們還是創造了「Ride 2 Ride」，然後將它印在我們的衣服上，一個不經意的創作，變成了我們獨一無二的象徵。隨著 Ride 2 Ride 的出現，我覺得我們已經將對老師、對怒濤、對「田」的那種單純的崇拜、追逐更往上一個層次，蛻變成一個嶄新的樣貌 (研究日誌：2017/2/20)。

Ride 2 Ride 這名字，這 logo 對我來說極具重要性，因為這代表著雖然我認同自身是依附於怒濤之下，但在學習、傳承後，我已經發展出屬於自身的精神。

浪人印製團體服裝這一習慣從1960年代就已開始，整個1960年代，衝浪團體、比賽、社團與俱樂部都會印製自己的服裝，將自己所屬團體的logo印在衣服上，就變得特別有價值，這些服裝象徵浪人的衝浪生活和個人自由 (陳韻祥、佚恩章，2010，頁80-81)。

三、浪人並不隨便，還是很守規矩的

最近在店裡不是在唸書就是在打論文的前三章，下水的時間大大縮水，甚至是一整天都沒有時間下水衝浪。可能在店裡面的臉色就有比較不好看吧，沒想到平常最愛跟我吵架的楊育諺最近卻常常關心我，鼓勵我，說我表情看起來很糟糕，高賽也都說威翰你這樣撐不撐得住！？大家都在給我加油打氣。真是的，這群人，怎麼就這麼叫人喜愛呢？這天剛好也是育諺的生日，雖然沒有大夥兒都齊聚一堂來慶生，但也買了一些小酒，一口酒配上幾句話，這種平淡的快樂，也才是我真正追求的，簡單卻又很美好。

(研究日誌：2016/10/29)

有這一群人在，總是可以讓我不感到孤單，幫我分擔我的壓力，也給我支持、安慰跟激勵。所以我就算很忙碌，就算讀書進度落後，我也都會帶到怒濤來，在怒濤寫論文，最重要的是，在這之中我可以感受到在這群人給我的「歸屬感」(Cotterell, 2013, p 80)。而為了得到這歸屬感，我同時也必須付出許多努力。同儕團體時常讓人感受到強烈的歸

屬感，為了獲得這種歸屬感，為了讓團體的成員接受自己，人往往會對團體付出大量的感情、也會學習遵守團體規範（周甫亮，2001，頁54）。我既然被推派為團體的隊長，對我來說我認為我必須以身作則，所以更需要遵守身為怒濤、身為怒濤掃地仔的一員所必須遵守的規矩，如此一來，才能夠維持住這團體。

（一）絕對不搶浪

每項運動都有它的規則，衝浪也不例外，雖然是在讓人最自由的大海上進行的運動，也還是有它的規則，這規則也有它的原因。衝浪最忌諱的就是搶浪，一道浪只能有一個人衝，一道浪最先崩潰變成浪花的那個點就叫做浪頭，在追浪的時候最靠近浪頭的人有最優先的權利可以衝那一道浪，只要那個人一起乘，旁邊的人還是衝了那道浪的話，就是搶浪，這規則也是為了浪人的安全著想，在一道海浪上面可能會發生很多情況，萬一有兩個人同時衝一道浪的話，很有可能發生危險。這是衝浪最基本，也是一定要遵守的規則，當然，也是我們一定要遵守的規則。

為了不要搶到別人的浪，在衝浪時要時時注意周圍的狀況，追浪的時候要養成習慣左右觀察，才能避免不小心搶到浪。雖然是好朋友，但要是今天怒濤掃地仔的任何一個人搶到我的浪的話，我還是會給他一個白眼或是破口大罵的。在我跟嚕嚕還有育諺開始時常一起衝浪的時候，為了養成習慣及練習不要搶到浪，我們創造了一個遊戲，訂了一些懲罰的規則，如果搶到別人的浪，那就得請喝飲料了；如果是搶到浪又被追上像鬼抓人那樣被碰到身體的話，這比較嚴重，得請吃一頓飯才行，所以為了不因為違反規則而破費，我可是每一道浪都衝得小心翼翼的，那時因為這遊戲，育諺可是花了不少錢呢。

衝浪雖然能夠解放身心，但在初學之時，還是需要戰戰兢兢，當習慣了需要注意的小地方後，就能夠全然地沈浸在大海的擁抱裡。

(二) 怒濤必須一塵不染

今天早上楊育諺、沈鈺權跟芳瑜去店裡衝浪，阿鴻也在，原以為一切順順利利，沒想到傍晚收到老師的line，很生氣的語氣說他們店裡很多地方又沒有打掃好，當下真的是很頭痛，最近一直在處理這種類似事件，但還是拿起電話，先撥給老師，跟老師保證我會處理，然後在群組苦口婆心的說了很多，真心的希望大家都能夠一同進步，雖然我語氣很凝重，但大家都還是態度很好，都紛紛說自己會繼續改進，但重點是之後，能不能持續維持工作的態度，我相信有些人是可以的，有些人可能需要多加油，那就需要大夥扶持一下了，大家對於怒濤的感情，我相信他們會願意做很多事。

(研究日誌：2016/4/7)

在怒濤，有一項絕對的規定就是必須保持怒濤的整潔，桌面保持清潔，地板也每天都要清掃，門口每天早上起床就要掃地，後院也在一天的結束都要沖洗乾淨，這是絕對的鐵則，因為這是老師非常在意的事情之一，如果不遵守的話，可是會被趕走的，想要怒濤像家一樣，那就把它像家一樣打掃乾淨。所以儘管有人在家裡是很懶散的，到了怒濤，也都會改變。此外，當大家都在認真打掃時，唯獨自己沒有所動作的話，那可是一件連自己也無法原諒自己的事情。

因此，說到浪人第一守則，就是不搶浪；如果講到怒濤掃地仔的第一守則，就是維持店裡絕對的乾淨。東西隨時都要收好，桌面絕對要保持乾淨，萬一沒收好，被看到了不是被老師就是被我罵一頓是免不了的。大多數情形下大家都遵守的很好，不過楊育諺卻時常是比較沒留心的那一個，但講他兩句後還是會收好，看得出來雖然他被唸的不情願，也時常找我吵架，但他還是會遵守我們的規矩的 (研究日誌：2017/2/19)。

雖然育諺這幾年跟我起了不少的衝突，確實是讓我非常頭痛，身為隊長，我不可能任由他對店裡的事務馬虎；身為朋友，我也不想為了一些只要用心就能夠做好的事情斥責他，但是忠言逆耳，就算我會叨念他幾句，也是為了他好，也是為了希望他能夠在這團體內適應好。

不過在怒濤這家庭下，我跟他被怒濤掃地仔這個團體包圍著，不管吵得多麼激烈，到最後我們總會和好，他也總會遵守著應該維持怒濤乾淨的規矩，並且一點一點在進步，從被動到主動的關注怒濤有哪裡需要打掃，或是問我有沒有除了打掃以外需要幫忙的地方，這是超越了這規矩之外，令人欣慰的進步。

除了環境的乾淨，也必須保持空氣要清靜，除了一些較為輕鬆的場合，在怒濤的室內是禁止吸煙的，畢竟到頭來怒濤仍然是衝浪課程的教學場所，仍然得保持一絲嚴肅的情境。

育諺：欸我可以在前面抽嗎？

我：可以！先來這邊抽。

阿鴻：可以在這邊（客廳）抽？

我：現在又沒有人我們等一下就打掃拉，我問一問結束就下水了。

(焦點團體訪談)

在訪談中不經意的對談，就透露出不能在怒濤內抽菸的規矩已內化在大家的身體裡，反映在自然的行為中，只要想要抽菸，都會自動地走到前門或是後院，再點燃那裊裊菸火。

在團體形成時，自然會發展出成員所必須遵守的規範，而當一個人認同其所歸屬的團體時，就會順從團體的規範，因其已將團體的規範當成是自己的規範 (高明華, 2010, 頁56、190)。為了讓自己的行為能夠符合怒濤掃地仔所應有的樣子，我們之間因而建立起一種嚴格的規範去遵循，這種團體內的法律是難以逃避的 (Maffesoli, 1996, p 15)。這些規矩使我會約束自己的表現，團體的界線也會跟著明顯起來，讓我更加明白我們是一個整體 (Cotterell, 2013, p 160-161)。

四、只要有浪就足夠

號稱史上最強首颶的尼伯特，對於臺北的影響似乎不是那麼劇烈，嚕嚕跟育諺待在家也無聊，就跑來三峽找我跟芳瑜消磨時間。結果待一待大家也覺得無聊，看窗外風雨不大，決定去海邊看看狀況，也去店裡看看狀況，沒有打算要下水，但就是看看浪況如何觀察一下，剛好俊哥也打算先去探勘，我們就相約店裡一群人就出發了。到了店裡，結果老師剛好在店裡顧店，聊了一會兒實在還是想看浪，又開著車出發大溪蜜月灣看看浪，大溪浪實在很亂；看完又再繼續往北開到福隆看浪，福隆也不好，儘管在出發前大家都知道今天正當颱風海況絕對很差的，但還是全部都想來看浪。我就是無法不來海邊，好像身體裡就是有一種聲音在叫我來，就算沒有要下水衝浪，到海邊看看情況看看浪，心裡就有一種滿足感，那是在都市裡逛多久的街吃多少美食也無法有的滿足感，我想我就是戒不掉這種癮頭吧！

(研究日誌：2016/7/8)

開始在怒濤學習以後，很明顯感覺自己有許多改變，其中之一就是感覺到自己對於很多事物的慾望都已消失殆盡，我的眼裡變得只有浪，除了浪之外的事物大多都已不再重要，過去走在臺北街頭，舉凡球鞋店裡的鞋子、服飾店的衣服、牛仔褲等等，都讓我內心充滿購買的慾望；但現在，當我走在街上看到這些被品牌包裝的光鮮亮麗的商品時，卻激不起我內心一絲絲的漣漪，甚至還會質疑起它們的價值，對我來說那些奢華的虛榮都已毫無意義，我的生活變得清淡，但卻覺得十分充實，因為有大海能夠填滿我的心，只有在衝到好浪的時候，我才感受到真正的喜悅。

嚕嚕：就是，衝浪之後其實很簡單，因為衝浪體驗到的開心，就是其他東西上不能比較。

(焦點團體訪談)

就像有一次夏天的禮拜天早晨，我跟家人說好了要回基隆吃頓飯，看好了要搭上午9點多的火車，但在臨走之前看到浪稍微變好了一些，讓我一直猶豫著要不要下水衝幾

道浪，那陣子因為工作、論文及生活的壓力讓我實在感到喘不過氣，心情一直很低落，但下水的話勢必就會錯過火車而導致晚一些回家。雖然幾番猶豫，但最後我還是下水了，也真的衝到幾道浪，足夠了，我已經笑得合不攏嘴，提著衝浪板上岸，準備回家。但我下午要從店裡回基隆時，禧哥就一直嚷嚷著浪會變大，一直試圖讓我覺得回家是錯誤的選擇。禧哥一直用嬉笑的眼神看著我好像是在跟我說：「有好浪不衝，你這傻瓜。」

但我又是許久沒回家了，禧哥這樣子實在讓我左右為難，禧哥看我一臉為難的樣子，用他那爽朗的原住民笑聲笑著對我說：「沒關係拉，你回家，我幫你衝！」這句話對我來說真可以說殺傷力最高的一句話，有好浪卻無法衝，不論何時都是一大憾事！

雖然那次我仍然堅持回家，但下這決心離開對我來說絕對是不容易的，這種場景時常在我跟掃地仔們之間發生，而十之八九，我都會拋下原本應該要做的事情，衝下海去衝浪，因為對我及掃地仔們來說，沒有比衝到眼前的好浪還要重要的事。

還有一次，大溪蜜月灣起了堪稱完美的浪，平均浪高一人到一個半人左右的右跑浪，並且是依序整齊的從浪頭崩潰，每一道浪都能夠讓人直接從起浪區域衝到岸上。不過那天下午我跟育諺得趕回三峽上救生員訓練課程，沈鈺權也得回臺北上電腦程式的課程，所以我們約好必須上岸趕回臺北，等到時間差不多開走的時候，我開始抱著我最後一絲理智喊著他們幾個該上岸時....

我：「欸，楊育諺，走了辣，再不走會來不及上課。」

育諺：「好辣！再等一下，在幾道。」

我：「沈鈺權，走了！你不是也要上課！？」

鈺權：「好辣等一下，楊育諺開車啊，你先叫他上岸。」

我：「....」

這樣的對話持續了將近半小時後，我的理智也開始失守。

我：「欸真的要走了，來不及了！」

鈺權：「好辣你們先走啊！我那個課有缺課的時數可以用。」

育諺：「沒差辣，那個救生訓練那麼鬆，你超過請假時數還是會過的吼！」

當下我真的很生氣，生氣的原因有一半是他們出爾反爾該走了卻不走，另一半是我就這樣回去的話，我就衝不到好浪但他們卻可以衝到，就在時間壓力跟比較回去跟不回去哪個選擇我會比較不甘心的情況下，最後我還是留了下來，衝到天黑才大家一起上岸。

對我來說，還是衝浪比較重要，救生員萬一真的沒過的話，就再考吧！

衝到好浪最重要，為了衝浪可以放棄許多事，這就是浪人。

子靖：我覺得我改變最多的就是我對生活的一些價值觀，我覺得以前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像我覺得以前我蠻在意一些像是穿著或者是物質上的物慾，可是我覺得我來到海邊我好像什麼都不需要，就算我之後回到都市生活，我還是覺得我想要的好像就只是可以假日好好來衝浪或者是說有什麼好浪讓我衝，然後就平常對一些物質需求就不會這麼強烈，很容易可以得到滿足。

(焦點團體訪談)

愛上衝浪以後，衝浪佔據了我生活非常大的一部分，我在睡前會看衝浪影片、在臺北街頭走著心裡也在想著浪況不知如何，對我來說已經變得只有海浪才是最重要的，也因為在海邊過的生活清淡、衝浪就算穿著舊褲子也一樣能拿著衝浪板下水衝浪，因此那些外在的物品大多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有沒有好浪衝而已。

五、不開心，就不衝浪

有一部我很喜愛的衝浪電影，名叫「The Endless Summer」。這部電影在結尾向浪人們傳遞了一項訊息——只要你有足夠的金錢跟時間，你可以追尋世界各地的夏天，永無止盡地衝下去 (Ormrod, J., 2005 p 47)。

這是浪人們共同的夢幻生活，受到The Endless Summer的影響，我對於衝浪存著一個夢想，除了不停地追逐心目中完美的那道浪之外，那就是可以不受任何事情束縛，不

停地在各個浪點衝浪，逐浪而居。因為有這樣的夢想，我不停地努力，為了可以留在海邊多衝幾道浪。就我自己來說，自從認識老師以後，我就一直待在怒濤實習，繼續進到研究所研讀也是為了衝浪，為了老師卸下衝浪課講師一職時，我能夠接下這個位子，這樣我就多了一些機會能夠留在海邊。

高賽則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努力想要成為自由創作的繪本作家，這樣一來他就也能夠脫離朝九晚五的辦公室生活，想畫畫就畫畫，想衝浪就衝浪：

高賽：就是以之後可以有自由的經濟能力跟自由的時間衝浪為目標，在做努力。

(焦點團體訪談)

我也跟高賽一樣，以這樣的目標前進，因為衝浪時是我最為快樂的時光，所以不論如何我都會用盡各種方法將這時光無限的延長。

「不開心，就不衝浪」——這是我們對於衝浪的理念。

現在有太多的人，衝浪都有品牌迷思，喜歡用很昂貴的名牌板子、比較裝備，卻對衝浪沒有真正的熱情，這樣子衝浪不純粹。

老師常對我們大家說：「這種人衝浪沒有辦法真正的去享受衝浪。」

所以我一直努力讓自己保持純粹的心態在衝浪，全然的享受每一道浪，衝浪技巧進步是好事，能夠讓自己在衝浪上獲得成就感，但是，並不代表一定要會很多技巧才是衝浪。

就像老師在每次的衝浪課程中，一定會跟同學們說的：「只要能夠跟浪一起玩耍，就是在衝浪。衝浪，就只是衝浪而已。」

我的衝浪是跟老師所學的，所以這觀念一直深植於我心中，也讓我更加肯定自己是個自由自在開心衝浪的浪人。

六、衝浪前後的例行公事

一個好的浪人，在下水衝浪之前，一定會先評估海浪的狀況與觀察週遭環境，以及檢查腳繩並且繫好在下水 (Moutinho, L., Dionísio, P., & Leal, C., 2007, p 679-683)。一來是為了判斷海浪的起浪區域以及游出外海的路線，二來這對安全性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必須要知道週遭環境有哪些潛在的危險，才能想辦法避開，除此外正確的判斷海流與浪況也能保障生命安全。所以，不論是我時常衝浪的浪點，或是到一個新的浪點，都會先在岸上觀察今天的浪況與環境，再和其他人一起討論應該要怎麼衝浪才安全，這是下水前必定會進行的儀式。



圖 57. 下水衝浪前必定會觀察浪況與環境

身為一個合格的浪人，在下水之前必定會進行觀察的動作，這是尊敬大海，也是保護自己的表現。除此之外，我跟掃地仔們也有專屬於我們怒濤掃地仔的儀式：

每周日下午，衝完浪跟大夥兒一起上岸，大概都是四點半到五點之間，因為我得跟大家一起打掃店裡了。垃圾車五點二十分會出現，在那之前，我們至少必須要把垃圾整理好倒了，其餘的打掃工作再慢慢做完沒關係。但在走之前，是一定會把怒濤整個裡裡外外清掃乾淨的，好似在跟他慢慢對話，表示敬意一般：「謝謝你了，又讓我度過一個美好的週末」；這就像是我自己每週的待辦事項一樣，每個細節都完成了，才能安心離開 (研究日誌：2016/12/10)。

因為這些不斷重複的儀式、規範、團體共同特有的服裝、同樣的夢想以及相同的價值觀，更加地凸顯了怒濤掃地仔的特點。因此，透過每天、每週重複的儀式、遵守相同的規範、穿著共有的服裝、分享共同的夢想，我漸漸的認同自己並且將我跟掃地仔們的每個人視為同一個整體，深深地刻印在腦海之中 (Maffesoli, p 17)。



第二節 兄弟齊心

一、我們是個team了

回想當初，我是怎麼開始意識到我們是一個團體的，那時，禧哥在晚上喝酒聊天時常常對我們說：「你們現在已經是一個team了，一個團隊要怎麼樣去維持，你們要去想清楚，每個人都要盡心盡力，你們才會變強（研究日誌：2017/2/20）。」

禧哥第一次對我們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在我第一次辦春酒時，禧哥在跟分享以前跟其他前輩一起衝浪的故事，也很感慨後來他們因為有嫌隙而大家漸行漸遠，所以禧哥當時就對我們說了一句話。

禧哥說：「你們這個team要如何去維持，必須要付出很多的力氣，要有心，才可以維持下去。」

禧哥說的這個「心」，我想指的是要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要有一致的想法，要每個人都為了團體的經營而願意付出一己之力的心才行。也是這時我開始意識到，我們不是幾個喜歡衝浪的好朋友而已，我們已經是一個團體了，因為老師跟禧哥將我們視為一個團體，我也漸漸的認為我們是一個團體，但對於怎樣才算是我們的一員，在那時這概念似乎一切都還很模糊，我跟嚕嚕是一起進入怒濤實習的，在那個暑假我跟他就累積了彼此的默契跟對怒濤的熱愛；高賽跟阿鴻則是可以算是老師的姪子，但從不以此為恃，而是一樣跟我稱兄道弟的，一起為怒濤付出；育諺倒可以說是半路插進我們之中，那時他就不停地找我們一起衝浪，中間雖然被禧哥唸過幾次，也讓我頭痛，但他也總是表現出對怒濤的熱情，因此留了下來；大容跟子靖則也是在幫忙的過程中，讓我感受到對怒濤滿滿的愛，就算說好幫忙的時間到了，也讓我覺得他們捨不得就這樣一走了之。

其實說起來，在一開始我們的確是沒有明確的規則說明怎麼樣才能夠變為我們的一員，所以我很認同高賽所說的：「之前我在當兵的時候因為在當兵就比較少來，然後我才發現在怒濤這個現在的我們這個算是家族裡面，唯一只有一個關卡，你就可以變成我

們這家族裡面的人，那一個關卡就是你要認同你自己，你只要認同你自己，周遭的人都會認同，就這樣（焦點團體訪談）。」

高賽說的一點也沒錯，只要你認同你自己，只要你認同自己跟我們是一夥的，自然就會留下在怒濤一起衝浪、平時自然也會幫忙做事，那我們就是夥伴了。也像是我女朋友芳瑜所說：「就是因為認同所以才想幫忙的！」

我認為這一切都能夠化簡為一個字，就是「愛」，因為對怒濤有愛，所以我選擇留在怒濤，其他人也是，從大家的言行中，我都能感受到他們對怒濤的愛，因為愛，所以將怒濤視為歸屬。

人歸屬於一個團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心理狀態，一旦決定自己屬於某個團體，便能獲得一種認同，此屬於一種社會認同 (social identity) (高明華，2010，頁4)。因此只要你認同、歸屬於怒濤，你便是我們的一員，怒濤內許多一起衝浪的好朋友，像是芳瑜、宇安、沈鈺權、敏雯，他們有時都會與我們一同維護怒濤的環境，也在過年時參與我們大掃除，其實我也將他們視為夥伴，我認為能夠將這看作是廣義的怒濤掃地仔。

那次大掃除，我本來也是只詢問了小部分人的意願，沒想到女生們都紛紛主動表示說要一起幫忙，那時我真是覺得我太見外了，看著大家上上下下一條心，

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地演變出了一些成為掃地仔的條件，當符合這些條件時，就能真正的認同自己是怒濤掃地仔的一員：

育諺：我補充一個好了，我覺得就是要得到認同就是，其實我們還是有很多大家一起的好朋友，可是為什麼我會覺得說他們就是會員，但是我們是我們。因為，他們來是來衝浪，可是我們就是會有我們有共同的責任吧，就是大家有一起要做的事情。

(焦點團體訪談)

育諺這幾句話讓我感同身受，這幾句話出怒濤的會員們，或是衝浪的好朋友們與我最大的不同，就是對於怒濤的責任。

舉個例子來說，有一次與育諺在海上衝浪時，他跟我聊到：

育諺：「上次抱歉，我走的時候真的很趕，水沒關好。」

我：「嗯，以後記得注意。」

育諺：「上次我只有自己一個在弄，沈鈺權又一直催我，我一直趕就忘了。」

我：「下次就別管他，你就慢慢弄你的吧！」

育諺：「我知道，只是他一直催，我就跟他說不然你一起來弄，他就坐在那邊看。」

我：「因為那不是他該做的麻。」

育諺：「也對啦，這是我們自己該做的事情。」

我仍然視沈鈺權他們為一起衝浪的好朋友，甚至沈鈺權是我大學一直以來的好友，且他有時也會幫忙怒濤的內務，只是，我會將維護怒濤視為我自身的責任，而他是抱著協助的心情，這件事成了我與他不同的關鍵之處。

此外，除了怒濤的整潔都是我與大家一起共同維護的，怒濤作為衝浪課教學的據點，每當上課時我們都需要在一旁一起幫忙老師上課，因為把怒濤當作家，我自然就會將這些事情一肩扛起，並沒有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到後來大家逐漸忙碌之後，由於仍然需要人手的緣故，我會負責排班讓上課時有人能夠幫忙，漸漸的，我才體會到這是我們對於怒濤一部分的責任，也因為這緣故我更加清楚地知道我們這團體對於怒濤的意義為何。我本身是不太會區分你我的，但育諺對這種團體的感受較為深刻，所以他能夠點出這關鍵之處，隨著育諺一說出這關鍵，我才真正恍然大悟，因為這些共同的責任，成了我與其他會員及朋友最大的差異，讓我在這差異中建立起了身為怒濤掃地仔團體的認同感(高明華，2010，頁10)。且因我認同自身為怒濤掃地仔的一員，便會去歸類、定義自身

與他人，並從中創造對於自我正向的價值感，也因這對自我正向的價值感，使我增強這些與他人的差異，讓團體的樣貌逐漸浮現出來（高明華，2010，頁66）。

二、一起努力，讓怒濤變得完美

視我們為一個團體那陣子時，禧哥也常說：「沒有心的人，大家都看得出來，沒有心的話，你們就不是一個team了」。

從那時候起，育諺明顯變得對店裡比較積極的在關心。接著從他開始，也影響到阿鴻等等，大家開始都動起來了，我漸漸感受到大家的心開始結合在一起，從我，開始真的變成「我們」（研究日誌：2017/2/20）。

在怒濤生活，使我們對怒濤有著共同的責任、目標，就是讓怒濤像個家一樣，永遠維持著乾淨舒適的樣子，讓自己待在這也像是在家一樣自在。另外在衝浪課上課期間，就是我扛起讓課程順利結束的責任之時，為了讓一學期的課程能順利結束，我必須排班確保大家都能幫忙，大家也都會盡力配合我的排班，儘管這並非強制的排班，畢竟掃地仔的大家平時也都有著工作或是兵役的責任，不是每個假日都是能夠幫忙的。但就算是如此，如果沒排到班的人提前將自己工作上的任務結束時，都會立刻趕到怒濤來幫忙，因為我們知道，這是我們必須一起完成的事。這就是我們團結的一條「心」。雖然偶而因為大家必須犧牲自己可以衝浪的時間而有一些摩擦，但我們也總能化解衝突並且更加團結。

有一回，育諺跟嚕嚕本來想直接開車衝去花蓮衝浪，因為實在浪太好了。但其實，今天店裡還有事情要做，所以育諺跟嚕嚕一這樣講的時候，高賽的反應有點大，有點不太高興，高賽可能覺得育諺跟嚕嚕把我們拋下不管吧。我只好召集大家給大夥開個會解釋一下。但解釋完育諺還是一臉很不願的樣子，無奈下在晚上開車回臺北路上再跟楊育諺好好的說一次。其實我不是阻止他們去衝浪，只是說到底，今天店裡還是有一兩個學

生要照顧。我們既然是依附在怒濤底下的一個團體，說實在，這些事務有時候就是我們的束縛，我們作為一個團體一起行動，有事情我們就是要一起完成，怒濤給了我們這麼好的環境，有利當然也有弊。當然大家都很想可以一直想衝浪就衝浪，但是，如果今天大家就是想衝浪就衝浪的形式的话，沒有了這些束縛，我們不可能有這麼強的凝聚力，我們會這麼喜愛彼此就是因為這個看不到的繩索將我們緊緊綁在一起。在每個禮拜來到離開前，都要一起把店裡事務全部完成打掃乾淨，然後一一檢查，就是透過這些事情，我們有一個共識，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在每一個禮拜都一起完成它，我們才能這麼的強大。就是因為這些束縛，我們，才能夠是我們。而育諺也很能夠體諒，因為他也明瞭這就是我們感情能這麼好的原因（研究日誌：2016/11/6）。

我們都是在為怒濤付出，說句老話就是——我們不分彼此，全心全意為了讓這個地方變得更完美而一起努力：

育諺：你會覺得來海邊不是只有來衝浪，一開始都會想說我來這邊然後衝浪，然後衝一衝回家，可是到後面就不是，就是我今天來衝浪，還要跟這群人一起，有一起要做的事情，然後雖然說這些事情是，可能相對於衝浪是比較辛苦的，比如說打掃，或者是搬東西之類的。可是其實，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你就不會去 focus 在你要做什麼事了，而是你會跟這群人一起做事情，你懂我意思嗎？然後呢大家都，大家都會很開心的，因為我們是等於在為這間店變得更好。

(焦點團體訪談)

在為了怒濤一起努力的過程中，我感受到我們因而有強烈的凝聚力，也因此大家會一起把怒濤的精神傳承下去，老師傳給我跟嚕嚕，再由我跟嚕嚕傳下去，就像嚕嚕那次為了幫育諺補辦慶生派對，那次育諺身為這次烤肉的主角，喝的量當然也是不遑多讓。每次他喝多了話也就多了，又開始講些怒濤最棒怒濤帶給他最多領悟成長的話。這些日子以來，我覺得不敢說是成長，但我跟他之間的契合度真的好了很多。雖說我認為我們

能夠這樣一直磨合，完全是因為我們掃地仔這團體的存在，如果沒有掃地仔，我們不可能在爭吵之後還能握手言和，是因為掃地仔把我們綁在一起，這力量是如此的強烈，讓我們無法分離。而育諺說老師跟我教給了他很多事情，其實我覺得不是教，而是交。我從老師身上學到了很多，包括了大海的知識，自然的偉大，做人跟管理人的方法。對我來說，我不是要教他這些東西，是要交給他這些東西，對於學弟們我能夠做的事是傳承，傳承我所學習到的東西。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夠不斷地延續下去，就算你是剛加入的新血，也能夠馬上學到我們的精神（研究日誌：2016/11/5）。

因為如此的凝聚力，我與掃地仔們的感情越來越好，越來越濃厚，怒濤掃地仔這一團體在我心中、生活中都佔據著極重要的地位。每個週末，我都在衝浪，所以我每個週末都是與掃地仔們度過，而即使是在週間，我們也時常一起吃飯、相聚，我需要幫助時，他們除了「好」之外不會有第二句話，他們需要幫助時，我也絕對赴湯蹈火，試問，這樣感情怎麼能夠不好呢？我們一起努力，一起生活，我對掃地仔們的感情是誰也無法剝奪。

團體的樣貌顯現之後，如何將團體成員連結在一起，靠的是團體的凝聚力，一個團體的凝聚力牽涉到的事項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成員們共享的目標與目的 (goals and aims)，這讓我們對團體保有一定的忠誠度，也讓團體對我們的意義更加重要，當凝聚力到達一定程度時，對於團體的認同也將會超越生活中其他社會類別的認同（高明華，2010，頁115）。就如同我們每個人都在為了怒濤而共同努力著，努力的同時我們就越加緊密的連結在一起。

三、怒濤底下沒有弱者

雖然老師常說：「只要能跟海浪一起玩，就是衝浪。」

但禧哥也常說：「怒濤底下，沒有弱者。」

禧哥會這樣說我想有 2 個原因，第一就是老師的衝浪技術在臺灣能夠算是佼佼者，他先前在外澳當地也培養過幾個衝浪選手，後來也都在臺灣衝浪界有了一席之地，怒濤一直以來都給人一種強大的印象，因為這樣的影響，讓我在不知不覺中也不停地鞭策自己一定要進步才行。

因此我跟掃地仔們除了讓怒濤的環境越來越完善外，更有個共同一致的目標，就是不論如何，自己衝浪的技巧一定要不斷的進步。

我：那你們會都會這樣嗎，都會一直想要進步嗎？

子靖：會！

高賽：會。

阿鴻：會！身為一個男人喔，你做事情就是要不斷的超越自己。

(焦點團體訪談)

不過雖然怒濤強大的印象在暗地裡影響著我，不斷想要進步的主要原因仍然還是自己，因為努力嘗試而進步，帶給我的是極大的成就感，這種成就感也是衝浪帶給我最大的歡樂。

育諺：就是一直在，超越以前的自己，然後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焦點團體訪談)

尤其是成功做到一個新的技巧，或是被誇讚說技巧有所進步，又或是有某一道浪讓老師或是禧哥與其他前輩誇獎了，那種開心的心情，可以讓我一整週都忘懷不了，直到下一週在來衝浪的時候，繼續挑戰。

有一次我印象特別深刻，那次一道浪衝完划回外海時，禧哥對我說。

禧哥：「哎叻不錯麻，剛剛那道我還以為是哪個高手，那個水花那麼大，原來是我們威翰吶！」

我當下又驚又喜，害羞地回禧哥：「真的嗎？沒有拉還好還好！」

對我來說，老師、禧哥就是標竿，要是被他們誇獎的話，那代表真的有進步了，這帶給我的就是最大的喜悅！回家後，我也用 line 傳訊息給沈鈺權分享順便刺激他一下。

我：「你到底何時要來衝浪？都顧約會。」

鈺權：「下禮拜...」

我：「浪很好，我衝到抽筋，有一道禧哥還嚇一跳呢！」

鈺權：「...」

當我有進步時，我就會去刺激其他人，當其他人被誇獎時，他們也會說出來刺激我，如此互相刺激，就能夠一起進步。

我們都是二十幾歲才開始接觸到衝浪，所以我自己已有所認知，想要變得像是衝浪 DVD 中的人物一樣厲害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如此，我仍然享受進步帶給我的喜悅，因為這才符合我的初衷，享受衝浪，因為不開心，就不衝浪。

為了讓彼此可以一起進步，我會跟大家一起討論，也會向老師請教應該要怎麼做才會進步的比較快，每每在晚上，聊來聊去從不聊別的，就是聊要怎麼衝浪，要怎麼進步。常常就坐在後院的椅子上，聊著最近彼此的動作有哪些可以調整，怎麼樣可以更進步。當然，在這之中會配上幾瓶啤酒 (研究日誌：2016/11/25)。



圖 58. 晚上在怒濤後院討論衝浪技巧



圖 59. 晚上在怒濤後院討論衝浪技巧之二

就算是在每年必去的臺東衝浪之旅中，我也不曾忘記過要進步的心，這兩年比賽期間下臺東衝浪，我們都有帶相機拍照。一到了晚上，大夥吃完飯回到營地就聚集在一起，不是為別的，就是看看自己衝浪的動作，然後老師跟禧哥就會一張張看著，跟大家說要怎麼調整動作。這時候，我就會盡所能地吸收，互相討論，希望可以一起進步。所以，每一道浪都是我進步的機會；每一道浪我都是在突破自己，這是我與大家一同的目標 (研究日誌：2016/12/1)。

為了達到維持怒濤的環境與課程的順利以及一起進步這些共同目標，使我跟掃地仔們互相合作依賴，讓這些任務得以成功，因而形成團體的凝聚力。團體在追求共同目標——尤其是必須通過合作才能實現的目標——的過程中透過互助合作、互動，使成員間互相有依賴性，建立起情感並讓目標得以實現，目標的實現等同於對團體的獎勵，造成團體凝聚力的形成。因為我皆為了完成這些共同的目標與任務而共同努力，互動過程中也因此會建立互相的角色關係，進而使得團體結構樣貌得已勾勒出來，造就我對於怒濤掃地仔這團體認同感的產生（高明華，2010，頁119-124）。團體認同感的產生是關鍵的轉捩點，認同產生後人們心裡便會自動認為與成員身處同一範疇下，我會認為彼此都是屬於怒濤掃地仔的一員，這歸類的行為便已造成團體的凝聚力，更會促使自身與其他成員將團體印象刻板化，認為只要是怒濤掃地仔，就是會為了怒濤而付出心力並且追求進步，且給予團體正向的評價，因對團體的評價亦會加諸於我自己身上，提升自我的價值（高明華，2010，頁132-133）。對怒濤掃地仔的認同感越高，對於自我的評價就越高，我對團體的凝聚力也就越強，我也就越喜歡跟大家一同開心地衝浪。

第五章 Once You're in

Once you're in –you're in. There's no getting out.

拿過 11 屆衝浪冠軍的 Kelly Slater 是如此形容衝浪的，而我以此來形容怒濤掃地仔這家庭，從初學衝浪，到獨自在城市與海邊來往，最後相識了這一群我已離不開的夥伴們。這過程不算太過戲劇化，但對我而言卻已非常精彩，利用此篇論文，將這故事撰寫下來。

第一節 我以身為掃地仔為榮

一、之所以相遇相聚

約莫我國中時，電腦作業系統剛換成 XP 系統，那時雅虎奇摩家族正夯，不論你是有什麼樣的興趣、嗜好，都能夠找到與你志趣相同的人；現今則是臉書上社團遍佈，永遠不會覺得自己奇怪或者孤單，因為總有人跟你相似。網路上相似興趣的社團比比皆是，現實生活中也不例外，從幾年前就開始流行的詞彙已顯現出此種風潮，諸如哈日族、哈韓族，近幾年臺灣單車流行，也出現單車族，不論是公路車、街頭腳踏車，都會相約一同享受騎乘的樂趣。現今社會上遍佈著因興趣相同所聚集而成的團體，就如 Maffesoli 所稱的「新部落」(neo-tribes) 一樣，人們以生活風格與興趣區隔，並因相同興趣就此集結成有歸屬感、凝聚力、認同感的團體，怒濤掃地仔便是因衝浪這相同興趣而集結的團體，並且會利用特定服裝——怒濤 T-shirt、自製外套——與衝浪的生活風格顯現出我們的特點。

然，衝浪雖是我與掃地仔們共同最為喜愛的興趣，要說單因衝浪而使我們相聚在一起，也有些過於牽強，怒濤這幾年來也是有其他因對衝浪有興趣而前來的實習生，但卻沒因此與我們一同留下的情形，因而我想，除了衝浪外，仍有其他原因使得我們得以相聚形成團體，我將之分為四點：

(一) 相似個性

(二) 相同生活風格、方式

(三) 共同的經歷產生共鳴

(四) 日積月累的情感

幾年相處下來，能夠觀察到我們幾個雖有相異之處，像是高賽說話總是喜歡故作浪漫，而我總是直來直往，覺得直接說出重點比較節省時間；嚕嚕跟高賽都很會畫畫，我卻對繪畫一竅不通；育諺的個性則是任何事都不先規劃好，我要是沒有計劃就會焦慮到情緒很糟。但更多的是我們個性相似的地方，我跟掃地仔們都一樣喜愛冒險、一樣喜歡用不正經的玩笑互相調侃，偶有讓對方覺得玩笑過頭最後也總能笑而化之。在相識、也一同與衝浪相愛上後，沈浸在衝浪的生活之下，每天坐在門口等浪，觀察潮汐下水衝浪，身心都充滿了海浪的氣息，使我培養出所謂浪人的生活風格、方式，在生活中便自然展現身為浪人的風格與生活方式，因對於衝浪付出了極大的心力與承諾，配合著海浪生活，讓我們在生活路線、時程安排上都趨於一致，可以說是幾乎一起生活著。一同生活、衝浪的過程中，因而有了只有我們才有的共同經歷，以此為媒介產生了共鳴，這共鳴便是怒濤掃地仔聚集的關鍵力量 (Maffesoli, 1996, p 10)，萌生出彼此間生死與共的強烈友誼，並以此為依歸，怒濤掃地仔就此成形。就如 Maffesoli 所形容的一樣，以共同興趣為基礎、共同經驗為連結、最後產生強烈的情感，形成一個嶄新的部落，共同生活著。

二、歸屬於怒濤的浪人

初學衝浪之時，總是興奮地想讓周遭的人都知道自己會衝浪，是個海上男兒，因此總會購買一些衝浪品牌或是與海邊有相關聯的衣服、飾品，穿戴在自己身上，訪問後發現其他人也是跟我一樣的，不只穿戴在身上的物品，也盡量將膚色曬黑、曬均勻，就怕別人不知道我是在海邊曬的，靠著向他人傳遞訊息以及從他人的回應中認同自己是個浪

人。但隨著越來越投入於衝浪中，對衝浪付出許多的心力，也越加了解衝浪的歷史、精神，外表已不再重要，浪人的角色已融入於我每一次的心跳脈搏之中，生活上的實踐都是作為浪人活著：

(一) 配合海浪的生活作息

(二) 為了衝浪鍛鍊自我

(三) 四處追逐完美的浪

為了衝浪而調整生活的作息，早睡保持體力、早起看浪這些是基本；其餘沒有在海邊的日子，我也都在為了能夠衝到好浪而自我鍛鍊，不論是跑步、重量訓練、或是看影片模仿動作皆是；我也受到了 *The Endless Summer* 這部浪人們皆推崇的衝浪電影所影響，只要一有機會就會四處前往有好浪的浪點衝浪，追逐著心中完美的那道浪。種種的實踐中，讓我自身得以認同自己是個真正的浪人。

且因自接觸衝浪開始，我就是在怒濤學習衝浪，依附在怒濤的屋簷下，對怒濤產生歸屬感，至今我已將怒濤視作為海邊的家，怒濤本身為一空間，但其對我的意義、以及我在怒濤的記憶，使我對其產生情感，因而產生所謂的地方感，以怒濤來作為認同自身的要素。透過幾種方法能夠使我們對怒濤產生這種地方感：

(一) 將怒濤佈置得如同自己的地方

(二) 將某些空間取名，使其產生意義、價值

(三) 在怒濤日復一日的家族戲劇

利用將自己的物品或是紀念品擺放於怒濤內、改造怒濤的擺設等，讓怒濤變得更像是自己的地方一樣，更為舒適、自在；對於怒濤的某些空間，將一些名字加諸於其之上，使其對我產生意義、價值；透過在怒濤日復一日地上演怒濤一家的舞臺劇，讓我熟悉怒濤這一空間，也得以認同我就是屬於這一空間之內的，以這些方式，讓我與怒濤產生了密不可分的歸屬感。

因為在生活上的實踐與對於怒濤的歸屬感，我才能認同自己是屬於怒濤的浪人。

三、我是「怒濤掃地仔」

認同，是在與他人之相似處與相異處的聚合與比較下所產生，我們幾個怒濤掃地仔的成員除了皆為怒濤的實習生外，與他人相比之下還有一些獨特之處，讓我們能從中圈起團體的界線，並且一起站在界線裡面：

- (一) 利用怒濤貼紙展現認同
- (二) 怒濤 T-shirt 與自製獨有外套
- (三) 除衝浪規則外，也一同遵守怒濤的規定
- (四) 分享共同的價值觀
- (五) 擁有一樣的夢想及理念
- (六) 衝浪生活上共同的儀式

透過這些方式，從貼紙、衣物，到心理層面的共同處，由外而內地影響我，使我得以認同我們為同一個整體，並深深將這印象烙印在心中。

在認同我們幾個為一團體之時，更因為我們有著需要一同努力達成的事情，令我與大夥產生相互依賴的關係，透過互助合作達到這些目標之後，讓我們幾個更加強烈地凝聚在一塊兒：

- (一) 一同維護怒濤環境
- (二) 協力配合讓衝浪課程順利完成
- (三) 一起努力、一起進步

這幾年，先是相識，因為個性與風格相近以及一同衝浪的經歷讓我與掃地仔們相聚在一起；再從一個懵懂無知的衝浪菜鳥，到認同自己是個真正喜愛衝浪並且是屬於怒濤的浪人；最後如此強烈的認同對方，成為一個團體，一個 team，一個家庭，我感覺像是

愛麗絲一樣走了仙境一回，沒想到衝浪竟能讓我認識了這樣一群好兄弟，對待彼此就像是家人一樣，就像阿鴻所說每個朋友之間的付出都是有限的，但我對於怒濤掃地仔的付出卻可以是無限的，這旅程帶給我的驚喜令我不想離開，想繼續走下去。

在強調理性思考的社會出現如此全然感性的行為，或許突兀，但我認同這可說是必然的結果，理性的社會發展已讓人心疏離，人與人之間再也感受不到溫暖，讓人產生與人連結的渴望，顯現現今社會已出現改變，正由理性轉向感性的社會發展 (Maffesoli, 1996, p 11)。環顧身邊四周，一定能夠發現社會周遭已遍佈了各種不同類型的團體，他們都有著同樣的興趣、夢想，也用許多形式展現對於團體的認同、有著獨特的規範，也都一起努力朝著共同的目標向前進，這樣子的團體不只讓人感受到溫暖，也因為這些認同感讓人提升自我的價值，讓人們的生命更加有意義。



第二節 愛的越深，責任越重

一、回頭思考我的起點

開始撰寫此篇論文之前，我為論文的主題苦惱了一段時間，我曾經迷失我的方向，在選擇指導教授之時拐了個大彎尋找論文的題目，所幸後來我仍回過頭選擇同學們都勸我不要選的老師作為指導教授，也因此幫我導向正途。我的指導教授對我說過兩句話：

一句是：「選我做指導教授，基本上要寫什麼題目都可以。」

第二句則是：「寫論文是痛苦的，所以要選自己愛的寫，因為愛，就不苦了。」

而我最愛的事物是衝浪，衝浪是我上研究所的初衷，怒濤則是我衝浪的起點。

「莫忘初衷，要飲水思源。」也是禧哥最常跟我們說的話之一。因為如此，讓我下定決心以怒濤掃地仔為主題撰寫我的論文，我想寫出從我學習衝浪，到如何怒濤掃地仔們相遇，彼此培養出深厚感情的故事。因為這段故事，是我目前為止的生命中，影響我最大的一段時光，我接觸到衝浪，愛上衝浪，接著與一個個掃地仔相遇，從此衝浪與怒濤就佔據著我生命中的大半時光，甚至也因此決定以衝浪的事業作為我人生的方向。

這段對我生命產生如此巨大影響的故事，我認為絕對有值得撰寫下來的價值，也幸好碰上自我民族誌這如此友善的研究方法，讓我能以描述自身故事的方式來撰寫論文。

二、愛在心裡口難開

然，在撰寫這故事並非易事，我仍然碰上許多困難，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我需要在每個階段都徹底地面對自身的感受，揭露我心中最真誠、甚至是脆弱的一面，這種自我探索的過程是困難的。

第一個困難就屬我本身就是個較難以表達自身情感的人，我想，這與我的家庭有關係，自小因為我爸對我非常嚴格的關係，每當有事發生時我爸爸總是不肯聽我解釋事情的緣由，因為他認為那些都是我為了卸責的藉口，在飯桌上也都禁止我們兄弟說話，因

此我與我爸的溝通自小就不順利，進而影響到成年之後，每當我想說出心裡話或是表達內心情感的時候，常常無法順暢的表達出我的情感。因此在我撰寫故事的過程中，我需要不斷地挖掘我內心的感受，並將其描寫下來，在這過程中我所閱讀的理論幫了我很大的忙，幫助我以理論的觀點去分析，先是幫助我用理論的觀點為主題聚焦，讓我以這些主題先是描寫事實，之後再往下挖掘我內心的情感面。舉例而言，我在描寫與掃地仔們相識過程的時候，新部落理論幫助了我以生活風格、共同美學、與衍生的情感三大主題描寫出我們相遇相聚的過程，最後我才再繼續往下挖掘出我對於每個人的感受與想法。然而這過程仍然是痛苦、費時的，這時又再一次慶幸我選擇了我所愛的題目，對怒濤的愛讓我得以支撐下去。

再者，我以自我民族誌方法撰寫此篇故事時，碰到不少描寫掃地仔們的情境，在這些時刻，我時時刻刻都得小心處理我筆下的文字，一個不小心，我便可能傷害到掃地仔們，而這團體對我來說是如此重要，即便是任何一點點傷害，我也無法承擔。因此在面對撰寫時我所要描寫的事實與掃地仔們的感情之時，毫無疑問的，我得選擇守護與掃地仔們之間的感情，並以能夠描寫的有限事實盡量完整地寫出我的故事。

三、浪人之歌，未完待續

藉由這篇論文，我能夠有機會重新審視自己與怒濤以及怒濤掃地仔之間的關係，而藉由 line 的對話紀錄在回顧過去的對話之時，我發現從剛認識到現在，我們——怒濤掃地仔——有所轉變了，我也有所轉變了。我們幾個剛開始相遇之時，我們都只專心致志於接近海、衝浪進步這些事上，群組裡的對話內容真不外乎就是「浪如何？」、「衝得怎麼樣」、「潮汐時間」、「明天要去哪衝浪」等等的話題。然而，就像先前提到的，怒濤掃地仔對怒濤都有著共同的責任，隨著時間演進我發現我逐漸下意識地不斷將這責任對掃地仔們強調，因當時我與掃地仔們都準備邁向下一階段，大家都變得非常忙碌，我認為如不強

調讓大家為怒濤分工合作的話，勢必無法好好維持怒濤在我們心中應有的樣子—整潔、舒適、是心目中海邊的家、也是衝浪課程教學的場所。雖然對於怒濤共同的責任是將我與掃地仔們如此強烈凝聚起來的關鍵力量，但在強調這份責任時，我有時也做出了傷害團體的事，像是時常跟育諺起衝突就是在傷害團體的感情，雖說我們最終總會因團體的羈絆而和好，但爭吵本身就給團體帶來了傷害，儘管癒合了，但也留下了傷疤，我認為這是應該要小心對待的地方。這份責任對於怒濤掃地仔的凝聚力與認同感來說是把雙面刃，在這雙面刃的劍柄上我該如何尋找到他的平衡點，使大家能夠繼續如此強烈地凝聚在一起，我想，這是我往後的日子裡最重要的課題。

因撰寫此篇論文，讓我回顧怒濤掃地仔的起點與成長，我發現我對怒濤、對掃地仔們的感情是越來越深厚，也藉由對於認同與凝聚的分析，我感受到大家彼此之間的連結有多強烈，以致我與怒濤掃地仔如此的難以分離。

藉由此篇論文，我得以重新回到我的起點，從剛初學衝浪之時回顧至今，再一次回憶這因衝浪而起的奇幻旅程，也因此明瞭在我生命中，怒濤、與怒濤掃地仔此一團體於我的重要性。怒濤，讓我學習衝浪與浪人的精髓，改變了我的生命；怒濤掃地仔，在同一經歷這風風雨雨後，成為了我心目中的家人。

論文的撰寫就到這邊，但怒濤掃地仔的故事仍會繼續下去。

引用文獻

王志弘、徐苔玲 (譯)(2006)。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市：群學。(Tim Cresswell, 2004)

何粵東 (2010)。自我民族誌的課程研究初探。中正教育研究，9 (1)，1-29。

何致中 (2002)。地方與認同宜蘭地區地方特質與認同政治間的關連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北市。

吳潛誠 (1997，11月9日)。閱讀花蓮——地誌書寫：楊牧與陳黎。更生日報，20版。

李大一 (2002)。紐約新勢力：紐約 Big Magazine 衝浪特集。廣告雜誌，(135)，116-123。

李永清 (譯)(1990)。遊戲化社會。臺北市：遠流。(高田公理，1987)

李靜怡 (2005)。臺灣青少年嘻哈文化的認同與實踐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臺南市。

李國文 (2013)。沖浪人生。課外閱讀，(1)，26-27。

周甫亮 (2001)。青少年在網咖中的次文化認同建構初探 (未出版碩士論文)。世新大學，臺北市。

林玉燈 (2007)。社區居民參與社區營造與其社會資本關係之研究——以宜蘭蘇澳鎮白米社

區為例 (未出版碩士論文)。逢甲大學，臺中市。

林文琪 (譯) (2006)。認同與差異。新北市：韋伯文化。(Woodward, K., 1997)

高至誠 (2008)。人、空間與認同：一個排灣族部落的實踐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東大學，臺東市。

高明華 (譯) (2010)。社會認同過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Abrams, D., & Hogg, M. A., 2006)

高麗娟、黃光獻 (2014)。體育運動質性資料分析方法。體育學報，47(2)，159-177。

孫治本 (2004) 個人化與生活風格社群。臺北市：唐山出版社。

徐敏家 (2009)。臺灣衝浪次文化建構歷程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新北市。

郭良文 (1998) 臺灣近年來廣告中認同之建構—解析商品化社會的認同與傳播意涵。新聞學研究，(57)，127-157

符裕、何珉 (譯) (2012)。如何做田野筆記。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Enerson, R., Frets, R. Shaw, L. 1995)

康理查 (1992)。臺灣海岸之衝浪環境-發展潛力之研究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北市。

黃寶珠 (2011)。空間、命名與地方認同—花蓮阿美族七腳川人的歷史與經驗 (未出版碩

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花蓮縣。

曹嘉玲 (2004)。《臣服與征服-衝浪愛好者的休閒實踐及衝浪次文化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陳韻祥、佚恩章 (譯)(2010)。《衝浪之書-終極指南》。臺中市：十力文化。(Michael Fordham, 2009)

黃恆正 (譯)(1988)。《符號社會的消費》。臺北市：遠流。(星野克美，1985)

傅筱涵 (2009)。《臺灣衝浪運動參與者動機與現況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蔣逸民 (2011)。自我民族志：質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浙江社會科學》，2011(4)，11-18。

蔣朱美姬 (2015)。《「情境」與「認知」形塑的自我：原漢雙族裔的族群認同試探》(未出版博士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南投縣。

趙冉 (2000)。《走向自由-休閒社會學新論》。昆明：雲南人民。(JR Kelly, 1987)

劉維公 (2006)。《風格社會》。臺北市：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蔡文川 (2009)。《地方感：環境空間的經驗，記憶和想像》。高雄市：麗文文化。

盧巖詡 (2014)。以安頓生命為目標的研究方法——卡洛琳·艾里斯的情感喚起式自傳民族誌。《社會學研究》，(6)，221-237。

Cotterell, J. (2013). *Social networks in youth and adolescence*. New York, NY : Routledge.

Ormrod, J. (2005). Endless Summer (1964): Consuming waves and surfing the frontier.

Manchester, Film &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es,
(1), 39-51.

Ellis, C. S., & Bochner, A. P. (2006). Analyzing analytic autoethnography: An autops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5(4), 429-449.

Ellis, C. (2007). Telling secrets, revealing lives: Relational ethics in research with intimate others. *Qualitative inquiry*, 13(1), 3-29.

Ellis, C., Adams, Tony E., & Bochner, Arthur P. (2011). Autoethnography: an overview.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 36(4), 273-290.

Kleiber, D. A., & Walker, G. J. Mannell, RC (2011). *A social psychology of leisure*. Edmonton, Canada: Venture Publishing.

Maffesoli, M. (1995). *The time of the tribes: 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 London, UK: Sage.

Moutinho, L., Dionísio, P., & Leal, C. (2007). Surf tribal behaviour: a sports marketing application. *Marketing Intelligence & Planning*, 25(7) , 668-690.

Richard Jenkins (2004). *Social Identity*. London, UK: Routledg.

附錄一 訪談大綱

衝浪理念、實踐：

透過探究怒濤掃地仔們對於衝浪的態度、理念，以及如何實踐衝浪的休閒生活，觀察我們在這些方面上是否有著共同點、以及是受到什麼樣的影響有這樣的態度、理念。

1. 為何想衝浪？
2. 衝浪對你來說是什麼？為什麼？
3. 衝浪帶給你什麼樣的體驗、感覺？
4.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衝浪的生活？
5. 在衝浪上有想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或者成就嗎？為什麼？

新部落主義：

以新部落主義的觀點探究怒濤掃地仔們是為何而聚集在一起，在這過程中有那些共享的經驗、共同的情緒感受。以及透過哪些具體的表象實踐出來，如服裝外表、共同語言、規範、價值觀等等。

1. 何時加入怒濤掃地仔，怎麼加入的？
2. 為何想要加入怒濤掃地仔？
3. 在怒濤掃地仔一同活動的經驗中，有哪些事讓你印象深刻？
4. 是否有與怒濤掃地仔的成員有產生共鳴的感覺？並描述一下。
5. 怒濤掃地仔是否有特殊的服裝、語言？
6. 怒濤掃地載是否有共同的規範、價值觀？

認同：

透過瞭解怒濤掃地仔們的消費行為、喜愛的品牌，了解這些物品對於他們的意義為何？是如何透過這些物品來打造我們探究的自我形象與認同。以及怒濤掃地仔大家的互

動方式、對於個人的行為影響、與其他群體的差異來了解我們是透過哪些方式塑造我們的認同。

1. 是否為了表現得像一個 surfer 而做出什麼樣的消費行為？為什麼要買這些物品？
2. 怒濤掃地仔們是否有共同喜歡的品牌？這些品牌有什麼意義？
3. 怒濤對你來說有什麼樣的意義？
4. 在雙獅海灘跟怒濤裡，你們有對什麼樣的事物取名嗎？什麼樣的名字，代表什麼意思？
5. 在怒濤的日常生活是怎麼過的？
6. 在跟怒濤掃地仔大家相處的過程中，有哪些互動的形式？在這些互動中你有什麼感覺？
7. 怒濤掃地仔有在哪些行為上影響了你？
8. 在人生階段角色的轉換過程中，怒濤掃地仔有帶給你什麼樣的幫助或感受？
9. 對於其他不衝浪的同學或是同事，你是如何看待的？
10. 怒濤掃地仔跟其他你們所知道的衝浪團體或是俱樂部有什麼不一樣？

附錄二 研究日誌

2016/3/5

跟俊哥聊天聊到以前他在墾丁開衝浪店的事情，當時俊哥是全墾丁第一家衝浪店，用句老話來講：「那可真是威風！」。俊哥還說到全臺灣第一場有開放國外選手報名的大型衝浪比賽，也是他一手辦起來的，還特地翻了報導的照片給我看。想想，雖然我衝浪真的起步很晚，但我認識的卻都是衝浪的核心人物啊。俊哥算是臺灣衝浪的第二代子弟兵，當然也認識第一代在金山那邊美軍基地衝浪的開山老祖們，其中有一個俊哥說那還是臺灣第一個削衝浪板的師傅呢，叫做王有源，那時候板子都是賣去夏威夷賺錢的。牌子叫 Sticky Swell，老師剛好也有一張！

2016/3/13

去年辦過一次的春酒，大家似乎都覺得很想再繼續逐年辦下去的樣子，所以就又辦了一次。酒酣耳熱的時候，老師、俊哥、禧哥都講了一些讓我們銘記在心的話。

俊哥：我們是為了賺錢，還是為了生活，要取得平衡。

保羅：以前有一個澳洲來的surfer，教書假日開車到處衝浪，家當都在車上，但最後死於空難，這種逐浪的生活，讓我們每個人都很嚮往。

2016/4/2

這週連假，大夥兒各自都有家裡事情，時間比較沒有湊在一起，到了店裡，老師與老師傅在喝酒，一起喝酒使得又更認識一點老師傅，老師也又再一次說對我寄與眾望，內心是開心也壓力不小。時間沒湊在一起工作使用line交代給後面幾天會來的人，也有人利用零碎的時間來衝一下浪就走了。這週一切順利，除了臨走前沒有留意後門應該要鎖以防這週送來的新板子萬一被闖空門。

2016/4/7

今天早上楊育諺沈鈺權跟芳瑜去店裡衝浪，阿鴻也在，原以為一切順順利利，沒想到傍晚收到老師的line，很生氣，很生氣，說他們店裡很多地方又沒有打掃好，當下真的是很頭痛，最近一直在處理這種類似事件，但還是拿起電話，先撥給老師，跟老師保證我會處理，免得老師情緒擴大，對大夥都不好，然後再工作群組真的是苦口婆心的說了很多，真心的希望大家都能夠一同進步，雖然我語氣很凝重，但大家都還是態度很好，都紛紛說自己會繼續改進，但重點是之後，能不能持續維持工作的態度，我相信有些人是可以的，有些人可能需要多加油，那就需要大夥扶持一下了，大家對於怒濤的感情，我相信他們會願意做很多事。

阿鴻：我覺得今天走得太趕了 所以很多東西弄的不夠細心。

育諺：互相檢查這點 我以前真的沒想過，但我真的都很想把自己該做的都做好，其實我只是怕被老師趕走。

2016/4/8

這次事件對於我們來說真的是個很大的危機，老師跟我深談，感受得到她深深地失望，對於之後如何改進，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晚上再次跟大家溝通了一次，尤其是楊育諺的部分，跟他當面談了很久，過程中他的臉色整個鐵青，完全無法有一點笑容，他也說他深深的知錯，希望他可以好好反省。

2016/4/9

這學期臺北大學運管系衝浪課第一次上課，經過昨天的深談以後，今天楊育諺馬上就很積極的負起幫忙上課的責任，從點名，收上課費用，到教學都跟以往態度已經大不相同，以前需要我一直督促他的，今天卻是一點都不用，會自動去做。

2016/5/1

最近禧哥工作似乎變忙變的只有星期天可以來衝浪，大家私底下都在談論喜哥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需要幫忙才會一直忙於工作，怒濤的大家互相都會關心大家的狀況，這個點感覺變成了大家的集散地，大家在這裡相遇，連結，產生感情並互相扶持，或許有些人可以會因為一些事離開幾天或幾個月或一段時間，但總感覺只要有怒濤，就會再相遇。而這幾週育諺跟阿鴻在做事方面也真的進步許多，細心許多，有再花心思跟「房子」對話，雖然還是有一些可以改進的地方，但已經很好，可見為了留在怒濤的家庭裡，大家都會付出很大的努力。

2016/5/7

今天腦子突然迸出個問題，為什麼真心喜愛衝浪的人都會散發出一種很與眾不同的氣質，我也接觸過潛水的人，但潛水的人說實在，並沒有和我們有相似的氣質，不是相同，是連相似的氣質也沒有，為什麼，surfer的氣質這麼獨樹一格，潛水的人跟我們一樣很開朗，也時常喝酒玩樂，到底哪裡不同呢？想了半天，似乎有點靈感，很多衝浪的影片都是 這樣形塑衝浪形象的——一個人，一張板，就這樣出發去衝浪了。或是有些更甚者，會願意拿著板子，徒步，翻山越嶺的，只為了下去某個有著好浪的海灣。surfer，給人有一種浪跡天涯，以及執著的感覺。

但潛水卻不能這樣，潛水有很多的器材要載，需要交通工具等等的，衝浪有時可以說走就走，甚至餐風露宿，我們也要衝浪，但並不是說衝浪的人過的很隨便，而是surfer

可以忍受很多事情，一切只為了衝浪。我們可能會選擇晚上少點鬼混，只為了早起衝浪；我們可以犧牲很多打工，一個月少吃幾頓大餐，或是半年一年才吃一頓稍微高級點的，但我們一定要衝浪；我們可以就地睡在某間國小的走廊上，或是車站屋簷下，只會了隔天起來就能馬上衝浪。

所以說我們，可能有點執著，執著著想要在每一道浪上奔馳；或是有點天真，天真的以為可以就這樣把海浪當飯吃吧。

2016/5/22

這週時逢每學期都會舉辦的北大衝浪課烤肉活動，結束週末兩天的活動，趁著坐火車的時間跟大夥兒開個檢討會，把大家需要改進的地方說出來，但順著上次老師教的方法，先說大家的優點，讓大家都放鬆一下，再把不好的，需要改進的地方說出來，感覺效果確實不錯。



2016/5/29

唉夏天到了，沒浪的日子來臨，連續兩三週浪的大小都不及大腿，非常難玩。沒浪的日子到了怒濤就要找別的事做，但也是可以拿練習版或長版趴板下水玩，就當作玩水，而即使是沒浪，大家也還是都一樣保持每週都來，我也是一樣，其實有時真的感覺來這就像是每週回家一樣，不管怎麼樣，都還是會來。

而夏天來了也表示，客人開始會多了，這禮拜就有開始幫忙招呼來臨的趴板體驗團體，我們店的客人有許多都是回流客，可能一年來遊玩個兩三次，而且都蠻大團的，我們都會幫忙充當教練指導或維護安全，有時，老師會給我教練費用；有時則沒有，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標準在哪，但我們也並不在乎就是了，我覺得對我們來說，幫助店裡在某些層面來講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怒濤讓我們有地方落腳，有地方學習，有很多衝浪板可

以練習，很多人衝了好幾年的浪可能也才充不到三四張板子，但我們卻有很多不同的版型可以練習，可以去找到自己喜歡的版型，這是很不可多得的機會，所以即使我們有時候來的必須幫忙而充不到浪，對我來說還是很樂意付出自己的時間來幫忙店裡。

這禮拜剛好是俊哥前輩的生日，還一起買了個蛋糕幫他慶生，我平常沒有過生日的習慣的，也很少幫人慶生，要對我來說是重要的人我才會幫他慶生，怒濤對我來說是重要的，怒濤的人對我來說當然也是重要的。

老師這禮拜還說到，taka shia（前店內股東）最近與他聊天聊到我們這群工讀生，說他很認同現在的我們，我們管理自己跟店裡做的很好，衝浪也進步很多，對於衝浪的知識禮節也做得很好，taka shia是很嚴厲的日本surfer，能夠得到他的認同跟讚賞，對我們來說真的是很重要的肯定。

2016/6/18

最近店裡新來了一個工讀生叫子靖，說是新來，其實在之前也就認識了，是大容的朋友，子靖去年在烏石港的衝浪國度衝浪店打工換宿過，那時大容剛好剛來到店裡，子靖就常來找大容聊天打屁。看著看著子靖從那時候開始就也一直很想加入我們，我跟子靖聊天發現，他覺得我們店裡環境真的很好，跟烏石港那邊都差很多，在工作方面，他在衝浪國度的時候每天都要待在沙灘上的帳篷底下，曝曬一整天，真的很累；老闆對於員工以及店裡的氣氛也沒有怒濤來的溫馨，怒濤的工讀生都覺得我們是像家人一樣的，甚至還會主動為店裡付出一些資源如家具等等的，那邊則不然；在衝浪學習的方面也很差，子靖在衝浪國度那邊的經驗也不是很好，在店裡對於衝浪技巧的進步少有幫助，那時有一次颱風天我跟朋友去福隆看浪遇到子靖，衝浪國度的人帶著他們工讀生也一起去福隆衝浪，但一下水後衝浪國度的人卻完全沒有在水上看顧他們，也沒教他們衝浪時應該要怎麼做比較好，這樣對於衝浪要進步是很難的，打工換宿的工讀生不外乎就是想要

學好衝浪，但卻學到很少，這樣子會讓人很沮喪，反而在怒濤可以學習到很多，大容跟子靖同時期學習的，但一個在衝浪國度，一個在我們店裡—怒濤，兩個人進步的程度卻截然不同，大容現在都可以自己衝颱風浪了呢。

2016/7/6

今年的第一個颱風終於來了，今年的颱風來得讓人感覺特別的晚，通常都五六月就來了，所以這個晚來的首颶讓大家都非常興奮，每天都在看有關颱風的動態，預測會起浪的時候，準備隨時殺去海邊衝浪，終於抓好時間大家全都殺去店裡決定衝浪，凌晨五點就起床出發了，但也礙於最近在上救生訓練的課程，我跟育諺可能必須當天來回，顯得非常的趕，衝一衝下午就得走了，所以也跟沈鈺權講好時間到了先載我們回臺北。但人算不如天算，誰知道越衝浪卻越好，時間到了除了我很緊張要回去上課之外，其他人全都不想去，其他不用上救生訓練的人就算了，沈鈺權說話不算話也就算了，育諺要跟我一起上救生課也決定直接翹課，獨留我一人，感覺真是非常的差...，卻又不想放著好浪讓他們獨享，加上不想自己獨自回臺北，況且獨自回去沒有汽車實在是趕不上的情況下，我也就留下來繼續衝浪了。最後大夥兒衝到天黑才上岸，每個人都在看著海惋惜不能再衝久一些，我則是趕緊打電話請假，雖然心理滿懷著罪惡感，但卻也有大大的滿足感，衝了一整天好浪，對於一個surfer來說真的是無可替代的美好。



2016/7/8

號稱史上最強首颶的尼伯特，對於臺北的影響似乎不是那麼劇烈，嚕嚕跟育諺待在家也無聊，就跑來三峽找我跟芳瑜消磨時間。結果待一待大家也覺得無聊，看窗外風雨不大，心一橫決定去海邊看看狀況，也去店裡看看狀況，沒有打算要下水，但就是看看浪況如何觀察一下，剛好俊哥也打算先去探勘，我們就相約店裡一群人就出發了。到了店裡，結果老師剛好在店裡顧店，聊了一會兒實在還是想看浪，又開著車出發大溪蜜月灣看看浪，大溪浪實在很亂；看完又再繼續往北開到福隆看浪，福隆也不好，儘管在出發前大家都知道今天正當颱風海況絕對很差的，但大家還是全部都想來看浪，回程路上育諺提到他女朋友又在生氣他來海邊了，只要他來海邊不管有沒有衝浪婕好似乎都會情緒不好，俊哥則是說他跟他老婆其實也有這種問題，而且很多年了，直到這幾年才開始

比較能夠理解跟體諒為什麼我們會想要一直來海邊，其實不光是衝浪，而是整個心理生理都需要被海洋的氣息籠罩才行，俊哥就說他老婆之所以能夠理解主要是因為有一陣子俊哥都沒有到海邊來，那陣子俊哥的身體就變得非常虛弱，心情也一直很低迷，而恢復到海邊來後，一切似乎就又變回正常了，他老婆才真的比較放寬心讓俊哥每週都來衝衝浪，放鬆放鬆心情。我就是無法不來海邊，好像身體裡就是有一種聲音說叫我來，就算沒有要下水衝浪，到海邊看看情況看看浪，心裡就有一種滿足感，那是在都市裡逛多久的街吃多少美食也無法有的滿足感，我想我就是戒不掉這種癮頭吧！

2016/7/18

上週嚕嚕因為工作太忙沒辦法來衝浪，這幾天聊天就一直說一週沒衝身體覺得怪怪的，看來衝浪的癮頭真的是很難受。

2016/8/31

最近子靖跟大容跟隔壁喬治衝浪俱樂部的換宿工讀生混得蠻熟的，他們甚至晚上都會跑來我們店裡聊天，好像他們那邊晚上蠻無聊的，都不會有什麼活動，不像我們常常喝酒打屁！

今天剛好我們小小烤個肉，子靖就找了他們來一起烤肉，聊天過程中我就探聽了一下他們對於店裡的想法，發現其實他們對於喬治那邊也覺的沒有到很喜歡，也表示未來可能也是不會回去衝浪，他們也都覺得很羨慕我們，覺得我們店裡氣氛都很好。喬治那邊對於結束的換宿生竟然只提供幾次的免費租版而已，我聽到的是一個8次，還有一個只給3次反觀我們店裡，有來幫忙過，就算是很短期的，幾乎來老師都是不收錢的，光這點就差很多了，更別說是我們還有機會得到店裡的板子或是老師手工削的板子。

不過觀察下來他們覺得差最多的地方應該是下水衝浪的部分，在喬治那邊可以得到的也只是幾次簡單的衝浪教學，在我們這得到的遠遠超過這些，我們這些工讀生，老的都會教小的，店裡的前輩跟老師只要有下水一起衝浪，也都是互相指指導。來衝浪店打工換宿的工讀生，不外乎就是想要學衝浪，那在我們店裡，你真的是可以學到衝浪，還學得很多，跟一些在其他店換宿過的人聊過，發覺其實他們都沒有學到什麼衝浪的東西，真的很可惜，而我們，也真的很珍惜在店裡可以學習的機會，所以也才這樣一直聚在一起吧，即使有些人已經出了社會，也都還是聚在一起。

2016/9/11

明鵬終於難得上來團聚一下了，但竟然是挑平日來，也太會挑時間了吧，是故意挑大家不再的時間嗎，難道是怕被搶浪，明鵬現在在臺東志願役也是挺難熬，上次下臺東找他聊天一直怨嘆沒有時間衝浪，現在一有時間就珍惜著衝浪，儘管沒浪也是...不只明鵬，高賽跟嚕嚕也是，現在大家逐漸踏進社會，開始工作後真的是越來越少時間可以衝浪，當然也越來越少時間可以全部集合在一起，去年才幫我們大家拍的團體照，現在一看到就開始有些感觸了，隨著日子漸長，這種日子真的是越來越珍貴了。

2016/9/16

年年的中秋都有好浪，今年的中秋特別不一樣，因為今年的中秋不能衝浪,.....本來前幾天看有颱風都還很興奮的期待有好浪可以衝，虧我們半夜三點就起床出們要找地方衝浪，到了宜蘭竟然發現已經發布警報，想衝，卻沒得衝，心情真沈重。大家坐在店裡發呆，這時嚕嚕低著頭說：「原來不能衝浪才發現，真的少了很多事可以做耶。」說真的，把衝浪從我們生活中抽離了的話，生活似乎真的少了大半部的意義，應該說是動力，連動都覺得懶了。就這樣呆著呆著，忽然楊育諺看到line上有人報消息說福隆可以衝，

大家本來都累得半死了，一聽到福隆可以衝，就一個個精神都來了，全部都三步併作兩步把板子搬上車直接出發福隆！一到福隆雖然是小浪，但至少得有衝，大夥兒有玩到也有心情舒暢了點，中午回到店裡又繼續陷入了被颱風攪局的壞心情裡，就這樣又呆了一兩個小時，好死不死羊育諺又在臉書上看到金山有好浪的消息，重點是沒有海巡，其實大家都累得半死了，在一番猶豫之後還是出發了，還是抵抗不了那美浪的誘惑，但天不如人願，興奮之餘我們忘了這是中秋連假，連假就是車多...結果到了金山都已經傍晚。而且我們到了，海巡也到了，當下真的有說不完的怨恨，但還是乖乖的沒有靠近沙灘。反而是海灘上還有兩個遊客儘管再三催趕，他們卻好像不知道是在叫他們似的，害得不管衝浪客，或是岸上的咖啡店家都一直在廣播，三催四請的才把他們請上岸。其實衝浪客們一般都很配合，海巡的員警一到其實我們都會自動上岸，反而是遊客們，才常常搞不清楚狀況，這樣才更容易出意外。



2016/9/25

這週碰上大容生日，又剛好大容跟子靖環島預計會回到宜蘭，子靖就先line我說要偷偷幫大容買個蛋糕；而又很剛好的老師要送給大容的板子（工讀生老師都會送板子）也打磨好了，於是可以藉機當成生日禮物送給大容，沒想到效果驚人，晚上蛋糕拿出來的時候，大容只是笑笑的說謝謝，但板子一拿出來的時候，大容卻從椅子上跳起來，興奮得不得了，甚至還哽咽呢，幫他慶生真是慶對了。

2016/9/26

在臺北下課了，離開教室前不是約同學們吃晚餐，反而卻是拿起電話打給嚕嚕，結果嚕嚕竟然沒接，這傢伙最近交了女朋友開始消失了。只好打給大容，果然大容很閒大容一口答應說好！他剛忙完跟俊哥的訪談一起吃個晚餐。沒想到電話掛了嚕嚕也打來了，說也可以一起吃，就這樣我們雖然在臺北，沒有衝浪，卻還是一起吃了晚餐。甚至身上錢不夠...跟他們借錢呢！

2016/10/22

最近覺得跟楊育諺的溝通有越來越好的跡象，不知道是我自己的想像還是真的是如此。雖說以前常常跟他因為做事的觀念不合而有口角，但近來覺得我們已經磨合到找到我們可以很順利溝通的方式，少了很多爭吵，多了很多的是歡笑，本來嘛，一起衝浪就是該開心，覺得這樣很好。

2016/10/29

最近在店裡不是在念書就是在打前三章，下水的時間大大縮水，甚至是一整天都沒有時間下水衝浪。可能在店裡面的臉色就有比較不好看吧，沒想到平常最愛跟我吵架的楊育諺最近卻常常關心我，鼓勵我，說我表情看起來很糟糕，高賽也都說威翰你這樣撐不撐得住！？大家都在給我加油打氣。真是的，這群人，怎麼就這麼叫人喜愛呢？

這天剛好也是育諺的生日，雖然沒有大夥兒都齊聚一堂來慶生，但也買了一些小酒，一口酒配上幾句話，這種平淡的快樂，也才是我真正追求的，簡單卻又很美好。

2015/10/30

沒想到嚕嚕工作連勞工該放的假都沒放到，真是苦。在店裡打掃聊天時嚕嚕提議說晚上去看電影，楊育諺說好啊但又說到學校籃球隊的學弟也說要看，大家異口同聲的說：「放鳥他們就好了啊，我們跟他們誰比較重要。」

接著楊育諺就說了：「我現在真的是除了你們之外都沒朋友了耶！每天都是跟你們混在一起耶！」

嚕嚕也說：「我也是啊，現在除了上班剩下的一天就是來這裡，很煩耶。」

雖然嘴上說很煩，但你臉上還是情不自禁的笑了，這笑容又代表什麼？

就這樣，雖然育諺要拒絕學弟；雖然嚕嚕要先送女朋友回家再出門，從宜蘭回到永和開到南港，但我們還是排除萬難的看到電影了。

2016/11/3

大家都會貼怒濤貼紙，大夥兒似乎都藉由貼貼紙這種小小的行為，來表現出自己是怒濤的一份子，不只是貼在家裡牆上，也會貼在外出顯眼的地方像是電腦、機車跟安全帽上，都是讓人看得到的地方，從貼紙上像他人傳達出我們對怒濤的認同。

2016/11/5

很久沒有大家到齊了，雖說嚕嚕今天約的很突然，但消息一發出來大家都把手邊的事放下到海邊集合，就連大容要上班的，都說下班要半夜趕過來，但誰曉得他來了我們還有沒有在烤！像這樣都是自己人，還有少數當天的客人跟新朋友，聚在一起烤肉、聊天、喝酒，真是世上最棒的事了。得友如此，夫復何求呢？在這樣的場合，我們這些老朋友可以增進我們的感情，又能夠認識新朋友結交新的友情。尤其在酒酣耳熱之後，有些人就會開始吐露很多心聲了。通常，越醉的，吐露的就越多。這次最多的應該就是林

子靖了！可想而知的，最菜的人就是會被灌最多酒了。但是灌酒也不是說真的要整你，灌你越多酒，其實是代表著大家對你越喜愛；而你喝得越多，也就代表你對我們越喜愛，也就是越愛怒濤了。

子靖這回吐露的可多了，喝了幾杯威士忌，就開始霹靂啪拉講。每個人都講，每個人都被他逼迫要擁抱，每個人他都說愛他，最後還帶著大家一起喊我愛怒濤。真情流露，最後甚至還痛哭...看來這段時間他對怒濤真的付出了很多感情，雖然加入我們才短短三四個月，但他絕對是全心全意的在對我們付出。從想衝浪到學衝浪，再從學衝浪到投注感情在我們身上。

其實子靖能夠加入我們也是一個緣份，也是一段故事。在一年多前子靖跟我就認識了，在一次NIKE活動的打工上我們相識，那時只是簡單聊聊天，互加臉書而已。他說那時他看到我的大頭貼是穿著怒濤的T-shirt，而我的動態常常是與衝浪相關，還在好奇這是什麼樣的衝浪店，但他當時礙於學校籃球隊的練習而無法投身到怒濤來。所以那年加入我們的不是子靖，是大容，就是子靖看到

我們的照片，動態，被吸引而趕快跟大容說這個消息，大容才這樣加入我們。隔了一年，就換子靖放下身邊的雜務，毅然決然的加入我們了，造就了今天這麼喜歡衝浪的他，也豐富了我們的成員。 風格、吸引、感情

育諺身為這次烤肉的主角，喝的量當然也是不遑多讓。每次他喝多了話也就多了，又開始講些怒濤最棒怒濤帶給他最多領悟成長的話。育諺這些日子以來，我覺得不敢說是成長，但我們之間的契合度真的好了很多。雖然說我認為我們能夠這樣一直磨合，完全是因為我們掃地仔這團體的存在，如果沒有掃地仔，我們不可能在爭吵之後還能握手言和，是因為掃地仔把我們綁在一起，這力量是如此的強烈，讓我們無法分離。而育諺說老師跟我教給了他很多事情，其實我覺得不是教，而是交。我從老師身上學到了很多，包括了大海的知識，自然的偉大，做人跟管理人的方法。對我來說，我不是要教他這些

東西，是要交給他這些東西，對於學弟們我能夠做的事是傳承，傳承我所學習到的東西。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夠不斷地延續下去，就算你是剛加入的新血，也能夠馬上學到我們的精神。

2016/11/6

今天楊育諺跟嚕嚕本來想直接開車衝去花蓮衝浪，因為實在浪太好了。但其實，今天店裡還有事情要做，所以育諺跟嚕嚕一這樣講的時候，高賽的反應有點大，甚至有點不太高興，高賽可能覺得育諺跟嚕嚕把我們拋下不管吧。我只好召集大家給大夥開個會解釋一下。但解釋完育諺還是一臉很不願的樣子，無奈下在晚上開車回臺北路上再跟楊育諺好好的說一次。其實我不是阻止他們去衝浪，只是說到底，今天店裡還是有一兩個學生要照顧。我們既然是依附在怒濤底下的一個團體，說實在，這些事務有時候就是我們的束縛，我們作為一個團體一起行動，有事情我們就是要一起完成，怒濤給了我們這麼好的環境，有利當然也有弊。當然大家都很想可以一直想衝浪就衝浪，但是，如果今天大家就是想衝浪就衝浪的形式的話，沒有了這些束縛，我們不可能有這麼強的凝聚力，我們會這麼喜愛彼此就是因為這個看不到的繩索將我們緊緊綁在一起。我們在每個禮拜來到離開前，都要一起把店裡事務全部完成打掃乾淨，然後一一檢查，就是透過這些事情，我們有一個共識，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在每一個禮拜都一起完成它，我們才能這麼的強大。就是因為這些束縛，我們，才能夠是我們。

2016/11/11

衝浪明明是個人的運動，那麼為什麼我們卻這麼緊密的貼近彼此？明明不需要倚靠他人也能夠一直就這樣衝浪下去的。在海上左思右想著，回憶起來，每次衝到很好的浪的時候；或是衝得特別爛的時候；又或是想要找人討論剛剛自己衝的怎麼樣，有什麼地方需要調整的。尤其是在衝到好浪的時候，做出了一個新動作的時候，特別興奮，特別

想要跟人講：「欸欸欸你有沒有看到我剛剛那道，超爽的辣。」這種話。我需要跟人分享我的感受，也喜歡跟人一起討論我的經驗。一起分享，在這過程當中，我跟大夥兒也會互相了解，感覺到我們是一起的、一掛的，我們的感覺只有我們明白。

2016/11/20

說了好久的自製帽T終於開工了，從一開始說要一起買浴巾衣繡字到變成帽T再變成連帽外套，中間經過大家很多次的討論，最後定案的關鍵在於俊哥。俊哥身為本身就是設計衣服的老闆給我們實在的建議，又大力幫忙，幫大家直接跟廠商買外套，價格大大降低，甚至還幫忙我們買拓印的材料，做模版，這樣一來我們不僅是有共同的一件衣服，還是自己手工印製的。衣服背面印著怒濤，代表我們是怒濤的掃地仔；正面印著高賽設計的Ride 2 Ride圖案，代表我們怒濤掃地仔的精神—always riding, or riding to ride。

2016/11/21

記得嚕嚕剛來的那時候，剛好那一年老師跟Takashi還有Taka Shia拆夥了，所以怒濤只剩下老師一個人在經營。嚕嚕跟我因而負責處理的店裡大大小小的雜務，不過說到底，也真的都只是雜事而已。諸如打掃環境、鋪床、拆拆房子等等，畢竟跟板子有關的事情我們都還不專業。當然，除了做這些雜事，我們每天都一起衝浪。每天都一起做事，一起衝浪，做事情總是需要通力合作才能做好；衝浪也要互相督促，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時候...。或許在那段時間每天朝夕相處下來，透過合作互相了解，奠定了我們之前的感情跟默契吧。跟以前遇到的楊正平或其他人不一樣，那時感覺嚕嚕就是可以繼續待下來，也說不上來為什麼。有可能是那種人來瘋、說走就走的個性很相似，所以才能夠這麼合吧。但最主要的我想還是，我們都一樣愛上了在怒濤的生活方式，每天都與海浪一同生活，沈浸在這的生活方式裡，愛上了就離不開了。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不是別的，是看浪；打開電腦網頁看的第一個網站，不是別的，是風浪圖的網站。晚上，我們不是

在房子內看電視滑手機，而是在沙灘上燒營火，討論衝浪。在這，我們全心全意的想要衝到好浪，進步，似乎世界上只有這一件事是重要的。對於好浪那種渴望的心情，讓我們不只是在海上追浪，在生活中也在追浪。

就在那一年，高賽也來了。高賽是太保哥的兒子，太保哥是老師的拜把兄弟，以前每天一起衝浪的好朋友。太保哥說想讓高賽有個地方可以衝浪，於是高賽就來到了怒濤。當時感覺高賽是覺得衝浪是個很新鮮的活動，剛開始時其實我覺得高賽可能就偶爾來衝浪而已吧。沒想到後來也每週都來，也每週跟我們一起打掃，其實我還是猜不透他為何這樣，改天要來問問他。

而那時候楊育諺也一直對我有展現想要學習衝浪的想法，但其實就我那時的觀察，楊育諺的心還沒真的栽進我們的生活裡吧。他時而來，時不來，其實感覺並沒有把怒濤看得很重要，禧哥跟老師其實也是這樣覺得。那時的他可能覺得反正來這裡就是掃個地，就能免費住宿衝浪的吧，對於我們的生活方式跟想法，感覺還沒有完全的認同。也可能是因為他的想法跟價值觀還沒轉變過來，跟我們完全契合吧，育諺在學校的生活算是多采多姿，是那種學校裡的紅人，我們這種與世無爭只關心我們有沒有好浪可以衝的態度還沒完全讓他想馬上跳下來吧。而後來為什麼又突然轉變，全新投入我們的生活，這也是一個大問號了。

2016/11/25

每每在晚上，聊來聊去從不聊別的，就是聊要怎麼衝浪，要怎麼進步。常常就坐在後院的椅子上，聊著最近彼此的動作有哪些可以調整，怎麼樣可以更進步。當然，在這之中會配上幾瓶啤酒。

2016/12/1

這兩年比賽期間下臺東衝浪，我們都有帶相機拍照。一到了晚上，大夥吃完飯回到營地就聚集在一起，不是為別的，就是看看自己衝浪的動作，然後老師跟禧哥就會一張張看著，跟大家說要怎麼調整動作。這時候，我就會盡所能地吸收，互相討論，希望可以一起進步。所以，每一道浪都是我進步的機會；每一道浪我都是在突破自己，這是我與大家一同的目標。

2016/12/6

看到腳踝上的腳繩曬痕，別人就知道我們是個surfer了。就像是打排球的人常常會有護膝的曬痕一樣的道理，我們衝浪因為要把腳繩綁在腳踝上，所以只要我們常衝浪，就算冬天會白回來一點點，但還是會看得出腳踝上的曬痕的。那是在告訴周遭的人，也上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是個surfer。

2016/12/10

每周日下午，衝完浪跟大夥兒一起上岸，大概都是四點半到五點之間，因為我得跟大家一起打掃店裡了。垃圾車五點二十分會出現，在那之前，我們至少必須要把垃圾整理好倒了，其餘的打掃工作再慢慢做完沒關係。但在走之前，是一定會把怒濤整個裡裡外外清掃乾淨的，好似在跟他慢慢對話，表示敬意一般：「謝謝你了，又讓我度過一個美好的週末」；這就像是我自己每週的待辦事項一樣，每個細節都完成了，我才能安心離開。因為，這就是我該做的。

2016/12/17

每到了禮拜五，再不固定哪個時間，都會下意識的撥出一通電話，或接到一通這樣的電話。電話一接通，第一句話就是說：「你有要去店裡嗎？」通常這樣的一句話，可

能會出現在打工的同事之間的對話中，代表著是我們的店裡。這樣的一句話，表現出了我們對於怒濤的連結，與歸屬感。

2016/12/18

傍晚時分一到，瓦斯爐打開，鍋子上開始冒出一些水蒸氣和傳出一陣陣的油煙味。在幾聲油鍋的霹啪聲響後，怒濤的大家就齊聚在了前廳桌上吃飯了。這樣的場景，幾乎每週都在怒濤內上演，大家在廚房與前廳進進出出，拿餐具、放碗盤、然後上菜。而我想，會像這樣一起吃飯的，只有家人了吧。我們在這樣每週的日常中，演出我們怒濤一家的模樣。

禧哥今天跟俊哥在玩飛鏢時說到一句話：「你看看這附近的衝浪店，除了我們，有哪一家晚上有人在，一點人情味都沒有。」說得一點也沒錯，這就是我們與他們最大的不同。



2016/12/19

我們幾個似乎都有一種喜歡冒險的特質。

記得那次去豐年祭順道去花東衝浪，那年碰到颱風，很多地方浪都很大，有一天去到雙橋，禧哥判斷浪況不好衝也有些危險，我們就在那邊看浪看了一整天，只能在旁邊的小溪堆石頭。但育諺，卻是不放棄的一直慫恿禧哥想要下水，雖說可能初生之犢不怕虎，看到大浪就想要下水，也算是喜愛冒險吧。後來有個當地人來硬是下水但只衝了一道就上岸跟我們直說真的太危險，幸好一次我們真的都沒下水。

大容跟子靖今年環島的時候，本來大伙兒都勸他們蘇花公路那段別騎了，坐火車就好比較安全，結果沒想到他們還是冒險騎了，回來還一直跟我們直呼危險，也說這是他們難忘的經驗。

高賽跟阿鴻兩兄弟則是自己進行了一場冒險，大哥從雲南走到了青藏高原上，而且是全程不花一毛錢，都是用勞力或是其他條件換取食宿的。高賽還說，那時要通關去西藏時，為了要入境，還爬上峭壁呢....聽到這的時候全部的人都覺得他真的是瘋了。

嚕嚕的冒險有點像是人來瘋，想到什麼就做什麼，也不管當下決定要去的地方有多遠有多累，或是有危險，決定了就是要做到。像是跟楊育諺去西亞高那次一樣，看到超級便宜的機票跟民宿套票就訂了下去，在訂之前也完全不知道這地方的浪如何浪點危險不危險，但事後證明他們衝到超多好浪讓我們都羨慕死了。

跟這群人在一起，每一天，都是一場冒險。

2016/12/23

每次楊育諺喝醉後最常講的，應該就是那些沒衝浪的人，他們不懂我們為什麼這麼愛衝浪，無法體會我們在怒濤所得到的東西這件事了吧。我們每週都來海邊，開車也好；很辛苦的坐很久的火車也好，我們就是要來，因為衝浪跟在怒濤的生活，帶給我們心靈上莫大的滿足，讓我們每天都有動力去實踐我們的衝浪生活。我想這件事，應該大部份的人都無法理解，因為他們並沒有來親身體驗，所以無法體會到我們的心裡是有多麼富足。也因為這樣，我們與他們沒有共同的感受，所以時常感受不到共鳴，就好比我在學校、在打工的同事間常常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吧。因為，我們沒有共鳴。

2016/12/24

這週是聖誕節，聖誕節沒什麼特別的，特別的是今年冬天雙獅的浪實在是普遍都不怎麼樣，所以難得的想說過個節好了。這週也查過風向，東風吹過來，浪應該特亂的吧，再加上最近大家都蠻忙的，去店裡也沒什麼人，其實有點不想過去店裡。但回頭想想，

上禮拜已經先答應過育諺說我會去了，失戀又加上當兵被關在裏面，在被我爽約的話，他又要憂鬱上好幾天了，浪或許爛，但跟好兄弟一起衝浪，感覺總該會變好點吧。

2016/12/25

每到店裡，一進門的右手邊，就是老師的削板室。牆壁漆成深藍色的，牆壁四周都各架了一排日光燈。牆壁的颜色是為了在削板的時候不被光線影響了削板，因此要漆成深色；日光燈則是要從四周提供足夠的光源，來照射板子從影子判斷板子的平整度。為什麼會知道這些呢？因為是老師教我的。為什麼老師會教我這些呢？因為這間削板室是當初隔壁的工作室退租了以後，老師決定要將店裡的空間改為能夠削板，所以號召我、嚕嚕、育諺一起漆的。那時候還弄了一整天，弄得全身都是油漆；漆得還不太平均有些地方要重漆。但漆完了大家都很興奮，這間削出我們的板子的削板室，是我跟大家一起漆得，牆壁上說不定都還黏著我們的汗呢。

2017/1/8

前陣子，育諺對衝浪有點提不起勁，這算是很稀奇的一件事。他可能跟我以前遇到同樣的情況，畢竟我們都是因為投注了太多的時間在衝浪上才導致我們跟女友的分手。在這點上，有時讓我不禁會思考，是不是我這麼熱愛衝浪是一件錯的事情呢？跟女朋友在一起的過程中不斷地因為衝浪而爭吵，要我們少衝一點，甚至是只要講到「衝浪」、「海邊」等的字眼，就要引起一場戰爭。所以因此影響到我們對於衝浪的熱情的話，我一點也不意外。但最終，他還是選擇了衝浪，回歸了我們的懷抱，就跟我以前的選擇一樣，因為這才是我們的歸宿。

2017/1/23

最近大夥兒真的都好忙，高賽跟阿鴻在幫忙家裡裝潢；子靖跟育諺在當兵；大容打工很少休假；嚕嚕算是比較好了週末還能去店裡衝浪，也因為大家都很忙，要湊到三四個人以上在一起變得有點難。今天剛好育諺、大容、就連子靖也從屏東放假回來，趁機就說了約吃晚餐吧。湊一湊，我、嚕嚕、育諺、大容、子靖就約在師大夜市吃飯了，雖然不是在海邊而是約在臺北，大家也一樣有說有笑，也一樣一直在聊衝浪的事情，彷彿就像在怒濤的客廳一樣，不同的時空，但同樣的人，就有同樣的感覺——自在。

2017/1/24

要怎麼樣才算是我們怒濤掃地仔的一份子呢？想到當初育諺還在時來時不來店裡的時候，禧哥有對我說了幾句話：「你們在店裡做的事，有做什麼沒做什麼，老師都有在看，像育諺現在這樣偶爾來一下隨便掃兩下而已，老師都知道。他就跟我說啊，現在他心目中的工讀生就只有你、嚕嚕、跟高賽而已。」其實，大家對怒濤付出多少，我們一向都是很隨緣的，因為只要有心，就會願意對我們付出，自然，我們就會把你當成一份子了。像賴世川當初也是說他想幫忙，待在店裡衝浪，但現在卻完全不聞不問了，那我們辦什麼活動，自然就也沒再約他了；但是反觀明鵬，明鵬因為當兵遠在臺東，其實幾乎不能來店裡，但我們卻還是對他視如己出，為什麼？因為明鵬只要來到店裡，還是會主動跟我說要不要幫忙，就連平常在群組他也會對我們有所回應，一直說想參加我們的活動什麼的。明鵬一直想要跟我們是有所連結的，他不想斷了這條連結的繩索，一直將它緊緊繫著，既然他都抓這麼緊了，我們也沒理由，不牽著他吧！

2017/2/2

自從大家一起開始衝浪之後，有放假就會一直想要一起衝浪，連假的話更不得了，就會想要跑去花東衝，畢竟花東的浪真的是很好啊！今年過年就趁著機會，看看有誰有

空就一起去花東一趟，所以我跟嚕嚕育諺就一起出發了，到花蓮順便會跟禧哥會合一起衝浪。要去衝浪心情總是特別興奮，比小時候校外教學或是畢業旅行都還興奮，晚上真的睡不著覺呢。這次到花東衝浪，對我們來說也有一點特別的意義，那就是兩年前我們來花蓮參加豐年祭的時候，也是禧哥帶我們到各個浪點衝浪的；也是我們三個一起出來衝浪的；我們也是，在雙橋跟宜灣衝浪的。時隔兩年，我們還是一起出來衝浪，雖說並不是說有十年二十年這麼長久的情誼，但我感覺我們的感情已經有這麼深厚了。雖然我們幾個之間其實常常還是有摩擦、有爭吵，但是每次在碰到好浪的時候，那些不合就會被我們拋到腦後，因為我們有相同的目標—就是要衝到好浪、要衝得更好。將我們結合的這麼緊密的，是衝浪。

2017/2/11

呼，呼，強勁的北風在吹。「好冷」。是清晨起床說的第一句話。但儘管今天是今年數一數二的寒流天，仍然起身換好衣服準備要去店裡。跟高賽約好了在他家出發，通常有空的話我是會週五晚上就坐火車到店裡的，昨晚喝了點小酒，就變成今天早上才出發了。我已經很固定這樣子的生活模式，每逢假日，不論風雨，都會到怒濤，這是我的一個生活模式，也是衝浪的一個生活模式，早起出門，只為了衝浪，觀察潮汐時間，也為了等浪。畢竟浪是不等人的，有時稍縱即逝，所以常常即使有些邀約我也會回絕，因為明天一早可能有好浪啊！而就算到了店裡，發現浪不好，就這樣待在店裡，也讓我心靈感到無比放鬆，愉悅，因為這是我海邊的家。

但是最近覺得自己衝浪真的衝得不怎麼樣，不知道是生活上的挫折影響抑或是真的身體狀況不好，最近在衝浪上也無比的挫折，怎麼樣都覺得衝不好，真感覺有點無力。但還好有這群傢伙，跟他們在一塊兒就覺得有精力會從身體裡湧現出來，看他們衝一道道的浪，自己也會想要衝到那些好浪；剛他們一起說些不正經的話，自己就會在這些對

話中釋放了心理的壓力。我們也都會在生活上互相鼓勵、扶持，有怒濤掃地仔這群人，我感覺到自己是無敵的。

2017/2/17

前陣子，有一次，芳瑜剛從日本回來，買了本雜誌，裡面附了一片DVD，大家就找了一天晚上吃完飯上樓，坐在地毯上，用店裡老舊的電視，跟同樣老舊的播放器，就看了起來。看著DVD裡衝浪的人，看著那一道道形狀漂亮的浪，我帶著羨慕的眼神瞪大眼睛一聲聲驚呼。就跟每學期我那已經看了不知道幾遍的The Endless Summer²⁶一樣，那些浪點我都好想去，都很想盡情的去衝盡世界上每一道好浪，不停地追逐這些浪就像是我的信念一樣，想要衝到心目中最完美的那道浪。就像The Endless Summer裡的Robert跟Mike一樣。

2017/2/18

浪很爛，但是在店裡就很放鬆

宜蘭要有花東那樣好的浪還是比較難的，這禮拜因為風向的關係浪不太好，亂亂的，但果然只要待在店裡，就還是能感到心情很放鬆，在臺北的壓力頓時都拋到腦後了。

2017/2/19

說到浪人第一守則，就是不搶浪；如果講到我們怒濤掃地仔的第一守則，就是維持店裡絕對的乾淨。東西隨時都要收好，桌面絕對要保持乾淨，萬一沒收好，被看到了不是被老師就是被我罵一頓是免不了的。大多數情形下大家都遵守的很好，不過楊育諺卻時常是比較沒留心的那一個，但講他兩句後還是會收好，看得出來雖然他被念的不情願，

²⁶ 1960年代出版的衝浪電影

也時常找我吵架，但他還是會遵守我們的規矩的。畢竟不遵守的話，就算我不願意，也要叫他捲鋪蓋走路。

2017/2/20

回想當初，我是怎麼開始意識到我們是一個團體的，那時，禧哥在晚上喝酒聊天時常常跟我們說：「你們現在已經是一個team了，一個團隊要怎麼樣去維持，你們要去想清楚，每個人都要盡心盡力，你們才會變強。

禧哥也說：「沒有心的人，大家都看得出來的，沒有心的話，你們就不是一個team了」。這話在那時候尤其常常對楊育諺講，然後從那時候起，楊育諺明顯變得對店裡比較積極的在關心了，雖然還是很愛偷懶，但也看到他比較會願意聽我的調度差遣。接著從他開始，也影響到阿鴻等等，大家開始都動起來了，我漸漸感受到大家的心開始結合在一起，從我，開始真的變成「我們」。

我常常都說自己是怒濤的人，是怒濤掃地仔，但漸漸的，我們幾個也發展出了自己的精神，那就是「Ride 2 Ride」。我確實對老師、對怒濤有一種崇拜的情感，怒濤對我來說是家，是一種追求真正浪人精神的象徵，但在這過程中，我已經承襲了這些精神，透過消化吸收，也發展出了代表自己獨特的精神。我跟掃地仔們在一起的時候，不是在衝浪，就是在追浪。雖然高賽老是說：「我一直覺得我們就是在怒濤底下的」。但我們還是創造了「Ride 2 Ride」，然後將它印在我們的衣服上，一個不經意的創作，變成了我們獨一無二的象徵。隨著 Ride 2 Ride 的出現，我覺得我已經比對老師、對怒濤、對「田」的那種單純的崇拜、追逐更往上一個層次，蛻變成一個嶄新的樣貌。

2017/3/4

說實在，現在週末時間一到，除非是有特定事情，不然除了到怒濤等衝浪之外，我還真的沒有其他事情想做了，每週時間一到，身體就會不假思索的自動移動到海邊來，其他活動都不會特別去考慮，只想來這邊等浪衝而已。

記得第一次大家一起去東浪衝浪的時候，有一晚在臺東衝浪店的party裡，老師說到在店裡遇到外澳幾間衝浪店的老闆，都問他說我們這樣一起出來衝浪，一個人收多少錢？老師當然回答他們說沒收錢，那些店家老闆一個個都大驚失色，說這樣出來一起衝浪一個人起碼都會收五千塊起跳，對於我們這樣的相處，他們顯然無法理解。就像子靖說的一樣吧，怒濤這邊，談的是感情，不是生意。

2017/3/5

今天早上，又不小心在海邊看很久的浪了，自從開始不停追浪的生活後，每一天都會不由自主的關心浪況，看看氣象局的天氣預報，在海邊就早起看浪等等都是。哪怕是會錯過了一點點好浪的機會，因為好浪真的是不等人的吶。

只要在海邊，或是要去海邊，就一定會早起，這也是會了不錯過任何好浪所養成的一種習慣，一種生活方式，就像是之前老師的開店的夥伴TS所說的一樣：「衝浪，是一種生活方式」。